

葉楚儉著

楚儉文存

吳敬恆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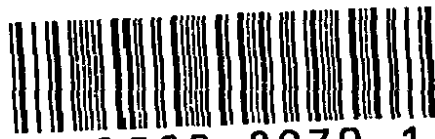


正中書局印行

葉楚儉著

楚儉文集

正中書局印行



3 0580 8970 1

弁言

本黨先進葉楚傖先生，自滿清末年，即主持汕頭中華新報，嗣後歷主上海民立報、太平洋報、生活日報、民國日報，筆政倡導革命，道德文章，世人崇敬，無待贅述。本局以先生著作，不僅富於文藝價值，且多有關於本黨文獻，但均散見報章，尙未彙印成集，保存不易。爰請求先生將文稿交本局出版。蒙先生應允，經唐盧鋒同志詳加選輯，錄存散文三十二篇，札記三種，小說十三篇，政論三篇，小品八則，都七萬餘言。散文、札記、小說爲先生精心結撰之作，政論僅錄三篇，則以當年時事論文，時效均已過去，多數未曾錄入，存此以見一斑耳。再此冊所存，承先生相告，散文有少數近作外，餘均係民國元二年在太平洋、民立兩報刊載之文，其後主編生活日報、民國日報時期之作品，一時竟無法彙集云。是則本書所錄，僅先生著作之一部分，欲求完備，須俟諸將來矣。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葉澍中敬誌。

柳溪竹枝詞序	：：：：：：：：：：：：：：：：：：：	一七
民鳴序	：：：：：：：：：：：：：：：：：：：	一八
孟美母雜紀念册序	：：：：：：：：：：：：：：：：：：：	一九
中國國民黨叢書敘言	：：：：：：：：：：：：：：：：：：：	一九
五年國慶紀念日祝辭	：：：：：：：：：：：：：：：：：：：	二一
總裁就任國民政府主席祝辭	：：：：：：：：：：：：：：：：：：：	二二
孔奉祀官達生嘉禮頌	：：：：：：：：：：：：：：：：：：：	二三
中央國術館十周年紀念祝辭	：：：：：：：：：：：：：：：：：：：	二四
贈姚將軍北行	：：：：：：：：：：：：：：：：：：：	二五
沈君甸表弟五秩壽序	：：：：：：：：：：：：：：：：：：：	二六
江蘇旅滬同鄉會館序	：：：：：：：：：：：：：：：：：：：	二七
沈母王太夫人家傳	：：：：：：：：：：：：：：：：：：：	二八
國民政府林故主席森墓誌銘	：：：：：：：：：：：：：：：：：：：	三〇
祭黃花園諸烈士文	：：：：：：：：：：：：：：：：：：：	三一
祭宋邁初先生文	：：：：：：：：：：：：：：：：：：：	三二
祭林頌亭先生文	：：：：：：：：：：：：：：：：：：：	三三

祭黃克強先生文：：：：：三四

祭林主席文：：：：：三五

悼陳英士先生：：：：：三六

憶黃克強先生：：：：：三七

謹書黃克強先生：：：：：三八

為范鴻仙徐血兒兩先生募集贖金啓：：：：：四三

札記(三種)：：：：：四五—八一

壬子宮駝記：：：：：四七

嶺左臘觴：：：：：五八

一萬里山水美人記：：：：：六九

小說(十三篇)：：：：：八三—一二五

雲迴夫人：：：：：八五

瘋十八孀：：：：：九五

忘憂：：：：：九七

賈寶玉：：：：：九九

嫂嫂：：：：：一〇二

散

文



王問篇

蚩髯客既王扶餘，未忘中原，其子孫世守先訓，將投鞭斷海而西。客有具儒衣冠以進，虎豹之韜者。王曰：「世有書生爛軍旅者乎？」客曰：「衡門蓬壁，實居奇偉，景略諸葛，疇非書生。王之祖雄才奇略，傾絕寰區，所不能與太原郎君並驅中原者，徒以未得房杜耳。王顧未識之耳。」王曰：「善！試畢其辭！」客乃抵掌而談曰：「王亦知夫龍乎？其蟄焉，尺寸之水，悠游於其間，不知有東海也；時勢既至，風雲際會，躍然騰騰，暴髻扶桑，昂首天衢，狎鯨鯢而亂鯤鵬，天天乎不復知有尺寸之水也；豈非變化之神哉！然而尺寸之水不爲少，東海之溟不爲多者，蟄起之勢異也。使龍若曰：『行潦汚下，子不所居，以吞吐風雲之神物，終不成與子不伍。』則暴髻昂首之時未至，將頽然槁死矣。經略中原者，亦復如是。」王曰：「請聞其說。」客曰：「爭天下者以要，鞏根本者以險，四通八達之區，江迴漢流之會，鞭策所至，四郊雲從，是故滎陽成皋，楚漢所爭，荆襄西陵，蜀吳所扼，昆陽戰而光武興，鄱陽捷而明鼎定。洎夫洪氏，鄂岳之得失，實兩軍勝敗之機關焉。蓋其地北可以搗燕幽，東可以下吳魯，分軍南向，閩粵披靡，溯流西上，蜀隴響應；有匹馬中原，橫闕四海之勢，得一勁旅鎮之，天下有事，提兵而出，旗鼓所至，人有奔走疲敝之勞，我得左右盤旋奮鬪一擊之利，敵尙有完軍，城尙有堅壁耶？然用武之地，兵家必爭，得之已艱，守之更難，根本未固，而先事乎此，敵

苟分兵四出，或搯吾喉，或拊吾背，文報既絕，餉精又匱，策應之師不至，四郊之壘日增，長圍一築，蕩決維艱，孤城危時，曠日持久，一隅陷而全局毀，楚歌四面，一卒不歸，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秦有嶠函之固，始得逞於韓魏；漢據關中之險，始獲利於彭城。凡與天下人爭所必爭者，必先堅定不拔之基，然後進可戰，退可守；長蛇勢成，首尾相應。兵家有游師，有駐師；天上之中，游師以之收蕩決攻取之功，非駐師以之創草昧初恍之地也。五十年前，兵戈徧東南，勢非不甚張；徒以局勢散漫，無天險之固爲之根本，遂致鄂岳一失，窮蹙無歸，石頭城開，功名成夢；豈非洪氏之誤哉？有英雄出，如羽毛未充，支體未健，必先謀可守之地，建雖敗不蹶之基。稍稍略郡邑，以卜人心，事機已熟，投袂而起。然兵燹初開，驟犯天下之難，恆倍其事而半其功。於是迴翔審視，因爭所必爭，先爭其必爭之區，如剗刃於腹，先扼其喉，喉雖非腹，得而扼之，腹無可避矣。爭必爭之區，如在囊橐，金桂破而金陵危，田鎮得而武漢復。金陵、武漢，固所必爭，而金柱、田鎮，實金陵、武漢之喉。故言軍旅者，不特當知所必爭，亦當知爭必爭之所必爭。昔武侯志在誅曹，乃先入蜀，蜀非必爭之地，然以先主勢孤，荊州四戰，非憑險以待時，將無以自固。智者輕重先後之計，有如此者，若徒知爭天下之要，而不審進退，不固根本，是何異未遇風雲際會，而貿然作暴鬚昂首之態乎？王曰：「根本險要之說，已聞命矣。敢問進取之方？」客曰：「滇桂，中原藏亂之府也，其地山川盤鬱，管林深密，拳蛇之峪，毒龍之峒，繚繞迴曲，一人入之，百人不得而收也。且其民僞僮雜處，慄悍爲風，小惠小威所及，可立致十萬茹血搏肉奮不顧身之師。比年以來，亂事蠱起，官吏走於途，兵士死於野，卒不一當，而彼之出沒靡常，起伏未已，抑又甚張。

蓋天假此至險，以伺中原之釁者也。世無武鄉，伏波其地，其民終非中原帝王所有。桂林北負越城，東倚廬嶺，湘澨二水，銜尾分流，兀然爲粵湘之門戶。唐黃巢自桂州出湘水，竟渡江淮，入東都，旣成覆鼎之功。洎夫宋代，蒙古將兀良哈台，自交趾還軍侵宋，北入靜江，遂破辰沅，入潭州。而洪氏循其舊轍，浮湘而下，雲擾中原。蓋自嶺南北窺中原，必出於此。天所以授大王者也。大王苟得撫而有之，爲馳驅中原之本營。天下有事，以一將軍出東川，以取川蜀扼揚子之上流。而身率十萬衆，北下瀟湘，登衡山之嶺，揚鞭一呼，而蜀川之師，沂江來會，則大江南北，悉奉旂常矣。此根本已固，而赴於爭天下之點者之所爲也。長江之利得，分據之勢成，會師武漢，東就中江之粟，以餉勝。於是挾糧以上京漢之軌，北略京洛，尅日渡河，陳兵燕趙之郊，耀師涿鹿之野，百姓有不箚食壺漿以迎大王者哉？夫武漢本四戰之區，保吳楚者必爭，守川蜀者必爭，圖幽燕者亦必爭。今王已盡有吳楚川蜀，而畫投鞭渡河之策，內必先弭反顧之憂，外必直扼中原之吭。武漢夾江而峙，旌旗相望，長江天塹，盡爲吾有。又有鐵軌直貫豫晉而北行，朝飲馬於江南，暮垂鞭於易水，疾風迅雷，一日千里，功有不終朝而成者。此旣得天下之要，而規大局者之所爲也。然此僅略具規畫，未析秩序，書生所易言，英雄所難致者。今請爲王進而籌其故。凡天下事，莫難於將發，而莫險於未發。當世英奇磊落之士，竭神盡志，謀有所建，樹者不乏其人。然陳吳之呼未起，宗澤之志長虛，胼手胝足，觸起閭閻，於天地羅網之下，振孤臣孽子之心，心良苦矣。一發不中，遂潰其謀。讀「出師未捷身先死」之詩，真使人涕淚滿襟而未已也。故兵法曰：「守如處女，出如狡兔。」人苟有志於四方，事機未熟，實力未充，則寧辱於胯下，屈於種菜，必不

忍以無限之前程，輕於一試；非怯人而惜己也。懼天下事或孤注於我，則我一不慎，遂罹於禍，繼者不起，天下事將自我誤之也。已發矣，必其措置天下之策，已熟籌於未發之前，若網在綱，若衣挈領，一舉手而大局井然，始能濟事。此其間雖有紆迂曲折以厄我者，然亦如江水之環迴大地，特成一種殊流俱東之致，固至聖至神所不能免，亦成大事者所不必避也。王曰：「然則將有待乎？」客曰：「不然！治平之世，不利於野心，使中原安謐，君民翕從，四郊不驚，下無妖心，王雖有蒼頭百萬，孫吳爲之謀，絳灌奮其武，挂帆而北，萬艘潮激，亦未見其有功。若民潰於內，威挫於外，則七十二城，一鬪生而降之矣。王將以今之中原爲何如耶？」王曰：「不知也！」客曰：「大丈夫不畏亂以苦民，不自閒以遠衆，故舜禹治水，不避發民行役之勞；湯武應天，不顧兵凶戰危之義；行德施惠，博愛濟衆，治世君主宰輔之能，而匡艱任鉅，與民更始者，亦亂世英雄之責，不得以草野末下，遂諉其難者也。王亦中土之裔，雖山河綿邈，別開新業，姓氏彰明，誰非漢臣，海內民族，輾轉於鞭笞之下，殘燬於水火之中，所翹首欲得一蓋世之救主，撫而慰之者，有年矣。王欲舟行而西乎？閩浙之郊，非不盡漁鹽之利也；然地局散漫，無險可據，既不能偏師直搗，越萬里而據川蜀之險，又不能仰攻以上，收必勝之功，故有明一代唐魯以亡。而前此之海氛雖熾，一登閩浙之岸，未有不卽解纜以去者。蓋勢居下流，可以備國家之枝葉，非所以定草創之根本者也。此不可居者一。王欲挂帆而北，越吳魯而鳴渤海之鼙乎？田橫雖弱，尙存五百之師；珠崖雖棄，尙固室家之緇；淚或墮於秦庭，禍或等於門馬，則塞外之敵騎並連，山海關破，阿房宮焚，不幸異因同果，重演八國之劇，是王未有驪龍之珠，而人得蛤蚌之貝也。此不可居

者二。王將略蒙滿之郡，拊中原之背乎？此元室以之開百年之祚，今朝以之啓萬世之基者，宜夫大勝於滇桂矣。然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今朝與元室之所以能長驅直入，主有中原者，因秣馬厲兵之地，卽父子兄弟之鄉耳。凡主客之勢旣殊，則攻守之局亦異。今朝應運龍興，長白山，鴨綠江畔，先已蔚然成豐鎬之觀，故控馬南來，無後顧患；而元動吳三桂，又兵不血刃而迎之，此萬世一時之利，非可例諸故常者也。若一攻一守，各竭其能，卽蒙滿有可恃之兵食，長城兀峙，未必能插翼過之；況塞外荒漠，兵食維艱，南北迢懸，濟師不易，旣未若曩日之根深柢固，又益以日俄之叵測爲心，功未成於百世，而禍必啓於頃刻矣。此不可居者三。王將據中原之腹，以命令四方乎？則武漢而外，鄭衛所必爭也。武漢爲東南之樞，京漢之首，前已言之。夫有武漢者，有長江也；有長江者，有川楚湘皖贛吳越也；有川楚湘皖贛吳越者，有閩粵滇黔也；有閩粵滇黔而青海西藏，朝命不違，東南無完土矣。鄭衛處中原之地，春秋戰國時已爲必爭之區，故晉楚競霸，師集於鄭；秦滅諸侯，禍首於梁；以今之地勢言之，則北護燕晉，羽翼秦魯，延鐵軌以南，與武漢相應，爲北方之中鍵，京師之門戶。此二要者，固高屋之瓴，振衣之領也。然劉表不聞以武漢與厲惠，不聞以鄭衛王卒亡其國者，豈非地理有可恃，而人事無可稱耶？勢力不充，而居四衝，孤危之際，誰與成功？此必居而不可猝居者一。王將安其祖業，以海外王終耶？此誠務本之志也。然祖國有難，不可不赴；人臣天責，不可不盡；雲霓之望，不可久虛；風雲之會，不可不厭。況莊宗之矢未還，襄公之仇未復，小朝廷豈忍偏安，大風歌何能絕響？此可居而不可久居者又一。夫如是而滇桂爲首至之地矣。且吾聞之天時、地利、人和，謂之三寶；三寶已集，國無

不興。天時、人和，雖不可知，而地利之可證者，彰彰不溷。昔秦得百二而王，齊得十二而霸，大王苟挾海若，走鯨鯢，激天風，越南溟，則鬱江淙淙，麗江澄澄，臣請拔劍而起，爲王歌從軍之行。」「王悅，署上將軍，後兵敗不知所終。或曰：「於燕趙市上屠酤中，曾一見之。」

說詩上

詩之作，古已。擊壤之頌，於古已著。漢夏繼作，光國有章，然六詩之義，旨未修焉。（周禮春官大師教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用體既殊（風雅頌爲體，與賦比爲用）制裁斯別，關雎、鹿鳴，與體所著，然鴟鵂、鸛鳴、東門、伐木諸章，毛鄭之義，不可不知焉。古者行人，必習於詩。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趙孟常棣之答（左傳昭公二年）季武甘棠之詠（昭公二年）折衝尊俎，喻志睦鄰，詩爲尙已。洎乎周季，孫卿、屈原，雖諷憂國，作賦以風（前漢藝文志）隱懷悲惻，上紹三百篇之緒。然漢而後，賦頌先鳴，比體雲構（文心雕龍）詩系所續，因時別矣。姬周以上，宗於四言。後有作者，居文辭之要，謂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使可多得，又苦文煩意少（鍾嶽評詩序）故三用之義，世或未逸，擇辭之習，因時漸異。而五言興焉。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辭曰：「名余曰正則。」直爲濫觴。李都尉（李陵）以下，建安（陳思、公幹、仲宣諸子）太康（陸機、潘岳諸子）元嘉（謝朓、顏延年諸子）諸子，實樹其風。宋間、扈

其芬芳，庾鮑輩其新俊，不特東南之美，亦且國家之秀。五言冠冕，於斯爲盛。辭旨漸移，南北復異。江左發越，河朔貞剛。《隋書文學傳》：翩翩詞流，遂多得失。然掇彼清音，芟其蕪穢，洵乎斌斌盡美之作。而江淹、沈約、任昉、溫子昇、鳳、蕭、鸞、翔，亦一世之俊也。陳隋之主，習爲靡麗，深詞荒政，君子少之。一時逸響，有空梁薛勗、庭草、王郎，遇雖不淑，要亦未足與世主處耳。李唐一代，詞藻郁郁，精深宏博，各盡其術。《新唐書藝文志》：虞盛揚其清響，沈、佺期、宋、之問，擗其芳華，岑、參、高、適，嗣韻於宸陛，李、白、杜、甫，樹則於謫居。英英嶽嶽，蔚然可竒。然之間曲，阿昌、宗、少陵，倨見嚴武，狂易之漸，識者於是有憂矣。比近論詩，不恕中晚，而南山一什，炳靈百葉，非元白猥俗可掩。自唐以後，體制一變，論者言杜韓以下，風騷漸遠，後有作者，非其比矣。

說詩下

有唐既熄，海內擾攘，五代十國，朝夕相替，士夫視朝庭如傳舍，無氣節之可言，而詩道亦衰矣。卽有作者，亦患靡曼，潘佑、李昊、唐蜀之彥，然其人不足稱焉。李煜、王衍，才藻煥發，皇帝誤人，斯近媒治。香階剗機，愁水東流，詩道拙而詞語盛，靡然亡國之音也。雖然，詩文之所以變，亦有不得已者。《顯亭材語》：炎宋既興，大而朝廷，微而草野，所作

賦詠，動成卷帙（宋史文苑傳）。慶曆元祐，羣俊淑發，西崑縉麗之風，於焉漸息。歐蘇揚其清微，梅石馳其逸響，炎宋一代，炳然有文已。繼以起者，智鑄之似宣城，魯直之模少陵，江西一派，遂孕其胎；今世學者，宗尙棊盛，是亦尙論詩文者所常知也。靖康以後，華采漸汨，翳惟范（成大）、陸（游）東南之秀，然思力艱澀，實啓元詞；君子於此，不能不歎去古之漸遠矣。至於文山正氣，則忠義之元，要未可與詞林比論者。遼金創建北胡，人文惟殺，雖有王鼎、庭筠，又何足稱。蒙古入帝，續繼宋緒，所謂通經能文，當世彬彬者（元史儒學列傳序），稽首異族，曲媚國仇，姚（樞）、訐（衡）、金（履祥）、吳（澄）君子羞稱焉。洪武一葉，初擯強胡，以詩鳴者，有劉（基）、袁（凱）。然氣體萎疲，以媿盛唐，彌多慚色。至於永宣以後，二李競作（東陽、夢陽），上紹漢唐，而王世貞、歸（震川）之徒，各立門戶，以爲低昂。至啓禎之際，東林諸彥，鬱然華發，矩矱漢唐，以召學者。明覆其社，聲光彪炳，軼於前古，用知詩之得失，密邇風化，不僅揚葩發藻已矣。清室初創，山水遺彥，抗居不屈，乃設爲鴻辭，以誘士類，聲聞相引，間有碩彥。牧齋、梅邨，幽然去國之思，世論比於庾信。而船山、午夢諸公，雄姿英發，不忘恢復，非初清所得而有。然則雖謂清初無文，又何不可乎。同光體興，好爲奇僻，今世作者，類宗於此。而華采繁縟者，亦翔步中晚唐間，雖不足稱，以視裨販東西，駁不成章者，亦差善已。嗟乎！余考歷代詩道之興廢，而有所感矣。後生小子，不能並轡屈宋，聯鑣鮑庾，而生於羣籍充棟，畢生莫窮之世，固將何所擇哉？亭林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然則吾將盡棄古人以自樹耶？語曰：「道可致而不可求。」詩亦有道焉，在人自致之耳。苟得其道，莫或不彰，又矩矱進退何爲！

與朱介人書

春日猥召湖遊，得聯轡清波，濯纓明聖湖山，賓主之雅，銘念未忘。記戲謂子牙師長曰：「誰知固宿喋血之侶，今來湖上作袷衣買春人，一旦中原重有事，旗鼓之下，非又吾儕保障共和者所居耶？」因相與浮白大呼，賦短章相屬。至今上燈霞洞，當猶有酒漬墨痕也。昔日一言，今成事實。自袁軍逼贛，戰禍卒起，我聲磅礴，遂徧東南。公負天下之望，賢兩浙豪俊之才，與袁無故，而於民有德。章危杭所謂晉陽之甲，庶幾義師者，公豈無意乎？比來論者謂袁老如程雪樓，庸闇如孫多森，猶激於大義，壁壘一新，何明敏果決，手創共和之朱都督，獨不聞蒼頭異軍，突起錢塘。雖然，是豈深知公意者哉？袁氏之罪，昭暴全國，以公察察，默識已稔。卽論私交，唐少川三十年故友，岑雲階半世肩，徒以公義，遂成寇讐。況十年來老民黨，何事看不透，而顧徘徊於此哉？僕故知公之所以遲遲未發者，將措全浙於安治，非不忍於袁也。雖然，公之愛浙誠厚矣，僕爲公計，有成戚然危者，袁罪罔極，義在必討，浙中諸將，公之舊部，命令朝下，義旗夕舉，匕鬯不驚，閭閻晏然，此事之至捷，而造福至厚者。不然，遲之又遲，恐天下知公之深者，不盡如僕。以公爲竊，視爲坐卜成敗之庸奴。則公所欲舉不舉者，必有人代舉之。全浙治安，卽幸而不紊，而貽閭閻以憂危者多矣。抑更有進者，自戰興以來，戒嚴之令，下於闔府，民心皇皇，惟公是瞻。軍府之戒備日嚴，質魯者之驚惕日甚。

試觀昔日，杭垣百里，環垣萬家，獨立未宣布時，里巷屏營，苦虞亂至；一旦白旗出軍府，而全城瘖憂，歡然如失。是則大計早定，民賴以安之陳迹，爲公所親見者矣；今豈非其時耶？緬懷往績，雄略經軍，討逆之盟，況訂曩昔。遙望吳山，有大旗起雲中者，僕知浙江討袁軍興，當三酌以祝之矣！呂金童葉諸君無恙，各以爲念！楚僧頓首。

聽秋圖敘

秋都九十日，日都二十四時，時都秋心十萬斛。予入秋以來，病茂陵，愁洗馬，依依忽忽，其更何堪！此無限秋心，高子默然會，瞿然起曰：「予有以遣之矣！」於是冥爾神靜，著有所觀，攪帷凝睇，遊八荒而排九天曰：「汝秋風爲予吟嘯於白蘋洲，紅葉岸，哀籟叢，衰柳畔；歌易水兮澌澌，波洞庭兮湍湍，助豪響於漢君，喚歸心於張翰；啼山鬼而驚魂，著驚馬而敲怨。汝秋雨爲予跳荷個個，點蕉瀟瀟，和西窗之詩話，溼南浦之蘭橈；滴滴泣簾前之燭，沈沈數樓外之譙。汝秋蟲爲予寫幽緒，金粟井，弔綺魂，素馨斜，半間賈墅，促織蘇家，感飄零於離黍，贊孤冷於黃花；嗚咽梧桐之月，淒涼薛荔之階。汝砧夢迴閨婦，衣冷征人。汝笛林梢宛轉，江上淒清。凡汝人籟天籟，不問有情無情，分秋心之一角，膺予命而成聲。當斯時也，散予之秋爲天地秋，聚天地之秋爲秋風、雨、蟲、砧、笛之秋，不復辨爲天地爲予，更不

辨爲風，爲雨，爲蟲，爲砧，爲笛，爲秋聲矣。予聞高子言，冷然有秋意，乃一燈一檜，一簟一屏，頽然而醒，悄然而聽曰：「爽哉！此殆歐陽子氏所聞者乎？何洞然若無物，而脩乎其有餘悲焉？」聲未已，有駕玄鶴，披羽氅，下於庭者，笑曰：「此人間聲，非天上秋，有欲從予遊者耶？」青天碧海間，大有秋聲矣。於是乘青蚪，御金風，亂征雁，麗冥鴻，度碧霞之殿，叩白帝之宮，左綠萼，右飛瓊，牙笙噦鳳，玉笛吟龍，奏四章之夢，白譜一曲之么，紅湘靈哀怨，雲和玲瓏，既乃建靈璽之鞞，鼓九鯢之鐘，雷迴兜率，霆走崆峒，銀漢立水，雲氣停峯，頰顛雙斗，亂落垂虹，神魔塞道，星月搖空。高子此時，踏天磨劍，割日而下神州，濯以東海，架以崑邱，照耀乎環宇，煥彩乎全球，振大漢之天聲，慶帝耕而有秋，不亦極聽秋之樂事乎！時九月九日，高子聽秋闋既成，乃序之，且告高子曰：「卽以此闋此序，息壤他日也可。」

建國戰紀序

軍興以來，中原髦俊，攘戈磨盾，以臨疆場，武漢始焉，固宿終焉。夫壯士不顧一身，摧陷鋒鏑，而學人政客，乃得雍雍收建制修潤之功，顧不偉耶？余自軍中來，大江南北之戰，親者半，聞者半。沍冬列陣，中夜鏖兵，血影雪花，山川蕭瑟，極取義成仁之烈，斯竟九州光復之功。爾後史臣，蒐討戰史，依據所定，將弗貳於斯編。

李女士文集序

元年季夏八日，李女士兆春，奉父母命，歸平遠林將軍宿慧。先嘉禮之十日，乾先生以女士近著十二篇，屬序於余。其言曰：「兆春生而沈篤，服奉之餘，不舍簡籍，越十載，乃能文章。願喜駁難古人，獨樹言旨。嘗謂士夫尼守前規，不能執己智以立言，讀書何爲哉！」余聞先生語，瞿然曰：「是士人之所未能，可以比前哲矣。」乃受女士稿，校勘付梓，且以紀襦祺焉。漪歟女士！苟守此旨以益進，將永成邦國文獻之慶，室家云何哉！」

中萃宮傳奇序

春殿千官，香浮仙仗。玉階秋月，歌咽瓊臺。一代盛衰，千秋金鑑。清室監史，陳隋比蹤。月窟仙人，鑊香作履。春堤宮女，繡綵爲絲。彼何人斯，粵乎尙已。今圓明草衰，頤和花落。佛香如夢，玉泉不波。獨聽江南龜年，泣訴故宮舊事。悲哉！考伶工，菊仙謂小鳳曰：「翳，維珍妃，六宮之秀。娉容葩發，修淑人範。文節嫺達，詞旨婉變。旣移長門，迺親玄覺。思君未忘，時擷芬於衡若。與花同命，恆寄慨乎芙蓉。」又曰：「中萃宮深，翠華思在。葵忱戀主，如聞宛轉之歌。錦牋

通辭，略比斷腸之句。泊夫胭脂井畔，魂斷一朝，紙陌墳頭，碑埋三尺。玉鉤隋苑，無此悲涼；梨樹馬嵬，損其幽恨已。又曰：「妃子玄衣綺裳，寶籙天錫，白雲觀外，雲旌乍駐；玉京宮前，響屐時過。今則歲時寒食，誰簞酒於新墳；未黍西郊，飛紙灰於舊夢耳。」小鳳曰：「吁！昔帝女花殘，詞傳逸韻；長生盟折，文奇擅華。不有豔蹤，疇成令作哉！」三年冬，小鳳序。

龜年清語序

菊仙少好拳武，京東子弟，交識殆徧。後列戎伍，走兩粵，不得志，乃歸隸陳國瑞。國瑞癖於酒，飲非菊仙不怡。一代悍將，屈於寄人，菊仙必有奇術磨之已。繼歸京師，益蜚其譽。宮庭之內，狎事天子，諧謔盡美。有敬新磨黃旛綽風世以孫譚並名，譚猶沈宋應制之作，孫則幾於沈香亭畔，山東李白矣。甲寅之春，爲余言陳國瑞滿庭芳遺事。故將當年，雄姿嬰鏢，言外愀然，有龜年江南之感。余慨然曰：「有清聲色之侈，逸於前代，國瑞何足道。咸同以後，迄今四朝，珍祕之聞，實導近史，禮失之求，其在子乎！」孫瞿然如覺曰：「不文之辭，不久不遠，倘借藻飾，請自今始。」乃約每夕相過，作龜年清語一編。其間孫病暑五六日，余病瘧半月許，餘則螢燈蟬笛，未間一夕焉。秦庭之經，誦於伏生，柱下之史，傳自李聃。德微雖遙，意猶在斯。稗野之存，其庶乎幾。小鳳序。

落花夢傳奇引

情海多波，落花有夢。鳩媒成敵，鳳侶終凶。一樹冬青，碑蝕小青之蹟；三關烽火，地銘銅柱之雄。紅粉刺繡，天上原成眷屬；春衫漬淚，人間未沒芳蹤。則有浣花女子，碧玉爲神；磨磚郎君，瓊蕤作骨。托宋玉於西家，坐羲之於東壁。誓言世世，靈鸞采鳳之儔；私祝生生，並蒂合歡之葉。固已報李成章，包廩有吉已。爾乃煮豆燃箕，陳思膺其惡德；鋌野走險，李淵起自嫌疑。赤幟競登，蒼頭突起。危城夜半，羽檄星馳。邊圻雲垂，將軍鼓死。卹原徇義，邂逅滅親；儂自多愁，崎嶇入夢。遂令良夜鋤奸，祭秦庭之劍；亂妝去國，絕太真之裾。風雨四山，泣孤鸞於萬里；雲天一角，讎鳴鳳於窮途。燕子三春，似曾相識；鴛鴦卅六，盟未嘗渝。何期荒草殘碑，孤墳三尺；新恩舊怨，惟予一人。昔諧鸞牒，今比梟獍。天開豔情之局，誰爲圓缺之神。於是慘徇恩仇，同歸切利。託遺事於殘碑，結雙魂於連理。鶴歸千載，感坏土之松楸；鵲老三春，餘野人之簞食已。

青箱集序

吾母王孺人，伯瀾公長女，生余十一歲而卒。育余於母姨家，母姨暨其家人，恆稱余性肖吾母。哀哉！母棄余早，

二十年前事杳不可紀。人稱余肖，而余今守正以窮，平易近物，幸不且暮死，當不致淪爲異類。是庸非受諸吾母者乎？余繼讀青箱集，其傳伯瀛公，所謂守正以窮，平易近物者，則余所受於母者，淵流可溯已。集凡若干卷，吾表弟青浦王大覺，輯其高祖賓竹公，曾祖靜波公，祖伯瀛公所著者。王氏世居鄉野，其地非通都名邑，聲聞相應者也。諸公服農力田，屏絕軒冕，其人非朝市標榜，援引近譽者也。青箱集行歌坐嘍，適性以出，其文非酬酢頌禱，爲世顯著者也。宜可以不傳，今竟賴賢子孫以傳，傳且或不朽，是非正誼所存，雖掩不湮，樹德務本，足警薄俗者乎？大覺能述祖德，好文章，稱道不遺先則，余因有眷眷焉。夫人貴有文以明理耳，君子行以踐文，非文以飾行，諸公敦樸廉正，使人讀其文，慨然景企其行。不然，世之能文者衆矣，大覺視之，爲何如哉？大覺早孤，其所成就，先澤爲多，余亦自幸略肖吾母。然則青箱集之成，非特表彰幽德，規範文字而已焉矣。東江葉葉。

柳溪竹枝詞序

柳溪竹枝詞者，汾南漁俠避世放懷，婆娑風月之作也。聞之王漁洋，青谿獨往，有棲鴉流水之思；楊鐵崖白版移居，深日下雲間之歎。而漁俠則又別有感焉。紅桑換劫，白袷愁春。當士衡入洛之年，正本初橫刀之日。迴車窮巷，鬪宗痛歧路之多；掩袂長江，洗馬覺愁來之甚。而乃黃鸝獨擁，青山自鋤。春來伯輿，登瑯琊之山；老去杜陵，灑夔州

之淚。此其始也。若夫珠簾十里，感張翰之重來；紅粉兩行，付司勳之刻意。畫樓銀燭，親進叵羅之盃；湘管烏絲，偶澹燕支之水。花開惜別，則鉛淚成冰；江上聞琴，則輕衾似水。而乃梨花滿地，獨對酒而當歌；鴻雁在天，思伊人兮不見。丁此時也，蓋桓伊身世之感，漢武秋風之辭，並入朱絃，自然絕唱矣。況復稻風作陰，牧笛成韻；豆棚瓜架，白酒瓦盆；跂腳自眠，岸巾獨立。嗚呼！雖欲無作，其可得哉！丙辰初春，吳江葉葉小鳳。

民鳴序

鄭正秋以新劇傾其家，人稱之曰獸。嗟乎！正秋何爲乎獸哉！使左握籌，右操算，以其資隨鄉人販土者遊，今已富矣。卽不然，陳列玉帛，走當世達官，得一微吏，南面稱民之父母，今亦岸然貴矣。更不然，假社會教育，塗脂抹粉，誨淫誨盜，若世之所謂新劇人者，宜亦可以自肆。而乃以獸且窮鳴於世耶？雖然，惟正秋之以獸且窮鳴於世，余斯樂爲民鳴序耳。夫鳴之術亦衆已。古者輶人徇路，使者采風，自有司失其職，民氣鬱而求伸。於是絕天子，革大命，歸其權於民。而民又至不平也，或以勢鳴，或以利鳴。天地之間，沈霾閉塞，皆鳴之罪也。倘有人焉，以廉、信、義、忠、勇、公平鳴國中，則且奪徇路采風之位以據之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予亦爲民鳴者，願與民鳴同人交勉焉。吳縣葉小鳳序。

孟芙母難紀念册序

母難紀念册者，孟芙永悼其母戴太夫人之所作也。時則孟芙亦已五十歲矣。追念先型，愴懷往事，寫心有淚，紀夢無痕。於是弁之以圖曰：「松陰課讀，」依倚膝下，侍讀燈前，刀尺三更，書聲四壁。孟芙今日，蓋有時日易逝，音容若臨，問阻人天，攀呼莫應者矣。於是更綴之以記曰：「撫依追慕，春秋寒燠，昕夕饗殯，撫字喚吻，纖屑必親。孟芙今日，蓋有銘心刻骨，守之弗諉，以典以則，砥礪力行者矣。」雖然，孟芙之所受於母者如此，則爲孟芙之子女，受教受撫於孟芙之周且摯者，將何以矢誠矢敬，以仰答之耶？更將何以善承善述，以垂其緒而宏其麻耶？

中國國民黨叢書敘言

本黨創立五十餘年，自與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皆由總理艱難締造，期以負荷建國大業。滿清傾覆，民國紀元，封建勢力，興替不一。一時代有一時代革命之任務，本黨靡不肩其艱鉅，而全力以赴。此五十年間，革命精神，炳如日星，而史實浩瀚，追述匪易，時日久遠，老成凋謝，史跡淹滅，整理益難。本黨同志，恐

俱有伏生百歲言不可曉之感。本叢書之編輯，實不可一日緩矣。

世界各民族之復興，莫不有其中思想之導引。我國處茲抗戰建國同時並進之際，凡我同胞，俱能激發良知，堅強抗戰信念者，實賴本黨 總理所倡導之三民主義，與 總裁堅苦卓絕之奮鬥精神所感召。本叢書之目的，即在加強國民對本黨之認識，使全國國民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堅固凝結，共赴抗戰建國之大任。

由上所述，本叢書之編輯，要在發揚本黨光榮之歷史，闡明 總理之遺訓，暨 總裁之偉大言行，與夫我革命諸先進之革命理論，俾全國民衆以三民主義爲鵠的，確定共同之信念，以奠定民族復興之始基。茲乃蒐集資料，博採羣言，依歷史之演變，辨性質之異同，分爲下列四篇：（一）與本黨歷史有關之事件，如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之文獻等；（二）總理與諸先進所發表之一切革命理論；（三）總裁歷次發表對內對外之重要言論；（四）中外學者發揚本黨主義之論著。俾讀者手此叢書，即可窺得本黨史實及有關本黨著述之全豹。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其五志以達道義居首。劉知幾廣以三科，立有「明罪惡」之目。蓋書而不法，何以示後，彰善癉惡，古賢所向。本叢書之取材，自以道德文章尤可昭垂後世者爲限。雖在當時曾獲虛譽，今已叛變辱節者，衆已共棄，罪不可贖，此類文件，自在屏棄。

本叢書之編輯，事屬草創，見聞未廣，徵集斯難。辛亥以前，年代久遠，本黨文獻，既多遺逸；民元以後，迭遭變亂，亦復散失。纂編斯集，僅具粗規，蕪累簡略，在所難免。惟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則所望假以時日，旁求

博探，補遺益陋，謹俟賢哲，探蹟索隱，有待大雅矣。

五年國慶紀念日祝辭

猗歟休哉！南暨蒼海，北踰紫臺，東西萬里，上下八垓。鐘鼓紀開天之盛，旌旗揚大國之徽。玉壘金甌，固吾屬餉；放牛歸馬，奠此河山。是固萬世之崇光，一時之令典已。思惟銅駝臥闕，鐵騎壓關，埋寢殿於蕪城，移穹廡於絕塞。千年文物，掃地都休；兩戒河山，應手而碎。披髮野祭，悲伊川之竟亡；指日呼天，挽魯戈而赴難。於是赤燄怒張，蒼頭突舉。漢陽鼙鼓，千軍耀南國之威；江上烽煙，一夕奪北門之鎖。晉陽之甲乍興，武穴之戍已蹶。石頭幡落，常開平肉薄而登；函谷泥封，秦蕪子羊牽而出。時則日月重旦，威儀萬方。開太平之元，宏吾京國；定長治之策，爲此紀綱。鍾阜雲容，孝陵春色；如雨斯霽，如風斯拂。關山百戰之餘，簞食萬家之日。方當犂庭擣穴，盡殲豺狼。會以開網漏舟，遂滋虺蜴。泗有泗水，貳臣虜庭遺孽，事司馬而不終，繼干牧以作賊。劉寄奴功名震主，卒犯秣陵；王敦莽恭儉下人，終亡漢室。既復率其螽斯，喪我元良。伏孽獸於五步，落靈鳳於三湘。絕通使於百粵，移節度於南康。挾三鎮之私威，弄兵武庫；集九州之公義，曾獵長江。義徒既解，威福益恣。虎豹叩關而坐，狐豕人立而啼。申椒不芳，蕭艾紛披。戮尸京觀，流血天涯。來俊臣素以殺人爲樂，劉更生居然王者之師。惟時正士殉身，齊民鉗口。木魅晨趨，山鬼昏走。長林豐草，晦

夜冥晝。譙周以迎降名家，陶穀之表章在袖。絕滅網維，雜居人獸。升萬世之罪人，爲一朝之元首。若乃割燕雲以稱臣，輸綉帛以通使。東南半壁，服事羣雄；直北一隅，浪稱天子。郿塢之版築未完，齊秦之閱牆已起。重關複隩，鞞轅走萬夫之雄；金馬碧雞，桴鼓奮一州之士。於是左出峨嵋，北陵辰沅；連帥風靡，巖城雲捲。驪龍領下，珠摘海南；白馬湖頭，弩來天半。結駟連騎，飛將軍擐甲以來；鶴唳風聲，辱皇帝驚魂欲斷。彼乃部落攜貳，曾豪離背。陳伯子自拔於壽陽，諸葛誕迴戈於淮水。六軍不發，馬嵬埋妃子之鈿；一息僅存，龍袂掩尙衣之袂。騰萬家之喜色，食肉寢皮；舉一世之雄心，桐棺麥飯。是足徵天道之往還，人生之功罪者矣。今則魔劫旣被，日月重光。還河山於指掌，納民物於堂皇。錫熙天之休命，蔚神州之舊邦。蕩滌瑕穢，綿弈禎祥。勉啓華路藍縷之初模，千秋一統；共礪修齊治平之明德，三綱五常。吾乃連長襪，被輕綬，引翠蓋，鳴繡轂，列寶炬，耀華燭，陳觥籌，和敵祝。章營建之威儀，致人天之慶祝。

總裁就任國民政府主席祝辭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選舉 蔣總裁中正任國民政府主席，十月十日 蔣主席就職，監誓與敬恆敬代表參與同人，獻言以祝曰：

總裁績 總理孫公之宏緒，肇抗戰建國之睿謨。宵旰憂勤，內外整肅。出以治軍，則狂寇屢摧；入以敷政，則上

下和陸是已昭著於二十年來秉國之鈞，周浹乎四百兆民雲霓所屬矣。今總裁應合羣倫，選膺大任，不特足慰總理九天垂念之靈，彰本黨三民主義之治，內而全國，外而世界，亦必額手臆歡，同聲致祝。某某等隨公至久，知公至深，公之治事治軍，以至於治學，罔不至大至純，至精至明，而貫通融會，更一本乎聖經賢訓，而持之以力行，以是而爲國，國基乃鞏，以是而濟世，世道乃通，蓋基於修齊治平之大道，而後能彌綸磅礴，以底於舉世所嚮求之大同。際茲國慶，欣睹威儀，欽企無極，更系以詞：

「瞻維宇內，涸涸靡寧，烽火徧地，憔悴斯民，何以拯之，大勇大仁，芸芸有庶，人各適心，利害得失，裨闔縱橫，何以一之，惟精惟誠，惟公嶽嶽，天挺奇姿，危則以扶，顛則以持，登生民於衽席，措磐石之歧嶷，蔚斯楛績，永奠邦基，不特億兆人仰止，爲斯民之元首，且將垂久景慕，爲萬世之良師。」

孔奉祀官達生嘉禮頌

攝衣仰至聖之宮，則見夫鐘簠之美，簠豆之章。陛楹干戚，清穆禘臯，棗盛玉帛，濟漆琤瑯。履不戒而自肅，容有節而益莊。淵若與真，宰漸邇恬，若與己欲相忘，然後乃知道莫大於禮，至聖之澤如此其高明也。脂車攬東都之坂，則見夫漢宮宋苑，零露邱墟，銅臺金谷，落日樵蘇。而至聖問禮之豐碑，踳然在衢，鞠躬以讀，伏軾以趨。然後乃知治

莫先於禮。至聖之澤如此其悠久也。夫禮，人倫之本也；夫婦，人倫之始也。人倫主之以敬，發之以愛，節之以禮者也。主之以敬，則愛不質；節之以禮，則愛不荒；不質不荒，謂之中和。致中和，則大以位天地，小以宜室家，人倫之至也。而今之所謂夫婦，則多異是。曰禮，敬之滓也；敬，愛之賊也。簸滓祛賊，愛乃洋溢。曰夫愛，縱之則決江河，持之則摧山嶽，揚之則超迂拘之繩墨，抑之則解名教之桎梏。謀不及於父母，而況叔伯事；更大於邦國，而況家室。於是朝而熾，夕有息焉；旬而親，晷有敵焉；變幻離析，有不知其所既極焉。而天地絕，綱維裂，大亂作，人道滅矣。懿歟！美哉！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孔君達生與孫女士琪方，成嘉禮於曲阜里邸，以蓋代之華胄，結二姓之永好，遵周道以請期，詠衛風之偕老。三醕以致其誠，百兩以謹其肇，側尊鯁醴飭於房，頰黼纁醕見於廟，威儀衷今古之宜，節文著萬世之表。而又中之以訓詞，重之以摛藻，蓋禮至隆，而敬莫加焉。余既於如彼者，深致其憂思，於斯乃益歌頌之不能已矣。孔君至聖七十七世嫡孫也，生而有文，博而能約，如玉之潤，如金之鑠，繩先德之愔愔，繼前修而灼灼。而孫女士者，名德奕世，詩書淑裔，迨其吉辰，諧斯嘉禮，是必能矯當世之敝，以起人倫之衰矣。是爲頌。頌曰：

「閨門之內，怡怡融融；室家之間，肅肅雝雝。被於無外，嬗於無窮。以造敬禮之極，以宣聖哲之宗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吳縣葉楚傖敬撰並書

中央國術館十周年紀念祝辭

古者文武並重，學術同揆。詩書射御，衡列於聖門；桑弧蓬矢，造端於男子。自尙文之俗日益張，而武遂巽然若退居於學問文章以外，甚至爲士君子所鄙夷弗談。嗚呼！是卽足以徵國家荏弱之兆，民族衰退之漸矣。今世之談武勇者曰國術，一若武勇之極，止於術，不足與窺學之津者。嗚呼！此豈正名之道哉！余謂武勇之術，亦國學之一端。昔孫吳之著，未擯於諸子；奈何縱橫距踴之術，獨外於章句尋繹之儒哉？故屏於學者不武，拙於武者不文，相倚則相濟，相離則相踣。此非余創之言，試觀孔子之射於矍圃，卻缺之能，將可以知其道也。張子江先生者，今武術之泰斗，且好治詩書，恂然有儒者之風。其於文武之學，兼備並茂，若驂與靳。際茲中央國術館十周紀念之日，徵言及余。余惟僅能咕嗶爲文，愧無以爲應，乃粗舉文武兼進之說，以倡於國，兼以自勉，而尤未敢忘子江先生十年來擘畫經營之績焉。三十三年一月葉楚傖。

贈姚將軍北行

悉嶺南之銳，橫槊渡江，克敵徐宿，以武定國。於是天下知有姚將軍。雖然，將軍亦憶新軍挫跌，奔惠州，喋血五羊，倉皇滄海之時乎？三月旣晦，余與將軍走南洋，陟蘭山巔，亂雲如絮，俯瞰泉壑，清澌迴波。將軍則感述嶺南諸軍之敗，臨風流涕，披襟賦詩，其詞吾不得記，其意則周伯仁新亭涕淚之餘也。九鼎不歸，胡運未厭，滌蕩北望，憂瘳

如焚。時知今乃於河山昭蘇之後，送將軍北行哉？聞諸將軍曰：「將帥而不識治術，不習文史者，可與伍。襄鄂不可以此管樂。」余嘗以謂難。丈夫挾千萬象，策丈八矛，爲國家克敵靖亂，使後人摩石讀史，比諸古名將，已差足自慰。矧遠慕橫絕千載之賢哉！願將軍雍雍如大儒，圖籍琳琅，莘莘晨暮，治軍整紀，藹然如坐鄒魯諸生於春風，故一出督師，其將士皆仁武爲一時選。猗歟！以績學敦行之帥，而鏘鏘彥彥，羽翼其謨，尙有不著宏澤於淮南，蜚聲聞於宇內者耶？雖然，君子贈人不以諛，余請以一言箴將軍。鼎革之際，將帥之有功者，多至百計，少亦數十；惟謙沖篤厚者，乃得長保令名，終其身繫國家安危。建國以來，邊釁疊啓，內患未弭，是惟謙沖篤厚，乃得保銳養素，以應時危。將軍於人無不盡其誠，自奉約，臨事審，其殆能謙沖篤厚者乎？倘過齊魯燕趙岳鄂之地，一一覘其綰兵之雄，而假余所贈於將軍者贈之，國斯強且謚矣。

沈君甸表弟五秩壽序

○ 今世壽人者，好爲腐諛之辭，遐年永祚，縉纒有章，而言不及於砥礪行誼者何哉？豈以爲頌禱有體，績采宜豐，寧遠心以曲譽，不率真以致誠耶？是有心世道之君子，所俯仰歎息，而非余所願以壽君甸者也。今天下多事，干戈烽火，瀰於遐陬，顛困流離，迄無寧歲，是誠億萬人殷憂弗釋之日，而亦志士奮起以圖，拔劍以赴之時也。君甸少致

力於詩書，長發迹於革命，盤根錯節，於今幾三十年。此三十年中，憂傷顛頓，若爲常人所不能勝，而在有志者視之，則庶幾子輿氏所謂勞苦空乏，將以增益所不能也。惟能忍人所不能忍，然後能任其所當任，是則於此多事之秋，天固已先有試於君，而其所以期於君者，可知矣。吾知君必能承所秉賦，克底於成，而吾之所以壽君者，亦將爲世所樂道，以永弗諼矣。民國三十二年夏日，愚表兄葉楚傖撰祝並書。

江蘇旅渝同鄉會館序

去家日遠，鄉思日深，此人情之常也。而況烽煙匝地，鈞遊難尋，廬墓久離，蒸嘗弗及，如吾蘇人者哉！而況文物聲華，蔚然可念，稻梁絲絮，轉以資敵，如吾蘇人者哉！而況江南三月，草長鶯飛，感此生平，眷懷時昔，有不戚然以思，奮然以起，指天誓日，以期必得者哉！吾儕之來，六年有月矣。前乎吾儕以來茲土者，幾千萬人，而心懷所結，則異於吾儕也。後乎吾儕以來茲土者，將幾千萬人，而心懷所結，亦無不異於吾儕也。然則吾儕今日，事豈偶然，而可不有所營建，居以集歌泣之所，行以誌雪鴻之感耶！他日者，中原重奠，寇氛熾消，秣馬鱣舟，連鑣返棹，則必有徘徊俯仰，若弗忍舍者矣。他日凌雲有翼，縮地多方，山川相望，若戶與房，則必有朝發夕稅，攸如咫尺者矣。於斯時焉，以止於斯堂，以念余斯文，不將解顏一笑，爲之神往而弗釋耶？

沈母王太夫人家傳

先外王父王公伯瀛，無子，有二女，先妣爲長，次適吾姨丈沈公仲眉，卽吾母姨沈母王太夫人也。沈公仲眉於先考分爲僚婿，讀若弟昆，沈母少先妣十二歲，相依尤殷。及爲兩家，歲時晨夕，省問無間，憂樂吉凶，攸如同體。先考妣殞，余及妹少弱伶仃，困厄無以爲生，期功強近，自顧弗遑。吾姨丈與母姨，乃推先考妣之愛，以及藐孤，讀則膏火，息則枕簟，食則梁肉，衣則葛裘，維護所至，旣感余生所親受，益歎斯世所難能。憶余三十年前，自潯溪公學罷歸，及東江學核解散之時，形神兩蹶，親朋騰譏，而吾姨丈母姨，則具酒治餐，怡色相慰不已；且陳義持理，游揚弗衰。嗚呼！卽此萬一，已足感平生而垂懿則矣。民國十五年，姨丈沈公仲眉殞，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母姨沈母王太夫人殞。沈母王太夫人殞世後之百日，姨甥葉楚儉，敬揮涕濡墨以爲之傳。

太夫人王氏，江蘇青浦縣王公伯瀛之次女，繼配吳縣沈公仲眉。王氏之先，自明亡後，辭絕軒冕，以耕讀世家，孝友勤樸，紹衍昌大。至伯瀛公，以文章名江左。青浦熊純叔、吳江凌莘廬、柳蒔庵、元和諸杏廬、陶泚邨、芭蓀，皆一時名宿。伯瀛公年最少，騰蹕其間，而耕耨弗輟。鄉人稱舉孝廉者曰老爺，伯瀛公笑應之，而持耒耜如故。王母將太夫人，亦以汪洋清望，耕讀世家。太夫人秉彜承訓，勤樸有儀，繼彭太夫人以佐仲眉公，仰事俯字，竭恭盡思，送死養生，

諸情中禮。彭太夫人遺三子，太夫人撫若己出。叔子竹筠病頸癰，奄纏逾年，以至殤殛。太夫人夙興夜寐，裘數弗間。處姑姊如姊妹，款奉從如兒女。吳江陳去病、吳縣葉楚偕，其甥也。館舍膏火，亦優且周。沈氏故盛族，仲眉公又好奇，自太夫人之至，祥和充宇，樽甌無虛。親朋之間，融融愉愉。仲眉公和易仁祥，如天上春風。太夫人則佛心俠腸，英明慷慨。戚族中有爭，太夫人一言立解。東江學校之成立，五六少年，以沈氏廳事爲講堂，日召其里人，倡導革命。里之父老斥爲異類，太夫人則怡然若弗聞，日供其饔飧。及世尙徐移，元江公立兩等小學，貞學第一女學相繼成立，閨闈之間，乃亦漸以興學育才爲美談。斯二校者，仲眉公與太夫人實創之。其伯子君芳承訓繼事，遂以勞瘁殉及其生焉。太夫人信佛說，持佛心，而不佞佛；太夫人不習詞藻，而明理義，識體用；太夫人自奉至菲，而厚施於人；太夫人於是非無隱，而不念舊惡。太夫人子五：長惟型（君芳）畢業於前龍川師範，娶凌氏。次庸（君崇）畢業於民國法政專校，歷長金壇、丹陽、松江、青浦諸縣，娶楊氏，繼娶夏氏。次惟壤（竹筠）天。均彭太夫人出。次惟垓（慕姜）天。次延（君甸）翊贊革命十餘年，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出版科科长、國防委員會總務主任，娶趙氏。女二：長菊芳，天。次惟珍，適崑山陳萃子。孫善鐘、善鏗、善銑、善銳、善鉉、善鉛，孫女善珙、善琪、善瑛，曾孫爲汶、爲沂。

贊曰：「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此古所難能，而今則見之。後茲來者，懷仁慕義，庶幾及之。奚特傳婦儀，垂令則世道糾綱，實式憑之。」

國民政府林故主席森墓誌銘

中庸之言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大學之言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每讀斯語，未嘗不悠然以思，慨然以興，念斯人之不易觀，今於吾林公子超之逝，乃不禁爲之瞻依仰止，永矢弗諼矣。

林公諱森，字子超，一字長仁。其先世衍自殷賢比干。李唐之季，由河南固始遷於閩，傳世以農。顯考道舉公，妣張氏，嗣考道烟公，道舉公生五子，公其長也。次曰長義，曰長智，曰長信，均早卒。長禮子一，曰京，入嗣於公。媳某，孫某。公幼治學勤，尤好晚明亭林、船山、梨洲之說，廓然有民族民權之思。聞國父倡義嶺南，則在滬組織學生會，以爲應，且率全體會員，以入同盟會。辛亥義師起，公以江西都督府政務處長，代表江西，出席臨時參議會於南京，丰儀端肅，論述嚴正，議席中翕然歸之，遂膺選爲議長。民國元年復膺選爲參議院議長。三年赴美，六年護法之師起，任國會非常會議副議長。七年任大元帥府外交部長。八年任參議院議長，兼憲法會議議長。此數年中，常居國父左右，入贊樞機，出主壇坫，聲光炳發，舉措咸宜。十一年任福建省長。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當選任爲中央監察委員，兼海外部長。十四年選任國民政府委員。十五年再膺中央監察委員之選，並被選任立法院副院長。二十一

年選任國民政府主席。自是以來，與總裁蔣公，如驂靳之相依，如桴鼓之相應，盤根錯節，險阻備嘗，蓋在任十有二年於茲矣。公生平寧靜淡泊，勤整廉貞，舉措抑揚，不私姦惡，造次顛沛，不離規矩。居常和易，童穉可親，臨大難，持大節，則崢嶸嶽嶽，懷乎如神。性愛山水，治農林園藝，躬率操作，一草一木，必培植得所，以暢其生。其故里詩芝山，饒泉石邱壑之勝，因卜築以居，自號詩芝老人，儻然有終焉之志。嗚呼遠矣！公以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二月十一日降生於閩侯之鳳港鄉，以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病逝於邸第。越三月有十七日，國民政府以國葬禮葬公，而附之以銘。銘曰：

「養氣以清，濯德斯馨；立範垂訓，修齊治平。翳今之世，憂戚匪止；干戈饑饉，爲國之厲。惟公誕降，克啓嘉祥；庶幾民物，和樂敦龐。既錫我休，既篤我求；天於我公，何不我留。佳城豐隆，庶民來營，以享明祀，垂之無窮。」

吳敬恆篆額，居正書丹，葉楚傖撰文。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祭黃花岡諸烈士文

維民國二年，廣州起義紀念日，某某等謹以豐稔潔盛，致祭於黃花岡諸烈士之靈曰：「嗟乎！世變相代，風雲頓洞，諸烈士靈爽昭昭，當知喋血殉身，劬瘁締創之民國，至今尙未有寧時也。去年此日，政變初奠，機衡未定。然丹

敬

文

旂白旗之下，猶得以民國無恙之文，告慰天下。今狐鼠充位，當路殺人，賢俊殞喪，國基搖落。傷心人語，吾宋遜初、林頌亭兩先生，當掬兩行淚，與諸烈士相見天上。涕泣道之，某某等不復於此切切，重傷諸烈士心矣。獨是寧死而神毋生爲奴，背民之魁，義不與立。烈士雖死，嶽嶽精靈，至今尚在人間。秉此以戰諸魔，不幸不勝，行來侍諸烈士。幸而克之，則哀痛憂傷者在今日，而貞元會合，天人相慶者無窮矣。一矢還廟，以告成功，此又某某等於悲憤之餘，舉以自勉者也。烈士鑒之，其亦許爲孺子可教，而默相之乎？尚饗！」

祭宋遜初先生文

維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十三日，某某等謹以珍蔬玄酒，致祭於宋先生遜初之靈曰：「先生非可死之人，今非先生可死之時，私黨狙擊，非死先生之道，而竟車站一瞬，遂殞元良乎？自先生之殞，卒卒時日，寰宇不春，薄海羣黎，以淚洗而瞻念國故，涓涓以悲，時復廢箸頰首，痛哭入夢者，蓋二十日於茲矣。彼二三巨惡，自閱新喪，曾未嘗不哀辭琅琅，以欺國人。先生生而爲英，死而爲神，朗朗天路，當升而爲雷霆，降而爲地震，以懲警之。獨吾生死並命之國人，際此哀典，捧淚一掬，尙爲先生所神明眷戀，悽愴享之者乎？自民國失先生，昔之戚然於邊患者，今則撤守受降，迺車集中矣。昔之與民同體者，今則鳩河清蹕，深居舊宮矣。嗚呼！曾幾何時，乃至於此。國人聞之，已對此禍胎，愴然

淚下，矧一靈未泯，尙記先生臨命遺恨之言乎？先生聰明在天之靈，宜燭其奸，默度先生臨此哀典，當必如曩日之曉著朗暢，慷慨詔吾，俾踐吾儕與先生十年來平民政治之約，以鞏共和。願自先生之喪，良直君子，捐棄舊惡，以一行。卽令梟惡相濟，造作禍難，乘吾忠貞，當可克之。此吾國人，藉先生今茲之來享，佐蔬酒以告慰者。嗟乎！誅奸救民，後死之責，不勝，則此日揮淚靈前之衆，卽繼先生以死之魂矣。尙饗！」

祭林頌亭先生文

民國二年四月十七日，某某等謹以豐粢潔盛，致祭於故將軍林公頌亭之靈曰：「嗟乎！世亂之萌，攸賴武德，天胡闢闢，奪我良將耶？金陵形勢勝東南，宋先生所謂天下必爭之區也。胡運垂亡，江流浩瀚，南徐桴鼓，闐然西指。士夫喁喁，舉頸跂踵以告曰：苟令東南諸軍，得建牙鐘阜，牧馬明陵，窮虜喘餘，庶幾迹熄乎？虜帥櫻城，屢創義師，惟公旣旣，卒乃克之。及今過龍潭，太平未嘗不慨想縛袴揮刀，叱師猛晉之雄姿也。大基既定，悠然遐舉，闔嶠非老死英雄地，惻念人禍，毅然復興，公固將出其餘緒，拯此危邦，而何以卒然逝乎？自宋遜初先生死，海內之民，悲未能已。人才凋喪，國之不祥，寧能再勝飄零耶？慨念自南州倡義以來，香島新墳，石莊舊血，桓桓雄豪，勝大將旗鼓之任者，漸殞喪矣。世變方亟，而公又逝，一日戰雲起，能不令吾民有漢文程李之悲乎？嗚呼！得臣不生，晉文色喜，孟起

死，搢賊難安，今公之死，其亦有歎然相慶者歟？是則於公之死，尤爲吾儕所悼痛無已者矣。尙饗！

祭黃克強先生文

年月日，同盟人某某等，謹致祭於黃先生克強之靈曰：「嗚呼哀哉！夷夏之防，國家之綱，烈士之血，小人之舌，天降之殃，絕網決防。有血已碧，有舌如簧。貪天之功，其炎熊熊。奔嘯都市，擊鼓撞鐘。國有天子，歌功拜起。土崩瓦解，以惑當世。愛憎之間，若操斧鉞，以逆亂順。如鬼如蜮，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顛之倒之，喪我人豪。嗚呼哀哉！緬懷當年，澳地則天，攘夷存夏，孰爲之先。亦有聖賢，爲國大盜，割裂詩書，異族是保。義旗一拂，君臣變色。老生少儒，詆爲大逆。公與吾儕，如驂之勒，河山百城，乃有今日。曰在東京，刑馬作盟，囊矢擯甲，以入國門。投鞭斷流，河口惠州，衆庶夢夢，誰與爲謀。公與吾儕，聲應氣求，師期一誤，蹶於虜酋。巍巍羊城，天南半壁，負海阻山，國之巖邑。公與吾儕，斬關而入，一夕黃花，染爲血色。大猷就斃，兩湖三江，中部同盟，若網在綱。公與吾儕，逐北追亡，輿械何壁，雁門受降。六合旣一，粵修文德，蒲網吞舟，坐滋國賊。公與吾儕，陳師以出，一盤不中，修其羽翼。中樞旣夷，蕭艾離披。功滿天下，毀謗隨之。悠悠海內，若成若敗，玉壘初完，金甌未碎。誰爲長城，嶽嶽英英，誰樹典型，炳炳靈靈。崎嶇十載，天壤一人，懷此民物，以及友生。嗚呼哀哉！尙饗！」

祭林主席文

維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七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暨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全體委員，謹敬致祭於故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之靈曰：「嗚呼！林公處艱危之際，而整暇遯恆；以元首之尊，而簡雅如醇稟一貫之主義，而萬衆以通明，是所得於天者至大，所守於己者至誠，宜其崢嶸浩瀚，非僞人之所能名，民國肇建，以至於今，雖險夷迭作，干戈相尋，而國基漸固，民物攸寧，是實攸賴於居者之心求氣應，政事軍事之如影隨形，而其幾微應運之間，罔不自公之深謀雅量，夜寐夙興，以黨訓政，若綱與領，凡爲黨員者，既奮身以赴難，宜修己以及人，庶幾四維克張，八德蔚成，而公之行誼，則已樹之風聲，示以典型，立是非之正鵠，衡天下以至平，公之爲黨爲國，既如斯其磊落而艱貞，而所以自處者，則至儉至勤，時或與耆農雜作，以寄懷於山林，時或周視墟里，詢童叟以寒溫，蓋其已飢已溺之念，先憂後樂之心，每流露於跬步顧盼之際，而謫然可親，嗚呼！緬公之生，嶽峙淵渟，哀公之逝，風悲日曠，追懷往事，蓋益不勝高山仰止之感，而同具斯感者，又必爲山陬海涯，無遠弗屆之人人，嗚呼！哀哉！尙鑒！」

悼陳英士先生

辛亥之春，遇英士先生於民立報社，記得此時，先生以湘竹煙袋抵於地而笑曰：「君解作健兒篇，亦識健兒事爲何如事乎？」余曰：「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此是健兒事。他日君殺賊，我爲作露布，如何？」時則清猶未滅，余方自粵歸，坐有漁父，騷心。漁父遇害，墓草再青。先生今又殂於元惡，重過民立舊址，能無黃墟之痛。武漢義師舉，先生建牙海上，時則余亦以事過滬南，社諸子雅集杏花樓中。記得此時，先生歐衣紫結，來與斯集。坐中諸子酒酣興作，以「今日良讌會」領句，搶詩賭酒，笑言競作，而先生亦頽然歸矣。

余友血兒，亡幾匝歲矣。記得一夕與血兒自同孚路歸社，地僻車稀，亦欲行野步歸。先生車來，呼與俱載。今則同車三人，凋落其二，乃獨令余一再慟哭故人。

先生遊龍天矯，不屑道世間險夷事。記得癸丑之夏，戰氛正惡，洋涇浜南北，壘沙設守，荷槍之士，虎虎而視。先生忽翩然入民立報社，形神暇整，余錯愕不已。既去，手民告余曰：「先生乃踰三茅橋，緩緩由北來也。」心無所怯，故履險如夷。人亦有以珍重說者，輒笑曰：「心吾自有坦途，於東越何畏！」嗟乎！一生得力，在此兩語，一生遺恨，亦在此兩語已。

先生歸時，某君送之大森。先生慨然曰：「癸丑之役，媿未以一死報國民，此行不殺賊，即爲賊所殺耳。」時則微服伏水手室，以避緝繳。舷側斗室，遂載此一世之英雄以歸，然臨歧之辭，至今思之，竟成讖語已。嗚呼！

憶黃克強先生

留我餘喘，痛哭英雄。風雨淒清，鬼雄夜嘯。聖母院前，黃公壙畔，今後迴車，應知腹痛已。

自共和復活後，克強先生毅然以社會事業爲己任。記者一再領其教言，知宏詣卓識，將必有厚福吾國民。而天遽奪之，天殆不欲窮困窒僂之社會，有所依庇耶！

先生經國之餘，亦嫻詞翰。英雄本色，流露自然。龔鍊伯追悼會，屬余爲撰一聯，蕪雜無次。先生自改定之曰：「蒼頭突起，竟驟初登；義烈媲美黃花，三戶亡秦，卒推季子。白雲未歸，殷哀何極；忠魂遲歇浦，一門報國，我哭先生。」誰知手澤猶存，而終令我哭先生哉！

某日謁先生於寓樓，爲余言模範市規畫甚詳。博探東西市制，如在指掌。而今已矣，誰復有起而竟其志者耶？先生嘗言：「真有志氣者，不必作官。即居一鄉爲小學校長，年年替國家培植出十數高尚純正之人才，微特願而可樂，功亦不鮮。」又嘗言：「美國私立學校之發達，由於富民提倡教育之熱心。假吾數年，必酬此願。」今天

竟不假先生以年，得不爲吾國教育前途一勸耶？

先生好延引士類，病而彌篤。偃臥寓樓，故人至者，懼耗其神，輒詢家人以眠食而去。先生靜居倍聰聽，聞隔壁故人聲，恆叩壁召與語，拳拳之意，感人至深。而客則以受醫生戒，多婉辭之，謂相見之日正長。又時意竟成永恨耶？

先生病中，語胡漢民君曰：「曩在美洲，咯血而後，卽心胸廓然。近日國慶日發病後，醫生克禮言淤血已滯，願我胸前若有所塞。一然先生於此，亦未遂疑終以斯疾殺身也。洎後顏色轉黃，人亦有引爲憂疑者。越數日，醫乃言病已犯肝，然已不可救矣。」

先生臨危善斷，二十年患難經歷，終建民國，實基是志。疾劇時，公子一歐請多延診者，參定藥物。先生毅然曰：「是徒足亂人意耳！擇醫已決，庸許猶移治病然，治國亦然。」卒拒公子請，嗟乎！是可以見先生平素之行矣。

昨弔先生於福開森寓，廬綠絨之毯，金縷之鐘，依然在目。而尤令我泫然欲涕者，先生平昔坐臥，與故人劇談之籐椅，儼然未亡；而先生則已垂眉瞑目，棄故人而去矣。秋風入戶，秋草繞籬，吾將於何處招魂耶？

誄書黃克強先生

黃先生逝後，中外報章，能述先生事者頗多。一代偉人，國中自有足以存人傳信者，余初可以

無辭。然端居所得，以供史料，夫亦不可廢者乎？爰編次述之。

先生湖南善化人，原名軫，字雁午，世居邑之東鄉。以紀元前三十八年甲戌九月十六日寅時生。生而岐嶷，寡言笑。弱冠補博士弟子，非其志也。幼即以豪俠稱於閭里，時湘中多盜，先生以兵法部勒鄉里子弟，羣盜惕息，無敢犯者。先生則慨然曰：「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十室之邑，豈吾儕迴旋地哉。」乃就兩湖書院讀，識三楚豪俊，相與縱橫上下，湘之儒乃無不知有先生者。時張之洞督湖廣，頗能以興學自飾，拔先生送之日本。先生乃得徧識國內賢豪之游學者，慨然以民族主義相助。越年，因滿州問題起，遂與同志組織義勇隊於日之東京，爲革命事業之胚胎。繼以海外非實行地，故鄉子弟桓桓，多明理知方者。遂內渡，任明德學校教授，言論丰采，隱然爲清室之巨敵矣。

時則有馬福益之獄。馬福益者，與陳天華、宋教仁諸烈士創興華社於湘中者也。時清室西后秉政，年毫而穉，張每值生誕，各省珠玉爵馬之供，競異爭奇。不足，則設燈市，集優伶，舉酒稱慶以媚之。烈士等欲乘機埋炸彈，轟撫署以起，先生實主其謀。事洩，馬被捕就義，先生跳而走，復東渡。以宮崎寅藏之介紹，識中山孫先生於東京寓廬，握手相視大笑。遂集同志創同盟會，先在某日人家開聯盟之會，逾十餘日，留學界中接踵加盟者至四五百人。然後定章程，舉幹事，中山先生被舉爲總理，先生被舉爲執行部庶務。同盟會成立後，中山先生即往南洋羣島，謀普及進行。先生即代理總理之責，本部一切計畫，全由其一入主持。機關雜誌之民報，先生爲主幹焉。十餘年龍拿虎擲

之史，遂紀元於此時，時蓋乙巳年也。

同盟會既成立，僉謀所以實行者，以兩粵懸海南，物豐地險，而人民受歐美文化，先於各省，遂定爲起義點。於是有河口之役，鎮南關之役，中山先生總其樞，而指揮臨陣與清兵鏖戰者，則先生也。時以民智未開，響應者少，乃退而養銳以待。辛亥之春，同志畢集於香港，謀大舉伐粵，趙伯先、胡漢民、陳競存等皆會焉。先生乃於三月十八日，率以入粵垣，破督署，誅衛隊長，清督臣張鳴岐踰垣走，功垂成矣。以他部誤師期，士卒腐集，衆寡不敵，同志力請先生出城爲重來計，先生乃易服以出。是謂黃花崗之役。既出，走南洋，與同志謀再舉，於是中部同盟之局成，轉而謀長江流域。龍蛇上陸，布置既備，八月十九日，遂大聲突起於武昌，爲光復中華之首功。

自黃花崗一役而後，先生懲於匹夫崛起之不可爲，所以爲聯絡士心，而浸灌民意者，爲尤備至。由長江流域入手，辛亥八月，布置已定，十九日武昌起義，爲民國開創之第一日。先生以衆望所歸，爲節矛所擁，空拳赴敵，免胄將歸，乃於某日，抵於上海，旋赴湖北。今總統黎公將以一團使臨前敵，時漢口已失，先生往守漢陽，察覽山川，憑臨原野，知漢陽已匪可久恃。特其時已獨立者爲湖南、江西，顧盼子然，蹙蹙靡騁。先生抱堅守之志，以待各省之響應，並密電各省同志，使速舉義。至十月初六日，漢陽爲清軍攻破，司令部爲流彈所焚，先生猶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同志勸以徒死無益，乃去之上海。

先生之上海也，時則南京初破，虜臣掃境渡江，江南一片土，爲完全民軍之域，各省代表，議必有表示民意者，

乃羣集於南京，如美國獨立時各州代表故事，決組織政府事，羣以正式政府，方待須臾，而世亂方亟，不可無理；議以大元帥行政府事，公舉先生。先生聞之，遜讓不遑，謂黎公首義功高，無可比擬，應以黎公宜，黎公又推先生。適孫中山先生返國，衆望式同，遂舉爲臨時大總統，先生任陸軍總長，參謀總長。時則國是蜩螗，軍事禁雜，中山先生總其大綱，而於一切調兵籌餉事務，皆先生主持之。先生平生以不忍人之心爲政，無論干戈斧鉞之嚴，乃時有所不得已焉，於是休兵息民，表示和議之可贊，而南北於是乎統一。

以陰鷲桀黠之袁氏而爲總統，抑才忌賢，其舉措自有弗可論者。然憚於先生之名，弗敢驟發也。於是力請先生坐鎮東南，收拾軍隊。先生辭不獲已，乃允任職。受任伊始，贛軍劫北城，先生嚴懲之，並發金賠償被劫者，商民頌德，而軍隊從此亦秋毫無犯焉。

在任三月餘，裁遣軍隊十餘萬，未嘗有滋事者，且所費亦至省。裁兵事畢，乃固請裁撤，以江蘇軍交付蘇督。嗣入北京，袁之媚者至周，而先生則喟然歎曰：「欲以私好瀆公義，袁氏之心可謂天下尙未太平也。」遂去而之滬，居愛文義路。舊部有衣錦來歸者，先生輒戒之曰：「事不竟功，吾儕尙無死所，未幾宋漁父先生死於賊，先生奠而歸，密約其故部曰：『袁世凱敢殺宋教仁，眼中無中華民國矣。』」遂謀所以討袁者。

宋漁父先生遇害三日，而得從犯蔣桂馨、武士英、全案盡發，國民方延頸望法律解決，袁世凱自度罪且不赦，乃急爲戒備，聯師南下，風波軒然，首當其衝者，爲贛督李協和君、李君以知兵，尤爲袁忌，至是乃逼李解職，而李純

之師，由九江進窺湖口。一髮所掣，全局盡翻；大江以南，如湘、如皖、如粵，勃然起而應之。時程德全督江蘇，怒憤不目。振南京軍界聯翩叩先生寓廬，乞主持。先生慨然曰：「卽無諸公來，黃某豈與袁世凱兩立者耶？」遂以七月十四日至寧。十五日，以江蘇宣布獨立，程猶游移不敢從，軍士憤激，有請置諸刑者。先生爲緩之。時張勳等已受袁令，塞津浦路而下。南京諸將，如冷、遜、章、梓等，次第渡江，與拒於徐州、蚌埠間。時人心未定，猶有以袁世凱爲可恃者。餉械既絀，且有袁謀，謀不靖於左右。先生知袁命未絕，不忍以救民者禍民。遂以特別軍事會議之結果，率同志退出南京。未幾，各省亦敗。月黑風高，大旗無語；先生遂涕淚去國，重爲亡命客於天涯矣。

嗟元惡之未亡，望國門而隕涕。時則民黨賢豪，避地於東邦者日衆。先生念他日重奠共和，需才正亟，假蟄居之時，致修養之力，乃可以濟。於是集合同志，發起法政學校於日之東京，爲同志研究地。更於浩然廬招集同志之有軍事學識者，研究兵事。於是避地者各得致力於學業。逮雲貴義師起，羣彥相繼回國，事賴以理。是則皆當日修養所得，而受賜於先生者也。先生居東者久，乃去之美。時袁世凱逆謀已急，嗾其爪牙如某某者，以金錢奔走僑中無恥者，日爲顛倒是非之紀載及演說。謂中國承數千年專制之餘，人民處之已安，一旦改政體稱共和，勢必橫潰決裂，以至於大亂。故欲謀中國之治者，非改政體爲開明專制不可。邪說設辭，徧於僑中。亦有以正義與戰者，然固不及金錢之易於動人也。先生既至美，沈、羅中乃突起雷霆，斥橫議而去之。美之華僑，恍然知袁世凱欺世盜國之當討，奔走歸附於先生。先生乃與諸同志通聲問，定計畫。乙卯之成功，先生退然如未嘗聞，其實無不有先生精血

貫注之痕也。

西南起義，海內之士，望先生如歲，函電促歸者日衆。先生乃於五月九日返滬，調護之功如四時陰陽不見所著，而澤乃徧於萬物。嘗湘事未諳，湯薌銘既遁，譚組安猶在滬，人心岌岌。先生力之計，事乃漸定。天下之人皆欲先生督湘者。先生笑曰：「此是譚組安舊職，以組安行宜也。」譚入湘，而湘乃大定。中央屢邀先生北上，先生始終卻之。人有問者曰：「吾非好爲自高，民國幸復，國民所當致力者，何必有赫赫之功，吾蓋欲致力於社會耳。」識者因是知先生之冷寞，正先生之慙懃焉。乃天不祚民，卒喪先生，嗚呼痛哉！如可贖焉，人百其身，然而今去先生之死已一週矣，嗚呼痛哉！

爲范鴻仙徐血兒兩先生募集賻金啓

蓋聞回車腹痛，酌酒拜太尉之墳，聽笛心傷，汎舟訪山陽之里。況夫旌旗變色，來君叔飲刃帳中，心血成灰，李長吉修文地下。如我民立報故人范鴻仙、徐血兒兩先生者，同爲志士，永作陳人。金刀動掩芒之悲，玉樹下長埋之淚。虞翻弔客，幾歎青蠅；張邵舊交，能來白馬。固直總麻成禮，哀死難之游股；梁棟思才，哭過江之御玠。維范先生筆走雷霆，氣凝山岳，讀書無溫飽之思，攬轡有澄清之志。望金陵之氣，哭指降旂；論肥水之兵，傷心棄甲。方惜霸才無

啟

文

主，詎知圖儂有人。酒杯失意，橫尋白刃之仇；狹路相逢，慘中赤丸之毒。維徐先生翔步天南，蜚英江左，豪傑出而爲時，文章以之報國。能遵漢臘，學陳咸之閉門；義不帝秦，慕仲連之蹈海。乃以人豪，遽嬰黨禍。望門投止，歎張儉之無家；賣餅爲生，問荆岐其誰識。窮無可告，血已盡於鵲啼；憂能傷人，壽乃促於鵬賦。嗟嗟！虛舟莫值，任哀值范侯之交；寶劍可貽，季子拜徐君之墓。痛何如之，哀可知矣！獨是宋階斂骨，靈筵留六尺之孤；揚雄吐腸，儋石乏十金之產。疇能分宅，慰穀臣送璧之哀；誰爲營喪，重平子遺書之託。某等苔岑結契，薤露同歌。平生之言毋忘，死後之責宜盡。縱不必支持門戶，如張裔撫楊恭之孤；點檢妝奩，如紀瞻嫁陸機之女。亦應舟麥慨助於堯夫，困米稍分於子敬。哀傷無告，深憐阮瑀之妻；賑給相須，厚視張堪之子。庶幾焚香載酒，瘦子山無慚思舊之銘；半菽一毛，劉孝標不廣絕交之論。謹牋小啓，藉諭同人。君子定恥夫獨爲，將伯相期其共助。集千狐之肘腋，何礙纖微；造七級之浮屠，端由層累。佳城鬱鬱，誰云死者無知；德海汪汪，敬爲故人拜賜。

札

記

壬子宮駝記

索靖宮門，感懷荆棘；參軍賦筆，追慨蕪城。蓋一姓興亡，亦千古所憑弔；非特阿房楚火，紅啼蜀道。鵲鍾阜，繁霜白染明陵之草已耳。秋間行次北京，徧覽宮闕，延秋蕭寂，中夜聞烏，太液潺湲，三秋折柳，斯亦齊雲摘星之遺蹟，玉儀御仗之遺徽乎！

宣武門一稱順治門，卽曩日福臨竊帝位所自入故名。崇文門一稱哈達門，胡語也。二門東西夾輔，中開御道，爲君主郊祈出入所由，其門曰大清門，近改大清門爲中華門。都中盛傳讖語，謂明亡於崇禎，清亡於宣統，崇文宣武二門，早啓明清結局之兆，而禁城東西二門，一曰東華，一曰西華，今改大清爲中華，又預合華夏昭蘇之符。瓊島在北海之北，爲清光緒養痾室，或謂光緒不得於西后，后乃錮諸瓊島，諱言養痾室凡二三十楹，海中植芙蓉，北地秋深，露蓋風柄，不復得見。瓊島遙對分科大學，昔大學造講室，岑樓已構，避竊覘宮禁嫌，竟致改築，天子聲威，炙手如此。

南海、北海、中海，有二三石梁可渡，梁側守河監，一善操京語者，可徵探曩日宮禁事。其一語余曰：「君吳人，應識陸師傅。」余頷之。監曰：「師傅常來授萬歲書，月入宮數次，俸千金。」讀書人究餓不死，若某王某王者，今日設

白肉部，作狗屠生涯矣。

東華門常扃，出入以側戶；守門阿監，見西服者，拒之甚嚴，必大袍闊褂，且嫻京語者，乃得偶然放行。入門，頽垣靡蕪，紅紫剝落，社屋未年，已若杜陵野老。春日曲江之遊矣。清室典制，惟二物觸目無恙，卽阿監顛上，粲若朝霞之纓帽，與鬢髮如蓬之辮髮也。

煤山之巔，萬卉葱鬱，冬青霜冷，衰柳枝黃；一亭兀然，俯臨御街，乃思宗殉國地。亭凡二層，承以六柱，堯色慘綠，亭頂朱漆葫蘆，烟燦雲際，百年松翠，鳳子淒涼，一樹殘陽，鵲聲悲惋。山巔初許拾步遊眺，自十刹海，甘水橋，炸彈案發，遂禁登覽；蓋山下御道，爲清攝政醇王所必由，橋下馬驚之警，猶未已也。

禁城殿閣，鮮有華樸適宜者；江南農舍，差勝燕北，皇居蓋棟椽之拙，丹碧之俗，惟此不識尺寸之天子，始居之。翻安耳。自前門沿禁城而進，歷覽禁中諸殿，蝙蝠宵飛，棘荆風咽，所謂正大光明者，直闌若古剎，非特長林豐草，禽獸居之已也。

有唐太監者，積資鉅萬，設球房於東安市場，日與諸少年逐。其義子爲前某部郎官，照例值署以外，輒欵帽袒襟，挈叫天籠，從乃父遊京師，競稱之小唐郎中。春間兵變，東安市場夷爲瓦礫，獨唐監球房，歸然未罹劫火。渠述宮禁事甚悉，余有絕句云：「鳳屏春曉日遲遲，六院分餉哈吧兒，昨夜千秋亭子上，爲聽電羽立多時。」卽唐親述諸余者。

東安市場有女賣技者一，昔爲南皮張香濤家侍兒，舞雙刀如飛，幽燕健兒，歎爲未及。貌嫵媚，雙瞳剪波，長眉擁黛，而英武之概，弈弈飛舞。自言北道健兒，滄州爲著，他則未見有勝我者。渠嘗走嶺南，能打高馬，此派爲北方所無者。

旗女非無察者，祇以粉黛油脂，歷亂塗抹，遂現惡相。清亡以後，漸多易漢家裝束，然塗抹之習，冥頑未格。間有一二輕清流利者，則百轉京談，雙趺光綴，在吳儂見之，殊不亞虎邱山塘間，香塵寶轎，舉帷一笑之妹也。

旗婦鮮十七八少女，屏角窺人態，浪行市集，涉足劇場，蒜、淡、巴、菇、氣、撲、人、欲、嘔；而綠衣紅沿之飾，尤惡俗無極。曩日慶親王奕劻女，曾一至慶樂園，繡幃朱轂，儼然名姝，其上與時，乃頰二藍縷，可憎之寺人，挾之以入，則男女之別，誠有難言者矣。

十刹海楊柳四圍，芙蕖十畝，蕭然有江南村落致。初爲清主夏宮，後漸頽廢。南皮張香濤築讀書室於此，今改圖書館，臨水迴廊，倚城小築，文窗斐几間，幽寂可坐，最宜暑夜迎風，秋宵弄月。

天壇在前門外，與先農壇相望，矮垣綿互，周匝十里許，徧植松柏，幾數萬株。初禁閒雜，近稍稍有遊蹟。自側門入，行數十步，乃履御道，夾道長松，如羣龍擎天，天矯欲飛。數百步至便殿，折而出，度礮石橋一，卽遙見圓丘。丘圓形，歷階數十，均砌以礮石，礮首龍髯，琢工恭細，於萬松蒼翠中望之，如玉宇瓊臺，仙人之居。圓丘前接御道，後望丹甍碧瓦，光奪朝曦者，爲祈年殿。殿中棟桷，金碧續藻，窮精極細，而崇階文窗，尤至閎麗。殿前有九巨龜，爲郊天時列代

君主之位，殿下東西配殿，殊頽廢矣。瞻彼傑築，與同遊陳，止齊君慨然久之。

天壇遼闊，君主既熄，郊天之禮當不再舉，故開放改建，事所應有。近農林、內務、教育三部，方逐鹿未已，農林部欲改農事試驗場，教育部欲改植物院，而內務部則欲闢公園於此。

頤和園在西直門外，西山之麓，規模闔麗，可徵君主宮室供奉之侈。太圓寶境爲園中正殿，中供西后畫像，間爲美人某畫師之筆，銀鎧立鳳，繡袂飛龍，圍椅一，約可駢肩坐三人。後障銅屏風，刻雲中宮闕，及錦衣雲裳之仙女數十人，其一飄裾迴袖，倘非合德之舞，不殊霓羽之盤。左側一室爲西后臥處，金鈎錦帳，衾枕俱以黃緞爲之，床外書案一，圍椅一；案側白玉美人，高二尺許，瑩白倩好，嫣然雙靨，如聞笑聲。茜窗鎖月，蘭麝餘香，一代風流，猶可想見已。

自太圓寶境而上，曲廊繞雲，飛簷攬月，如見曩日曉妝初竟，宮女送花，阿監傳膳之概。廊凡二百餘級，曲折而上，不啻唐元宗踏紅，訪霓裳羽衣人。覆道中折，漸入山徑，有亭翼然，凡棟椽蕘瓦，以及桌椅窗櫺，悉爲銅製。其地山色四圍，長松數樹，自山麓至此，微覺熱燥，得此清涼境界，冷然意遠，乃信銅亭造作之妙。銅色黝剝，絕似紫檀，叩之琅琅，如萬樹夕陽中，一聲清磬。銅亭而上，至衆香閣，爲西后拜佛處，俯視太圓寶境，已在雲下。憑欄遠眺，視禁地一帶，真有一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之概。開門扃鎖，茶固非西后拜佛，中戶不開，開閣內有巨大之玉佛一，當日受自和闐者。

頤和園爲西后長駐之地，聞諸人云，每歲西后至園，其宮人之求侍隨侍入園者，不啻京吏之外放，幸而獲選，則尚膳應茶之餘，噴花罵草，備極諛浪，甚且有偶假出入之隙，流落人間，作廝養卒婦者。故余入園之頃，頗留意花，卽曲闌間，冀有馬嵬婦人，太真遺摺之奇遇，然竟不可得，而觸目皆是者，惟狀元宰相徒增人厭之應制詩也。

昆明湖上，長堤精舍，掩映生姿，而橋臥明波，柳蘸近黛之致，卻似明聖湖頭。余謂姚雨平曰：「此處惜無三五明月，不然蕩槳載酒，吹玉笛，歌秋水伊人之章，差勝莫愁湖招飲矣。」

上林花草，葳蕤殊甚，秋老風淒，自非楊柳芙蓉，未央太液之比。沿路得長相思草一種，花色淺紫，葉如碧玉，掩映紅欄曲砌間，頗饒姿態。舊時依裙惹帶之卉，今乃露零月冷，記我遊蹤。

石舟在昆明湖陰，築大理石爲礎，凡兩層，其上層悉裝五色琉璃。遊蹤至此，恆具小飲，惟必自攜棹具。而湖中銀鱗雪翅，垂釣卽是，雖非上方之供，頗似西湖酒家活水青魚也。舟首四眺，橋堤綿互，一角爲龍王廟，一角爲三潭印月，而龍王廟翼然湖中，以一長橋通東岸，尤多薄暮漁歌，中宵碧海之概。

湖中故有一艇，明波蓼岸，櫓聲欸乃，呼語相應，不復如北地名園。湖凡十餘里，湖上建築，悉依西湖，而西山塔影，倒映湖中，尤西湖所未有。

湖上迴廊，周匝十餘里，棟間俱詞人應制之作，今漸剝落破裂，如所謂張百熙、孫家鼐諸人，其字在鄙夫得之，引爲榮譽者，在此中視之，直不值一顧。

戲臺在園東側，其額似爲「陽和協律」，不能詳憶。凡三層，構造係舊制，而軸轆帷幕之製，頗似滬上諸舞臺。劇中神將仙女之儔，則飾以彩雲，破空而下；幽魂故鬼，則出自臺下。惟今則錦幕塵封，管絃零落，不復霓裳羽衣之觀矣。

後園頽敗彌甚，霜楓露荻，蕭瑟不春。惟牡丹一坪，每榦高四五尺許，凡二三百榦，幸而無恙。惟時值秋杪，不克睹魏紫姚黃之盛，倘花開時節，踏春訪之，應勝於太液芙蓉、沈香芍藥也。

後園之西，有仿田舍風景者數椽，臨水蓼莪，繞池荇藻，頗有南畝喚耕，北邱叱犢之致。小溪之陽，有修樹數十，葉至繁茂，不待風動，葉葉自作能聲，淪淪與泉水相應，令人如讀歐陽子秋聲賦。余歷覽全園，雖金輝碧映，而適然可親者，無踰於此，惜非張茂先，不能名此異卉也。

後園毀於火，余初疑卽圓明舊址，據導者言，則圓明舊址，在後園外榛莽益甚。然比近未聞有圓明而外，罹於劫灰之宮苑，或者園非圓明，周遭曩日之劫火者乎。

頤和園外，舊有各部辦事處，華麗整潔，以外務部爲最。當日西后居園中，各部尙侍，例隨蹕至此。入值之外，雖居私第之時多，而隨扈門面，不可不設，但「粉飾太平」四字，爲前清君臣所優爲。名園歌舞，曾陪華黼於丹墀，春殿瓊筵，時頒御廚爲戚里，而政治之諮詢，則元之又元者。

海淀昆明頤和園，酒家有蓮花白一種，實爲十餘年酒腸得意之作，味醇而腴，直可瓦礫視玫瑰、葡萄諸釀，嘗

沽一尊於車中引吭酣然輪蹄尙未至頤和園已傾一瓶許，饑酒之癖，行足自笑，而普天之下酒人幸而至海澱實不可不挈榼以隨者。

京人忌罵，與夫走卒之酬對亦絕少。南惡口頭而尤惡辱及祖宗父母之謾辭，苟有犯者立攘臂與鬪，甚且白刃相加，決諸生死。京東諸郡縣如之，殆亦燕趙烈士之遺風歟？嘗見兩御者轂相擊於道，其一偶施惡口吻立解控，令車中人他適，奪搏不已。然此風獨鍾於市野間，彼高冠華蓋之倫，雖日唾其面亦鮮有自省羞惡者，此屠狗之交，所以爲古人雋思不忘者乎。

詞曲中率常用一「您」字，如「相思已是不能閒，又那有工夫恨您」都讀如「你」，其實「您」字應讀納應切，京語用之以稱所敬愛者。今漸摻入市井語中，因所加於人者異，意義亦漸變，余願甚存此風流雋永之意義，爲詞章煊染筆墨之材也。

金臺館爲小德張資本所設，爲清吏運動機關。駁骨不來，豺狼當道，顧念名義，可堪悲嘆。

與程月貞離婚之張靜軒，卽前述之唐監（友人沈鼎聖語余如是。）庚子之變，西后光緒倉卒奔秦，宮禁弛懈，張悉檢珍器以出，值數百萬。後后與光緒歸，廉得其狀，大怒，欲置之重典，張以所得珍器循賄內外乃免。今歲兵變，東安市場被焚掠，張集質球房在市場之尾，度遷亦必不幸，竟不果遷，而火亦弗及。

舊時宮人，清亡以後，流落人間，多有淪爲娼家女者。但自諱甚深，非若八大胡同，大張旗鼓者比，故最忌問姓。

氏間有自述身世者，則感念昔，不啻天寶宮人，談開元遺事。余詩云：「自言歌舞胭脂巷，不及琳瑯天子家。」蓋有所見而云然。

崇文門大街華東飯店中，多宮中珍物，聞庚子時爲日人所攜出者，華東固日人業，說或可信。其第六室中有漆鼎二，高三尺許，績藻絕精，舉之輕若紙剪，較曼殊贈余之日本古漆盃尤堅緻。（曼殊贈余之盃，表銀裏，內績茶花一，金葉紅蕊，灼然姣豔，曼云是日本古代物，今市肆中無復有此佳製。）又八音匣一，巨大無匹，金色雙龍，啣珠匣蓋，洵異製也。

京內國恥紀念，爲巍然高峙，崇文門大街之克林德碑，交民巷之大鐵門，星期日之車路取締，城上祇許西人涉足之特例，皆屬觸目傷心之事。

馬神廟之大學舊爲大公主府，公主爲乾隆愛女，故傍宮營建，俾親昕夕梳妝樓上，金碧交映，凡七室。近花綺廊，遠山送黛，自宜爲玉人之居。今改爲藏書樓，計十餘萬卷，圖書集成而外，斷編殘帙，歷落藏度。

京中婦人再醮之風，甚於南方，再醮時居然儀仗奕耀，鼓吹登堂，惟例不得日間迎娶，故中夜戌亥之交，遙聞樂作，則羣相告曰：「某家婦作新嫁娘矣。」傳聞此例，始於滿俗，漢族習之，遂成定例。讀吳梅村「大禮恭逢太后婚」之詞，應知作俑者之爲大貴人矣。

萬牲園卽珊瑚貝子花園，人稱三貝子園者誤。吾友浦醒華居園中者月餘，有意難忘一閱云：「天錦初裁，是五

雲樓上，仙子描來，青娥偷藥，怨玉杵搗霜才；花薄命，月成胎，簾管正瓊臺，知甚處，簾櫳風起，環環迴，倚闌人，與豪
哉，有楊枝豔曲，荷葉新杯，蟾光浴寶霧，蛾影別殘灰，新舊恨，夢爲媒，往事未堪哀，聽十里藕花塘外，聲似輕雷。」

清室祀祖宗之宇，曰堂子，噫園雜錄記之甚詳。在吳人聞此名辭，頗可發噱。以一代祀典尊嚴之區，與山南歌
伎樂娼，爭此兩字，亦一曲巷佳話。京師有東堂子，西堂子之二胡同，宜卽依義於此。

陶然亭一名黑窰廠，又名江亭，在宣武門外，去寓所僅數百步。斜陽啣山，時一登眺，蘆荻釀秋，煙雲向晚，清曠
殊甚。壁間題詠，絕少佳什，惟園中林秋，葉買坡塘一闕，慷慨悲抗，爲此亭生色不少。亭北爲香塚，或云某閨女埋玉
處，有碑一，銘云：「浩浩愁，茫茫劫，鬱鬱孤墳，中有碧血，血亦有時盡，碧亦有時滅，此恨綿綿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
蝴蝶。」旁爲鸚鵡塚，亦有碑一，銘文已不能悉憶。鸚鵡爲粵產，皎然雪白，後爲狸奴搏殺，其主人哀其死而葬此，嗟
乎！以海南名羽，得一知己，便銘千古。而英俊義俠之士，佗僚無偶，泯然以滅者，又幾人哉！

大清門外之前門，前清時，非帝后出入不關。有執青烏術者言：此門一關，必生兵燹。今歲凡關二次，一爲臨時
政府迎袁專使，蔡元培、宋教仁諸君之入京，一爲孫中山先生之入京。然第一次關而京津兵變，第二次關而通州
兵又變，不虞之事，每假術士以曲證，亦異事也。

東安市場後有一扁食店，非稔者不能入。內凡精室二，壁間絹帙，都非人間所易置。且衣香鬢影，時蝶躞窗外，
笑語可接。云是曩日怡王府中下堂妾所設。文君當墟，風流過之，而才人淪落之感，則此尤難堪矣。

琉璃廠某書賈，有宋板禮記一，計四册，卷首有題千里畫讀畫像一，後爲明代洛中陳氏所得，亦效千里畫已像於後，今書賈索價五千金，袁克定擬以三千金購之，該賈尙執前價未允，曩日潘芝軒諸書迷之餘韻，不謂至今尙存。

采萃別墅在紅羅廠，爲良弼別墅，精舍畫棟，殊似時下新築。京中屋制殊於南中，一院一隔，三明兩暗，已爲仕宦之居。院中花砌兩行，屏風一角，幾於千家一律。惟采萃別墅則遊廊疎簾，不啻江南制作，今爲陸軍學會編輯部。北地婦女多殺氣，醜劣可惜者無論矣。卽值嬌好，亦不過如小說家言花碧蓮、鮑金花而止。求婀娜輕倩，若飛燕、合德者，實可謂絕無僅有。但天鍾精靈，本無軒輊，今舉其修飾之徒，增厭惡者：一、脂太紅，二、黛太黑，三、髻太高，四、衣太寬，五、腰太硬，有斯五事，已足生西子蒙不潔之慨，況更益以一尺腳圍，三寸耳環之殊飾乎。

東華門內之纓帽，尙爲居人常飾，驅車過之，觸目卽是。蓋居於是者，旗人爲多，而橫髻一尺，黃色半肩之服飾，亦時與燦然猩紅之帽纓，輝映道左。旗女喜眩妝，尤勝於漢族，室如懸磬，出必綾羅，余嘗戲謂旗女寧忍腹饑，不可面黃，蓋脂粉之需，殊急於米鹽也。

自前門入，沿禁城而行，路政之不修，實甲於都中。禁城牆爲紅色，磚厚二寸許，縱尺許，橫六寸許，上覆黃色堯瓦，牆內殿閣之脊，時可望見。而禁城之麓，環而居者皆繩戶甕牖之民，咫尺之間，尙隔聰明，況中原萬里，山遙水遠，民間疾苦，宜乎其不聞矣。

西山在西直門外，頤和園卽在其麓，山上有溫泉，醴泉，泉水清腴，昔供上方以之，煮茗，不啻金山下銅杓鐵綆中物，故京中亦以「第一泉」名之。山多佳築，夕陽春風，時入詩人箋墨間。山下西廈駢接，爲禁衛軍營房，故頤和園近亦爲禁衛軍所管，餘僭之入頤和園，其管帶忠君實導之。

八大胡同者，陝西巷、韓家潭、大李紗帽、小李紗帽、石頭、胭脂等八胡同也。曩在南中，聞人述八大胡同，意必崇樓華路，如海上、福州諸路，孰意其逼仄屈曲，乃大非余意中之八大胡同哉。韓家潭中，頗多吳妓，大名鼎鼎之棲鳳閣主，亦居於此。在幽燕間，自是足矜絕豔，置諸金昌山塘側，庸庸無足稱矣。

京中胡同名，有極雅者，有極穢者，手帕、胭脂等，自是香豔絕倫，而爛血、豬血、煤渣諸名稱，實令人口吻不耐。南味齋之酒，杏花村之魚，江南春之醴，丞相胡同之燒鴨，皆擅勝一時，而林家鹹瓜，尤在世俗酸鹹以外。

男女合演之習，於京爲盛，文明、廣德諸園，皆雜聘女伶。孫一清、金翠英輩，聲譽藉甚。孫貌頗豔，唱亦清脆可喜，故京中女伶，數孫第一。近日廣德樓之活劇，孫亦起覺之一，劇場聲價，於此可知矣。

京師無文章，封禪雄才，旣寄懷於阿腴，長門賦藻，亦託興於買貧。其他前清翰詹之遺，則應制八韻，足策一篇，尤汨沒性靈不少。惟江叔海、伍崇仁輩，尙存文士門面，頗能留意於古學，至於時下新人物，則尤鮮有此志者。

圖書館在十刹海，主之者卽江叔海。四庫館所有，現均移至圖書館，有唐經三千卷，爲明代雁宕僧某所手抄，彌可寶貴。但余謂旣爲京師圖書館，不應僅比於海內藏書家之惟古是寶，當徧羅中外應用各科學書，以建閱規。

余於九月十日入京，十月二十二日出京，歌殘水調，偶來花萼樓頭，紅到劫灰，不啻靈光殿畔矣。是爲記。

嶺左賸觚

南州古隸蠻荒，僑僮之居，篳路藍縷，謫臣逋客，遐躅偶止，則輒遺蹟殘編，就相傳覽。蓋天遙海闊，距中原萬里，而又值生世淒愴，家國艱難之際，非特王仲宣登樓作客，賈長沙賦鵬自悼已也。小子浪蹤，屐筴海隅，佳人南國，拋殘紅豆之思；匡眼中原，惟有青山作伴；木棉花下，一聲啼缺；白苧歌中，幾曲么鳳；是已足令孫榮攜華，方回製譜矣。矧先吾而生之仁人義士，才子淑女，其可歌可泣，可傳可誦之野史，一一如豐獄劍光，所南井史，揚葩挹芬，以慰吾寂寥耶。職方之志，固未上諸史官；文物之觚，行自比於稗乘云耳。

梅江、韓江爲嶺左通渠。江岸名城，爲潮州、梅州。梅山下流，會韓江以入於海，而鎖鑰於汕頭。連山由南條分支，蜿蜒北走，瀕海揭陽、潮陽諸山，尾闈於是，如神龍舒爪，左右拱繞，兩端兀峙成馬嶼，口外則雲飛波走，莽無涯涘矣。口內水深，且無沙線，故爲南方良港口。口內有崎嶇砲臺，形勢頗利，近則漸廢，砲亦嶽陋；石磴苔荒，大旌風冷，守臺老兵，種菜煨芋而外，惟寥落聽午夜鷄啼，南郊憤吐耳。

嶺左紅棉花，三四月盛開，粲若朝霞，與綠榕相間，尤擅絕豔。余一見之於崎嶇之商業學校，再見之於礪石。惟

絕少楊柳，靈和春深，門秋老，在南中幾無可見。故當春風吹衣，晴曦釀暖時，頗有棉花作彼鄉花事耳。

菊花至冬之仲季始盛，是亦地氣使然。藝溉之方，與吳地同。庚戌余度歲於皖江，筆事既休，買菊三四本，置座右電燈間，珊瑚花影，如聞珮環，濁酒一杯，澆愁未歇，而六街臘鼓，已饒殘年。杜少陵茱萸之什，不期於除夕讀之。

梅州婦女，髻式異制，髮分前後二縷，前縷綰靈蛇髻，覆諸頂上，綴金銀簪，後縷以紅絨札二寸，反綰諸髻，紅絨之端，分髮作蛺蝶形，雙垂頸際。綠雲香函，蟾蜍白覆，南中靚裝，以是爲最。故問或荆釵布裙，亦饒天然愛好之姿。

六寸膚圓，今未多見。吳下少婦之麗者，着綠蛺蝶履，帕首素衣，挈榼隴頭，余嘗以爲奇豔真豔，不謂於南中一律迨之。夕陽在山，半肩紅葉，山歌一闕，靡曼琳琅，陌上過之，殊笑白苧紅牙，俗不傷雅，翠鈿金雀之華，不成裝矣。

梅俗稱媳婦爲薪曰，其意男子既娶，桑弧蓬矢，志在四方，卽走南洋或國內，讀書經紀，門以內仰事俯畜，悉付諸媳，故曰薪曰。彌月既過，帕首入山，夜則擔樵以歸，燈下課子，堂前奉親，拮据畢日，靡有怨譴，卽富家亦復如是。比諸江浙佳人，錦圍翠繞，競尙新裝者，曾不啻太羹玄酒之尊也。

三河壩（潮梅交界處）以上，兩岸青山，如美人螺髻，夕陽欲下，漸聞歌聲，皆樵婦晚唱也。歌聲靡曼動人，聞多國風江漢之遺。梅州謝可齋有梅州竹枝詞數首，有云：「紅葉半肩歸路險，聲聲猶唱爲郎歌。」又有句詠樵婦云：「自覺曉妝眞草草，棠梨花下再梳頭。」絕世風情，卻無一點閨閣脂粉氣。

嶺左女飾之於廣州，猶江浙之於蘇滬，其實廣州女飾，雖勝於潮，遠難及梅。比來梅縣知事盧君，強令梅

屬婦人，悉改廣飾，實大煞風景。垂鬢高髻，漢裝之遺，絕世丰姿，何可湮滅。孔子刪詩，不廢髮髮如雲之什，耕圃耕圃，云何其然？倘謂一髻之飾，足令俗近淫靡，則后妃未髡頂以儀人，廣州亦溱洧之名邑，耕圃多才，利用厚生，在在足以著績，何苦向婦人頭上着手耶。

梅江卽程江，古梅州亦稱程鄉縣。方輿紀要云：「程江源出江西長寧縣大帽山，流經縣西北七十里，又東南流，至城南注於梅溪，稍東有百花洲，周圍數百步，南流五十里，有小溪自汀贛來，經縣北七十里，南流會流焉。又三十里曰松源溪，源出福建武平縣象洞山，經縣東北二百里，西南流入海焉，謂之松口。又南二十里，爲蓬辣灘，濤浪洶險，聲聞數里，一名曬溪。相傳韓京師平潮寇，經此觸石舟壞，曬甲於此，因名。又東南人大埔縣，會三河壩，經府城東，而爲韓江。余自潮入梅，過三河溪，卽書所謂三河壩。其地盜風充斥，榜人必連舟以宿，中夜擊鼓鳴槍，戒備甚嚴。時值中夏，余袒裼臥艙頂，兩岸青山，徐徐送月，聽榜人唱粵謳，靡忘江南遊子，輕入盜窟矣。蓬辣灘水勢急湍，亂石峻峭，舟觸卽碎，下水時，榜人倒挽以行，涉險不啻瞿塘巫峽間。但聽水聽風，萬慮俱息，溼溼中流，頗足令塵俗悟禪，亦舟行一樂也。松口以上，江折如書「之」字然。因此一折，韓梅間之程途遂汗。近有議築鐵道者，於行旅通運，兩賴其利，是余所急贊其成者。」

松源溪會梅江處，爲松口，有稱松源溪爲松江者，但據梁千仞言，松江亦有四腮鱸，余未親炙諸榼盒間，未敢遽信。惟所產荔子，廣州而外，此當獨步江左。余至松口，溫靖侯章余以妃子紅，並賸以三尺餘之黃煙筒，芳芬腴美，

今尙得彷彿諸口吻間。松口爲梅屬巨鎮，其女子爲時下裝飾之矯矢。吾友謝君，恆爲余詠「雲髻半偏新睡覺」之句，輒神往無已。余至松口，適值中夏，單袷縞裳，丰度絕俗，而風清月白，客居野舍，嗚嗚歌聲，遙相問答，尤不啻檀子野喚奈何時也。

梅州葉碧華夫人，詩才適麗，弱冠卽蜚聲文場，著有古香閣集。集中詩餘，尤逼真櫟園。記其慶春澤漫云：「曲徑尋花幽庭問柳，閒鷗有約荷叢，條冥金烏葦蘆聲天風，阿春倒瀉銀河水。雜雲鬢佩響丁東，把鴛鴦殘夢，前溪喚醒，惺忪波紋。畫檻紅妝倚看青錢萬疊，玉灑珠融，分量芭蕉涼痕綠上梧桐，壯丹豔和瓊簫咽。愛清聲淨洗塵胸，待宵來，月上銀鉤，歸路煙籠。」

梅俗貿易有墟期，其貿易處曰墟場，其期以三六九二五八一四七爲率。每值墟期，賈人畢集，牛豕之類，分肆列市。十里內諸村落，羣林羅聯，以至山花村髻，笑語琅琅，夕陽西歸，分道以去，亦南中殊俗之一。州治以東，松口丙村墟市爲盛。

梅人多中原忠義之遺，文信國扶宋主南行，扈從之軍，多自中原隨輦以來。及宋祚不祀，信國被俘，軍士散伍棲止於梅州者衆，漸爲土著。明季林氏揭竿，瓜蔓頗衆。及清中葉，乃有洪競全崛起於客族，梅屬五縣，暨福建之上杭，湖州之大埔等，俱稱客族。蓋其人多於宋明之季，嬗遷以來，而梅人士攀龍附鳳以起者，不勝僂指數。逮洪氏喪敗，左宗棠南下，殉義之慘，尤甚於明季季氏之獄，故其人民積憤抑恨，鋌而入推倒君主之途者益衆。三月二十九

日之饒可權林脩民，槍斃李琦之溫生才，及他之陳敬嶽等，皆藉梅州，而建國淮上之戰，軍長姚雨平以下，如張載、權林、叔慧等，亦皆一時之良，是可知梅人數百年枕戈待旦之概矣。

●韓山在潮郡東門外，左連牛首山，上有韓昌黎祠，崇壇雄閣，俯臨韓。蘇東坡、昌黎廟碑植於廡前。夏日過之，未及山巔，四峯雲合，滄濛繚沈，大風振林，急雨驟至，避入某小學中。雨止，穿屐上山，新晴拂霞，微雷掛樹，俯視江流，浩瀚奔盪，趁潮之艘，千帆競放，頗具豪遠之觀。

韓江水勢奔放，潮郡各屬，時被衝決之患。郡城東門外之湘子橋，實鎖止江流之巨梁。橋石之巨，幾無其匹，圍可四丈許。世傳築橋時，賴湘子神術所助，故以名橋。橋之中間，連舟爲梁，紐以巨鐵綆，凡二十餘丈，以兩端石築者。列肆連甍，已成市廛。渡此橋者，見兩側屋鋪櫛比，初不知其已身之在橋上也。

金山跨城之陽，爲潮郡要壘，不啻金陵之於雨花臺。山上建築幽勝，題壁甚多。上有金山書院，邱仙根嘗主講於此。近改金山中學。山上有明將軍耿勳石處，硃痕猶存，尤爲河山生色。時長中學者爲王師愈，潮人士推爲能文章者，鄉人之所好，余未敢臧否之也。

潮俗婦人尚織趾，矯揉造作，更甚於淮揚間。且有蹠蹠過甚，扶杖蹠蹠以行者，白頭人無論矣。中婦風華，乃亦出此，真不可解，而蟬鬢、蜻蜓髻、料垢脂污，亦非嬌好之妝。

潮汕鐵路爲國內純粹商辦鐵路之一，爲梅州、張煜南獨立所經營。初有林麗生者，曾入日籍，以合股惑張外

間遂多該路含有日人股分之議前歲管路日人虐待車站執事之風潮起譁議益熾張乃悉購林麗生之罪日人職風潮乃息。

潮汕鐵路工程建築費均於滬寧而軌道車輛亞於津浦司工程者爲日人僅知漁利不恤名譽日人淺鄙之習此可表見然以張榕軒一人之財力獨創此完全商辦之路線不得不贊歎其志願之弘毅汕頭本南中商業巨埠潮州又爲嶺左轉運中樞此路開車以來造福於交通事業者誠非淺鮮近有倡辦梅潮鐵路者已着手創辦余與林一厂言倘能延長梅潮路線以至贛州上接於南潯亦一東南商業最有能爲之幹路蓋嶺左與贛省商業關係非常密切與漢交通之吸集尙不能及於贛腹及嶺左也。

潮屬市政之腐敗實不能爲潮人諱而以郡治爲尤甚自車站入城穢氣薰發至不可耐豬跡滿衢人矢徧地經紀人家眠食與豬圈同室而尤不適於居處者入闕以後其地類較市衢爲低有拾級而下至一二尺者竹簾當戶鮮見天井空氣之穢余所未遇疫因穢發故夏秋之間疫疾甚盛且魚鹽之鄉地氣低溼居處其間殊生戒心久居中原者尤易致疾賈太傅貶謫長沙尙以溼死況南於長沙數千里哉但諸通商口岸則稍整潔。

潮語與泉漳諸州略似而大異於梅州粵省土語略可分爲三種一廣州語一客語（卽梅州語）一福語（卽潮州語）此種語言絕不相似幾無一字可通因語言之隔閡感情亦因而薄弱故「廣」客「福」間時起舐觸且因壤地相錯利害密切其舐觸較諸與他省之舐觸爲尤甚。

明季林朝曦揚竿起事，陷江西數州縣。繼亂平，大師盡平林姓墟墓，並嚴令凡林姓之在梅州者盡屠之，因是幾亦其族。後其子遺，以避禍計，改林姓爲楊，意取以「易」易「木」故云。故現梅州有新楊舊楊之稱。繼稍稍回原姓，及左宗棠駐兵丙村，林姓又罹劫灰。故彼族對於君主專制及異族之積憤，彌蓄彌甚，投身革命者，因是益衆。前並以楊易林者，誤。

四川成都多梅州旅人，其入蜀始於石達開之率師西行。石敗，其軍潰散，石軍多梅人，遂旅蜀不返，娶妻生子，比於土著矣。惟其語言則數十年來，葆之未改，至今成都人尙羣稱之曰客族。

嶺東賭風極盛，除省城之山鋪票外，其大爲社會蠱賊者，爲花會。潮州最甚，惠州次之。禁令雖嚴，終莫能革此惡俗，其害所及，徧於婦孺。吳人好賭，粵人尤甚，然潮屬花會，尤爲粵賭之魁。自光復以後，吏紳羣營於他業，不復有事於此，禁令遂益弛，甚可慨也。

汕頭爲豬仔出口四大埠之一。豬販外以旅館洋行爲名，暗營此業，多至數十家。其誘致之誘，禁錮之慘，販賣之奸，百出不窮，是乃全世界第一背蔑人道事。前清稅關洋務局諸奸胥，又以陋規扣頭之微利，爲之護符。充此種人之罪惡，實殺無餘辜。但有司明知其奸，而不能禁止，社會明知其行藏，而不能舉發，坐令此風益熾。洋商假招工爲名，犯奴人之不諱者，乃相將以來，其出洋後之種種被害，慘不可言，後當爲專書以識之，不啻一部黑奴劄大錄也。

誘致豬仔之法，縱豬俵於內地，見有困窘者，略以微利，且以甘言誘之，或謂攜之去南洋經商，或謂攜之去汕頭營商，忠實者爲所惑，輒從之出，乃引之入販者所。販者假旅館爲豬窟，入其室乃錮之，令不得出，甚且囚諸木籠，籠囚一人或二人，日結餽粥二次，俟議價既定，即囚之入海船以去。其次者以借資爲誘致之媒，凡遇淪落不偶之工賈，則僞稱借以資本，俟出洋得業後，逐漸回償，惟其出洋後所止之地點及受僱處，須聽借以資者之指定及介紹，而該豬販於其出洋時，電知所指定之處，該處即海外販豬機關或僱豬仔者。逮此人出洋至該所指定處，雖明知已爲人所誘，而僱者、販者之合同已成鐵案，萬無拔足之幸矣。但此項豬仔，苟以工資償回其借款，則仍得回復其自由。

僱用豬仔之法，其最惡毒者，爲誘之以賭與煙。洋人於華工麇集之地，設多數賭場，凡番攤、牌九諸賭品，無不俱備。華工好賭而十無一利，賭主人故爲慷慨，放之賒欠，華工因可賒欠，而賭愈狂，賭愈狂而所欠愈多，所欠既多，賭主人乃將此項賭帳，盡歸諸僱工者。故有多數華工，因賭帳之糾葛，其工資已領至十年以後者，畢生辛苦，遂終爲人奴矣。其誘以煙者，僱工主人，密設鴉片肆於工場之左右，故廉其值，華工辛苦之餘，多就此爲休息地，煙癮乃成。癮既成，晏起早息，每日工作之成績日劣，彼僱工者以工績計，於是工力愈減，而畢工之期愈延，畢工之期愈延，而受人之工資，不耗於賭，即耗盡於煙，幾無幸免者。畢生運命，遂占滅頂之兇，可哀已！

邱仙根之心太平廬，在鎮平之澹定村，即邱之故居。仙根有心太平草廬圖，裊然巨帙，南中文人，如易實甫、孝

方崔蘭溪之儔，皆有題詠，余亦有百字令一闋云：「小朝庭定，便西湖驢背，自稱老矣。丈六梨花無敵手，海內如髯者幾。盤馬燕然，勒銘銅柱，得意當如此。太平廬裏，行看投袂而起，丈夫別有文章，韜鈴而外，露布萬言耳。千古滿江紅一闋，輝映無雙入青史，遙聞塞笳，旗門克敵，血作交河水。東門置酒，問是主人不是。」

劉小靈者，姑蘇良家子，江上琵琶，曾溼香山之淚，袖中香屑，不殊賈午之貽。一夕去汕，不數張伎排闥謁李渠師也。余有詩云：「五色絲纏門額黃，辯兒新學善才妝。更分一縷朝前去，贏得人呼劉小郎。紫金鈴繫繡羅襦，花樣新裁衣六銖，絕世丰神照珠海，自然生長在姑蘇。蘭香嫁事訂初春，負汝何堪強慰情，癡絕樓頭微語日，願隨絳帳作門生。儂語當時竟作真，餘情如夢夢如塵，從今戒酒焚詩後，海角天涯訪此人。」

崎嶇去汕頭十里許，新開市場，公園劇場，皆築於此一帶，濱海地亦清曠，夏秋之間，夕陽徐下，海波不與，水天一碧。鞭絲帽影，聯袂以至，輕雲不動，明月皎潔。歌聲乍起，豪情斯興，夜色旣闌，蝶蜂競返，不啻月中仙姝，歌覓裳羽衣時矣。

海天春之外，草地一碧，俯臨內海。月明之夕，微風吹衣，攜素心二三，低笑淺語，歌水龍吟「涼月橫舟，銀鑽浸凍」及「凭新涼半枕，又依稀行雲消息」之句。殊勝紅碧琉璃下，笙歌競作時也。

揭陽白苧，輕如蟬翼，而緻密潔白，鮮有其匹。間染淺紅湖色，尤不啻五銖仙子之衣。記梅影庵憶語云：「董小宛着銀紅洋紗，隨如臯冒辟疆登金山，看端午龍舟，人疑仙子。」余於揭苧，不禁蔚然如見姑射仙子，凌波微步時。

矣。前歲金陵開南洋勸業會，尚學得上賞，其未運赴金陵時，余見有櫛鬢一端，淺髮芸煙，薄籠香霧，不數合章殿前，壽春公主之陳也。惟價值極貴，一衣所需，逾於羅縠。

汕頭海上交通，除招商、怡和、太古外，其著者爲新舊華通兩公司。新華通公司之成立，乃發源於舊華通公司與乘客之風潮，而新公司純爲華商資設。舊公司船名多用三國人名，如王平、司馬等；而新公司則悉採西漢人名，如陳平、蕭何之類。新公司初創辦時，非常竭蹶，然竭各資本家維持之力，當可常保此海上營業，不致中輟。

潮人商業上之能力，實可起吾人無窮之欽佩。饑寒之子，隻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一無長物。受僱數年，稍稍謀獨立營業，再隔數年，十七八作海外巨商矣。而其尤不可及者，爲商業冒險進行之精神。其贏而入者，一遇眼光所達之點，輒悉投其資於此中，萬一失敗，猶足自立；一旦勝利，倍徒其贏，而商業上之揮斥，乃足雄。

汕頭實爲南海中之一小半島，島國習俗，聞似日本，而躡屐之風，尤爲酷肖。夜深孤館，鄉夢初回，聽履齒琅琅，自遠而近，聞一聲兩聲賣糕聲，不禁愀然起鄉關萬里之思也。

南冠三年，迴腸蕩氣之交，第一是林一。一廠敦篤，而一往情深之致，尤令人如飲醇醪，豪於酒，酣呼放歌，意勃如也。去歲兩至海上，江南花老，遊子思歸，餞席一杯，感悲何極。臨行余贈以詩，南中俊遊，略識於是矣。詩云：「林君天下士，文采擅殊姿，宿以飄蓬感，同深紉蕙思。巾車南國夢，香豔酒場詩，結客向遊俠，頻年遠自期。蚩旗掩江左，驪唱又天涯，更靜宵傳騎，風高夜渡師，盛年數朋輩，急難一驅馳。淮北縱橫日，中原疲憊時，羣公善匡濟，明江在華

夷作客今未已，故人何所之；春風桃葉艇，卯飲玫瑰花；
喪亂聞豪響，清狂異俗宜；半生涉憂患，餘子繫安危；
蠻觸皆英物，芻蕘在典司；道窮尚行役，親老慎羈遲；
哀樂本無物，凋榮何足悲；宅心在雲漢，散迹托江湄；
春與花周接，聞爲鳥委蛇；不知人世界，幾復淚零洩；
前路送君去，蒼茫此別離。」記一日余與一厂均大醉，
余去小盞家，一厂徧尋不得，號於人曰：「楚儉蹈海死矣。」徒跣至海濱，
時風高月黑，海波洶湧，循海濱呼楚儉，不得，又走以返，
見買杏酪者，執以詢曰：「爾匿吾楚儉耶？」社中人扶之寢，
猶數起呼余不已。今一在天涯，一在海角，相隔數千里，
回憶往事，感念何如哉！一厂能詩文，近心志頗灰，恨不能插翅飛去，
慰藉一回也。

梅州土語，頗饒奇趣，梅語以不識爲「愕然」，
「愕然」與「岳園」聲相似，乃因「岳園」而變辭曰：「丈人老草地。」
又以未經經驗者爲「外行」，（意同吳語）「外行」與「外行」字相同，
乃因外行而變辭曰：「沙灘擺攤」，意行者在也。其餘如「包圍布」之謂「有機個味」，
（梅語之有「何味」兩字，意謂似有「機個味」）雖天衣無縫，似稍俗矣。

余家小僮女士月眉硯，曾爲揭陽某氏所得，有硯緣集一冊，皆題硯之作，
而女士遺稿返生香板，亦存於廣州。此二種傳入南中之因，可得而識之。
吳江縣令王君，在江門時，慕女士才，訪其墓，得之於汾水之濱，
漸榛莽矣。王爲愍之，而誌其墓（即余前歲所訪得者），並爲刻返生香稿，
又移官之粵，返生香板遂隨之南行。余嘗托邱仙根購諸五羊書肆，
光復軍起，余與仙根相繼北來，此志今尙未酬也，然而仙根死矣。

一萬里山水美人記

自海船南航，踰東海，如行蛟緝巾上，五千里而至南越。笳鼓既興，劉祖聞雞而起，仗劍燕薊，遂踰海過齊魯。孔林閔墓，鬱葱如覩先聖賢。都門停轡，野人縱跡永巷教坊間，乃多本事之什。至於異代銅駝，先著專頁，豪人名字，敢假榮光，紀程之作，故略而不稱也。

吳省別筵中，故人好事，擾余情懷。同春影娘爲歌，勞燕東西之曲，聽之黯然。自念椿蔭早凋，孤子無狀，絕裾去里，騰笑邱壠，而靡靡之聲，強來慰藉，其何以堪。況此去四山風雨，作逋逃人，天涯潦倒，未識何日歸拜眞娘墓下，對彼俊流，永懷舊好。驪聲一唱，雲樹不春，記有詞云：「只恐他年重到劉郎，辜負春風。」又記有詩云：「待去金昌亭子畔，防他小玉已成煙。」

吳昌名山，附郭虎邱，儼爲管領，然壤墟之資，弗賴秦王夫差，無以競勝。用悟亡國之主，德雖不足及民，而流風餘韻，佐吾人遊筇之興者，亦殊不惡。劍池踞虎豐草，涸泉荒榛難索。然苟可標一事以召人，則裙屐所集，習成慣俗，雖地靈掩曜，而粲然不可湮沒者，正足傾倒一世。

眞娘墓荒榛蘚矣，一代麗姝，委於草莽，培塿一壠，獨令人拾土上香，當春野祭，較諸伍相祠堂，五人古墓，尤繫

人思，亦稱奇史。某君有哀秋瑾女士墓句云：「此墳倘與真娘伍，應有題詩滿墓門。」擬雖不倫，然當胡運方熾，遺烈下劫之世，誠有感慨無已者矣。

靈巖支硎諸山，爲吳中名山上。白雲方丈，舊爲我伯叔行，沒於己酉，其徒子能道舊事。記吾宗自木拂上人，徑山披度以後，嗣響之應，實在白雲。還我讓皇帝家法一語，子孫永佩未忘。小子朝山悔遲五載，否則鉢盂泉側，當拜領慈梵不少。鉢盂泉有軒，四山叢樹，卽三春亦作秋聲。倘值風雨來時，峯巒暝後，不待念金剛經，始兀然入神也。

元墓梅花，萬株香雪，傳聞張夢晉、崔瑩合葬於此。正月中旬，遊棹自昌胥以西相屬，名流之蹤，較嶺南羅浮尤盛。附近田舍家，恆摘蕊以賣，遊人巾裹以歸，爲饋籠中雅品。間亦有列盆株以售者，然臃腫拳曲，絕少佳榦。嘗得四盆，其二枝榦奇崛，着花繁豔，不異可園透國紅種，歸道採影，坐茜窗銀燈下，如對羅浮仙人也。

吳中名園首推留園。自金昌亭以東，或架畫槩，自方墓山塘以至園涇，或錦車寶馬，度阿黛橋，苦兒院，春秋佳日，遊蹤畢集。園內清沼紅橋，芙蓉風軟，聞木樨香處，小天竺、藏書廳諸處，樸不傷雅，華不厭奢，比諸西子湖頭，一味華貴之劉莊，殊多邱壑。

阿黛橋初爲叢塚荒墟，市場既闢，崇閣爰起，同春、同樂、汾陽、富春諸坊，金箔珠簾，列屋相望，笙歌中夜，爲吳宮花草。錢牧齋詠秦淮詩云：「淡粉輕煙佳麗名，天開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隊，燈火樊樓似汴京。」差可擬之。

探影翩翩，能讀父書，父爲名學究。清室吳中多巨宦，如某部郎尙執經爲門弟子，自探影淪入樂籍，舊弟子遂羞稱之。性朗爽，好永談，問舉故事相比，恰中辭義。姿態清腴，縞白而外，不御雜色；鬪蕙之質，自然芬馨絕人。其室有綠癡紅懶之宮，額爲毘陵柳生書，造句頗隘，惜可以狀桃李穠豔，未足蘅芷清芬耳。己酉以後，全家移遼瀋間去。

姑蘇同人，我數吳癩庵、柳亞盧、王尊農、癩庵才調，不讓臨川，而音律辨別，精嚴無錯；其家宿擅此緒，至癩庵而名滿吳中。且增損節拍，獨著新唱，聞癩庵歌，令人如坐江城梅引中。尊農麗穠，亞子哀豔，春花秋月，各操絕響，而亞子傳序諸作，尤非時流所及。

姑蘇城外，文獻所萃，獨數分湖。陸子敬卿卿遺蹤，尙可稽念。以後則吾家午夢堂，爲有明東南詞章忠義所宗。瓊章登仙之藉，元禮流虹之記，至今數江鄉典乘者，尙低徊未已。北垞在湖左，有陸子敬姬人卿卿墓。葉小鸞墓，在湖南葉家埭，故放生庵前。春日柳絲，秋風蘆荻，煙水十里，一帆一笠，尙存詩書氣味。

滄浪亭記，書人所誦，荷沿三曲，紅橋一雙，兩岸楊柳，微風來漾，搖拂春色；夏則坐池前，近接芙蓉，遙聽玉笛，歌明河秋夜之曲，月色伴人；星辰漸轉，遠聞瑞光鈴鐸，如值嫦娥宵裏，環珮來降；入冬則可園中瑞梅一壠，入骨香紅，誠山水之名園，禊遊之佳國也。

有潁川氏者，殊色姝也，居滄浪亭畔，玉肌瑤骨，人謂日濯滄浪荷花水，自應清婉無雙，六門以內，姿色殆無其匹。姝亦嫵嫵然，可與尋常麗者比，而未足彷彿其姊於一二也。姊工絨織，入市如洛陽紙，士人聞出自潁川長姑製，

什百其值，攘以去。後適某少年，非其匹，偶見諸金昌亭畔，綠羞紅怨，令人有邯鄲才人之悲。

蘇州六門：閘門，亦號破楚門，吳伐楚，大軍從此門出。胥門，近伍子胥宅，因名。盤門，古作蟠門，嘗刻木作蟠龍，以鎮越。齊門，閘閘長子聘齊，齊女中丈夫，每思家國，時登此門。婁門，古曰嚳門。葑門，初與赤門近，今赤門已廢。他之已壞者，蛇門，平門。

泗無山水，龍華梵語，脂粉浮沔，靜安夕陽，車塵蠹晦，一片清靜地，骯髒殆徧。而繁絲哀管，宵市開時，玉笑香癡，燭花跋後，有窮奢之薄俗，無中正之名流。荒僮徵逐，忙欲死，冷眼人憑欄俯視，笑欲倒矣。然哈同花園與小萬柳，殊於塵境中有平泉草木之遺。

鼓棹出吳淞，海波浩演，朝曦始升，海水紺碧，如行蛟綉巾上。憑舷出酒壺，數舟山各島，或游而揖，或蜷而伏，四圍歷歷，如龍宮仙姝，奉洞庭君命，低鬟擁髻，祖餞柳郎，則輒大樂大笑，引滿無數。南航海景，此爲最勝矣。

舟山島嶼羅列，海水甚深，前清屢議建築軍港於此。吾鄉費鍊卿君曾督師於此，蛟川戰蹟，實著此中。余以爲軍港之擇定，第一勿與敵人以封鎖之地形，第二港內有距離最近之船塢，第三乃及沙線之深淺諸事。中國海軍尙在幼稚，以故屢議建築軍港，而迄未實行。然軍港不築，海軍無歸宿點，徵特戰時指揮上生極大困難，而平時駐在遊弋上，亦彌不靈敏。舟過舟山，頰首問海軍中人，有起而過問者乎！

舟山以南，微睹萬桅在東，雲水一角，遙諗地爲海門是。天臺瀛溟，時值魚訊，牙商結檣以至。中國沿海諸郡，魚

鹽之利，茂逾億兆，齊渤之富，古則僅然。自南疆日開，粵閩江浙並爲腴省，而海門一埠，尤爲浙東魚市之樞。先人權魚是邦，芋累載征吏惡規，日走沿海各區，與漁人習，周知其困苦，一一旣革之。陋政改革，魚訊大旺，結網計罾之戶，至今稱使君不休，叨鮫遙矚，殊傷先型之莫接矣。

海上宜晨起，旭日浴波，粲然霞發，五雲迴護，如披異飾，微風徐來，動我輕裾，平生煩慮，寂然不作，而晚霞吻日，姗姗西去時，亦如遇美人，雲錦衣裳，臨歧徘徊，駕玉鸞金鳳，凌波以還。

臺灣海峽，風波大惡，海濤東來，阻於臺島，迴決入峽，橫流斯洪，微茫一線，隱現左舷，是固吾華夏之舊封，商閩之痛史也。甲午敗歟，馬關一約，遂割珠厓，臺中忠義，揭竿以起，景崧、仙根諸人，倉卒集師，三戰輒北，靡旗內渡，遂失嚴疆，在彼平壤、黃海，喪師辱國之臣，罪固不道，戎首之啓，彼何人哉。臺灣未割時，省行政費，每歲由中央補助，閣臣惜之，視如敝屣，今則僅糖產一項，日政府歲贏逾千萬矣。嗟乎！今喀爾喀四部，又焉知其不爲浮海東行，傷心觸目之臺灣。

廈門爲閩省第一商埠，珊瑚堆頭，琉璃宮闕，碧甍不瓦，臨海粲然，然躡屐以登，路政殊穢，不潔之俗，幾冠南服。寮仔後爲廈門花園，沈香亭之芍藥，媚香樓之碧桃，無論已。即求欲得一色香稍近如辛夷柘枝者，亦杳不可得。吳門名姬，去者絕少，有左氏齒逾二十，高髻窄衣，居然爲南苑狀頭，鼓浪嶼酒場，今尙道蘇州美人不止。

鼓浪嶼與廈門相望，一葦可達。歌場酒家，入夜頗盛，廈埠貴遊，薄暮刺舟上嶼，張飲徵歌，豪情遐發，歌多南音，

間開京調，頗不弱吳下伎人。蓋其人皆天涯流轉之餘，時多從遼瀋來，琅琅一曲，都有慷慨哀感者。一夕月明風定，舟中聞之，不啻瓜步羈人，聽隔江商女唱後庭花也。

自厦至粵之汕頭，一夕可至。汕爲嶺東名埠，古稱鮀江。韓江西來，自馬嶼口入海。馬嶼口形如虎鉗，兩山環繞，中瀆巨港，口外萬里滌濊，口內方凡三四十里，可泊軍艦，亦良好軍港之一。其北岸爲三公司及華暹德記船碼頭，市場十里，有島國氣象。其南礮石山麓，林壑幽美，巖崖邃谷之側，時見精築，白堊飾牆，山簾縈壁，皆西人僑居之廬。汕爲潮屬，自昌黎謫刺此郡，山水音容，粲然華發，意溪之文，筆架之碑，郡人士欽企未衰。統記潮郡山水，榕青荔翠，瘴雨蠻花，然前蹟亦足表彰南服已。

金山在潮城北郭，高四十丈，周圍四里，形如覆釜。城垣緣山爲屨，俯矚韓江，風帆十里。其脊竹木葱蒨，爲故宋知定王漢所營。巔名獨秀峯，舊有西暉、鳳凰兩亭，及隱石、仙遊諸洞，今則多半廢圯。惟明知府徐某建「東南最」一坊，尙稱熙恙。山上有伏虎石，明總兵俞大猷所銘，硃砂蝕石，今尙彷彿可摹。巖瞻臺後有周濂溪刻拙賦，最上有橋，曰橫鶴，後則有超然臺。

韓山在城東，舊名雙旌。自昌黎來遊而後，郡人建祠宇，薦春秋山乃始以韓名。宋陳堯佐、劉允、楊萬里皆有韓山詩，刻石今尙在韓祠。祠左有侍郎亭，亭左有宋丞相陸秀夫祠。舊有韓山書院，在山麓，面韓江而築，今改韓山師範。

仙徑山爲揭陽屬，連脈爲三，傳是仙蹤所止。山南有巨石卓立如屏，色黯則霽，開朗則雨，土人以是卜晴雨。山麓有竇，僅容人許，行數百步，則豁然寬暢。且清泉灤洄，香草百狀，蘅芷蓓蕾，如遊楚詞湘江中。再入則又壘暗，燃炬以入，約略可得古衣桁窳址之痕。

潮屬諸縣，以揭陽、澄海、海陽爲沿海要邑。沿海諸澁，防砦林立，間有廢棄邑，人士多能屈指數之，而以桑浦爲最。桑浦突起海濱，爲三邑巨鎮。然幽壑長林，綽有餘妍。中有洞曰小桃源，有巖曰寶雲，曰白雲，有寺曰無相，曰內觀，曰甘露等，然漸次廢圯。杖筇所止，恍然有悟禪門靜寂，亦有人世滄桑之感者矣。

韓江在潮郡城東，上流合江、贛、循、梅諸水，匯於三河壩。又合產溪、九河、鳳水，過鳳棲峽，經饒溪（卽意溪，今潮汕鐵路卽以此爲終點。）過韓山下，爲韓江。而以三河壩爲韓程兩江分界處。韓江至鳳凰洲，分爲三支，一從水塔過鯉魚滯，入澄海境入海。一從澄海蜜家園分爲二：一由東港入海，一從滷海塔山龍潭溪入海。

韓江至韓山麓，沙潮澎湃，風帆萬艤，兩岸諸山，如列五色屏障。自山巔望之，頗有登城隍山看錢塘白馬潮來之勝。湘子橋爲江流巨鎖，長逾數百丈，梁柱之大，無出其右。橋之中部已圯，互巨鐵綆，鎖舟爲浮橋。橋通舟者，僅二三甕。舟制鑿首甚高，非小潮不能過。賈人艤舟候潮，有候至四五日者。潮汛偶減，則萬帆競放矣。橋之兩端，列肆陳荔，荔子紅時，桂圓黃候，尤爲估客駢集之所。

「綠稀紅暗處，銅環鎖冷，月泣空廊，拾零箋，膽翠低吟淺憶，別後崔郎。記當日，鈿車迎小玉，新樣貼鵝黃。絕豔

豪情，百花侍從，鳳笙龍笛，一曲琅琅。分曹三宣命，玉人微醉後，蠟炬雙行，笑道不如歸去，珠箔瑤房，聽吳儂軟語，深淺淺，哀哀喜喜，盪氣迴腸。一剎秋風吹散，夢也淒涼。」此余爲吳姬小靈詠者。姬吳門秦伯廟橋人。仙衣六銖，黛眉八彩，殊姿名歌，冠絕南中。後韓翊有章臺之詞，姬遂歸吳中矣。

尺二之簪，垂肩之珥，古女之飾，潮中猶有存者。惟施諸此邦之婦，殊增人意。裹足之風，潮爲最甚，木底三寸許，紅縹綠韜，式正不足比維揚，而以裝勢不適全身，搖擺如秋風搖落後之老柳條，惡不可耐。閩值少艾，曲眉膏髮，亦具殊色。然衫襦不時，體態拙率，大遜採蓮涇上人矣。

汕廈諸埠，瀕臨南海，山水風尚，絕類島國，與中原懸殊。市傭之倫，不雨亦履，石衢十里，履聲鏗鏘，每值五夜，六街人靜，聽履聲來枕畔，時起離索之感。

窮荒羈棲，百凡寥寂，間走曲中，蠻花猛草，徒亂人意。香蓮、小卿、章江之秀，然朗潤澈映，不得不讓劉小靈，南中獨步。余記有詩云：「隔世胡麻記宿因，明璫翠羽一時新，春風羯鼓花生日，絕豔筵前上壽人。惜別追歡一味癡，相思文字不宜詩，爲君一灑青衫淚，留記遼陽入夢時。」

汕島歌場，頗足頡頏海上。以余所見，世伶玉第一，小白旋風第二，露蘭春第三，比肩以下，金月梅、白玉梅其可聽者。客中情緒，惟酒解憂，蘇小錢塘，鄉情尤暱。嘗和邱仙根聞歌詩有「繁絲哀竹來天末，不是將軍殺敵音。」是時正黃岡義師失敗後也。

南中鮮聞吳語，詰嘯粵談，解人不得。時值醉後，鄉心撩亂，輒覺非此不歡。遂走新康里，崎嶇間酒酣氣豪，釵履斯集，相與話金昌、虎邱間事，偶及淪落之感，則有汎瀾淚下者矣。

荔枝紅熟，葉如翠玉，實如珊瑚。辰巳間摘自枝頭，盈筐入市，價廉於裨販北來者十倍。甘芳沁齒，如咀冷玉。潮汕所產，稍遜南番。有妃子紅一種，核僅如黍，肉腴而汁清，盡一飽，不能得核一小杯，是為最佳。但荔最易腐，嶺南習慣，摘下經宿者，即不敢食，且食後恆嘔。荔壳浸清水少許，謂可解荔毒。今滬濱新荔，自嶺南來，最少亦越三四宿。荔壳水之解法，又所未聞，則因而被口腹之患者，吾知其大有人矣。

白磁盤盛冰一角，瑩潔如晶，雜置荔子、波羅蜜（粵名洋梨）、洋桃、芒果諸果，科洗上濱海樓頭，捲簾臨風，看白帆開鷗，掩映上下，啜一個半個，沁入齒脾，南洲消夏，福境無踰於此。

西瓜蘸糖，波羅蜜蘸鹽，腹病食香蕉，患溼服土茯苓（吳越人誤食土茯苓，聞有禿髮濯頂者）是皆嶺南食譜之別裁，口腹之奇嗜。

仲夏中旬，中華報以廣州之役，為清吏所疑，被封。余偷閒走梅州，湘橋以上，兩岸青山如設翠屏，月徐徐自山後來，玉峯朗澈，文雲如繪，微風既來，蘭棹斯息，趺坐蓬上，喝三河壩村釀粟酒，啗鹹菜煮豬肉，微曠臨風，得一句兩句，濯足披髮，以歌以詠，十日勝遊，九日在舟行中，而舟中賞悅之資，惟此夜興。入午以後，薰蒸殊甚，半醒半睡，但聽兩岸樵桑，默識鄉語漸異耳。

中國學術，南北分派。豫皖以南，屈指數好身手，羣許京東滄州，幽薊健兒，鮮道南拳。其實贛粵間武術，正是不弱，且就南拳論，亦派別各異。梅州在贛粵間，髫齡稚子，卽解工夫，頗足與滄州比抗北南。

龍眼諺稱奴荔，以其後荔子而熟者，味較荔甘，然木而不腴，遠不似荔子鮮時。余嘗謂荔子如讀唐人小詞，清新豐緜。龍眼則是不失規律，總嫌枯稿之元詞也。

平生兩大醉：其一，七歲時飲外祖家，盡斤許，猶不自任醉，我母奪杯匿廚下，始已。飲後龍爆竹於袖，倒燃藥線，至袖燬膚裂，醫月許始愈。其二，則在粵中，與馮餘生日酌，且話，凡盡五加皮一尊，高粱一尊。歸途墮市，臥海濱沙中，幾爲晚潮捲去。途人有識者，歸報諸社，乃搬之以歸。十餘日，聞酒氣卽嘔，蓋大創矣。時比量者，有林一厂、梁千仞。記有贈千仞詩云：「能飲高歌未是狂，傷心除酒沒商量，他年兩個淒涼塚，合勒雙碑傍杜康。」

林脩明烈士，梅州之內村人。氣質巖峻，善飲，內村之粟酒，其烈不讓汾酒。行杯鬪酒之際，嘗連引六七盃。亡友李養夢素以酒聞，吳下見脩明飲始有蚪髻羽士，見褐衣公子之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棄三堡教席赴義，清吏多備，義師已敗，脩明後至，自長堤挾二槍以入。勛以大師旣斃，死亦無益，徐謀繼起者。脩明慨然曰：「臨危苟免，非忠也；負約圖存，非義也。負國負友，生也何爲。」竟入，被獲於東門，遂遇害。

梅州文獻，溫仲和輯嘉應州志，載之頗詳。有清一代，如朱湘、謝可齋、吳闈修諸子，皆輝映文場，風典一世。朱湘尤善書，勁秀多姿，余嘗於北京粵東新館見其一聯。可齋詩調俊逸，其梅州竹枝詞幾首，如：「紅葉半肩歸路險，聲

聲猶唱爲郎歌。一自覺曉妝眞草草，棠梨花下再梳頭。一諸句，今人能道之。

葉碧華女士，梅州望族，所撰詩詞，清俊豐腴。余最愛其古美人四詠。絲珠調寄柳梢可云：一豔說紈羅明珠三斛，聘修蛾，蝶舞酣春，鼉聲度月，不羨嫦娥。君恩萬頃情波，護不住華鬢愛河。玉碎瓊樓，香銷金谷，花葬春多。一闕盼盼前調云：一惆悵芳時，畫欄憑處，霜月淒迷。十載春風，尙書恩斷，灑淚誰知。駢梁燕子孤棲，訴新愁，枯絮沾泥。黯黯花魂，餘香猶在，樓鎖雙扉。一西施前調云：一指點若邪，苧蘿昔日，曾浣輕紗。迳到鸞車，迎歸吳苑，錦繡春華。效顰羞煞東家，採香徑，花影橫斜。休問君恩，五湖載去，煙水無涯。一紅拂妓前調云：一兒女英雄，尸居餘氣，不羨楊公。逆旅絲繹，雙鬢禪絲，一拂搖紅，只憐未覩潛龍。喜扶餘瀚海成功，夫婿豪家，平章相業，榮錫花封。一

百里梅江，兩岸多竹，有十餘里綿亙不斷者。修篁翠籜，如行瀟湘水濱。梅江與韓江相會處，有蓬萊潭，水勢湍急，中流多石，水聲激盪，如叩石磬。舟行甚險，榜人過此，前後相警，逆流則挽篙以上，誤觸石礁，舟必破碎，是入海之巫峽也。

簪銀扁方，綰紅絨繩，嬾綰後鬟，低垂頸際。蒙青絲巾，雙縷垂肩，微露鬢角。少婦妝飾，別饒風致。至於雙趺如玉，廣袖回風，尤與纖趾窄衣，爲並世冶妝之佳製。

梅州婦女樵歌，綿曼清新，聞之意颺。四五月，夕陽在山，芳卉滿徑，遙見青嶂翠巒間，青帕綠鬟，掩映遠近，歌聲既發，繞空徐下。間有浮薄少年，挑以歌者，則雜笑以應，辭意淫蕩，有鄭衛之遺。而以土稱諧音者爲多，惜無解人。

錄而釋之，亦萬山風流詞藻也。

「亭亭欲語，似說消瘦容光，妾今如許。」此余代千仞贈香蓮句。「莫向同行姊妹，話舊日蕭郎。」此余代一
「贈秋蟬句。」倘見南來鴻與雁，願淚痕啼漬瞞他早。」此余贈小靈句。舊日勝遊，思之如夢。

鐵漢樓爲梅州名勝，宋劉元城安置於此。蘇軾以爲鐵漢宋人建斯樓以表其節。初名鐵漢祠，後廢。崇禎十一年，縣吏祀之北城樓上，乃以斯名。有徐乾學鐵漢詩云：「崇岡如龍蟠，蜿蜒居城頭，飛藁插雲漢，俯視萬井收，荒碑識歲月，乃是鐵漢樓。冠裳廟貌古，電光炯兩眸，肅肅悲風來，彷彿見靈遊，緬昔元祐間，白晝鳴鶴鷄，惟公殿上虎，夙從涑水遊。上堂白老母，報國豈有求，封章數十上，彈射無時休，一旦荷嚴譴，萬里趨梅州。倉皇進卮酒，慷慨謀同舟，投荒六年餘，都無療癘愁，九死且不避，於人復何尤。我來一瞻拜，懷古心悠悠，章蔡已安在，汴京亦荒坵。」

宋氏之季，文信國提勤王師，出入江閩，往來梅州。時公弟璧知惠州，母夫人遊二子間，處之怡愉。公自稱趨陽川及五嶺坡之禍，始浮南海，嘆零丁，卒成仁於柴市。其羈繫燕獄時，追往憶故，集杜句以紀梅州，並序云：「予至汀，汀兵非所素拊循，寇兵自贛自劍變，予引兵趨漳，謀入衝漳潮，道阻乃入梅州。時麾下頑不循法，斬二都統，軍政一新，因系之以詩。」詩云：「樓角凌風迥，孤城隱霧深，萬事隨轉燭，秋光近青岑。」州人慕公忠義，建樓於城南，以公詩有「凌風」字，因名凌風樓，爲梅州古蹟之一，今樓尙存。

江浙間梅乾菜，爲佐筮良品，暑間熱食物，隔宵卽餒，惟梅乾菜煮肉，可保存三四日，亦奇製也。初謂江浙殊製

及行潮梅間，居然間佐盤盒以進，已異故鄉風味。何竟薪鉢南來。詢諸彼邦人，始悟梅乾菜原創製於梅州，製法以芥菜雜鹽，稍煮出釜，曬乾再入釜，炙以糖料，再曬再乾，遂成乾菜，梅以誌創地也。

吳石華字蘭修，爲梅州第一著作家，所著有荔村吟草、桐花館詞。阮元爲兩廣總督，建學海堂於粵秀山，越王臺故址，首拔蘭修。詩文詞而外，尤擅考據，兼習算數，方、程考著南漢紀五卷，竭十年精力以成，是書考覈精審，可救吳志、伊十國春秋之失。又南漢地理志一卷，南漢金石志兩卷，瑞溪硯史三卷，嘗謂人曰：「喚作詞人，死不瞑目。」其風概可想。

粵省女裝，凡分三別：一爲潮裝，織趾廣袖，髻髮如蜻，薄蟬簇鬢，行偃僂而步蹠躩，雖有佳人，如絕妙學者，入袁世凱幕，大有西子不潔之概。一爲嘉應州裝（卽梅州裝），垂髮挽髻，蝶翅雙鬢，綽約如懶妝佳人，而雙趺玉潔，尤饒殊姿。一爲廣州裝，修髻膏髮，腐脂凝雪，曲眉脂唇，自是古美人之雅範，惟臨履禿頸，殊少驚鴻遊龍之姿。

小

說

雲迴夫人

琉璃窗榜，珍珠簾幙，一雙靴禿袖之美人，年十六七許，微經香輔，與一中年婦對坐一銀縷雙燈下。中婦起至美人側，含笑諦視美人不巳。美人低首暈頰，粲然微哂曰：「阿娘何爲？」中婦拍美人肩，笑曰：「癡兒，三年來浪走天涯，猶屏角窺人作醜態耶？」美人不語，纖手弄裙縑，作蛺蝶飛結。中婦曰：「如此裝束，恰似賣解兒，明日見客，得不令人笑煞。良夜正永，娘且爲兒理舊妝也。」乃扶美人入妝室內，陳設華麗，潔無纖塵，淺碧紗窗，淡紅櫺幕，蘭麝芬馥，塵曼欲醉，鏡盒之側，一雙水鑽攢花蠟檠，然雙紅燭，珠光側聚，花氣微傳，燈下美人，丰姿愈麗。中婦乃坐美人於鏡前，爲美人換靈蛇之髻，簪飛燕之釵，衣繡花百蝶衫，繫芙蓉折錦裙，織履鳳翹，維機靡覆，試裝既畢，中婦向鏡中端詳百徧，笑曰：「一個妮子絕豔哉！要令阿環復生，合德下世，或可與兒爭豪客綰頭耳。」美人聞中婦語，修蛾盛黛，朱脣嚶脂，悄對菱花，潛然淚下。中婦悟失言，軟語慰之。美人悲淚拚落，溼徧鮫綃無聲之泣，讀書者應識其肝腸寸斷矣。時夜已旁午，微風動簷馬，琅琅成聲，隔巷殘絲斷竹聲，猶微度花梢，至於妝室，羣相勸慰嗟乎！天旣生絕世美人，應長保其低颺淺笑之姿，奈何付以滿腔悲淚，令天下多情人間之一齊不歡耶？

中婦見美人哀，慘然陪淚，不復成勸。一雙紅燭，亦解傷心，熒熒垂淚。美人見中婦亦泣，強收淚痕，入中婦懷，

笑曰：「阿娘毋苦，兒不復哭矣。」言次以帕爲中婦拭淚。中婦淚眼視美人曰：「阿爺在，必不令兒出此，嗟乎！娘負爾阿爺矣。」言次欲自投於地。美人正色曰：「執笙歌以悅人，殊非大道。娼比兒浪跡三年，略知世路，彼假托讀書以取尊富者容，如高江邨、李笠翁輩，曾何異於伎人，而世且以名士許之。兒本不欲作此，以阿娘故，請爲一載，苟天憐勞，當得一佳婿以娛姆，一載不得，願奉娘去西子湖畔，假茅屋一間，拜佛燒香，以終此生。」中婦親美人之額，徐徐歎曰：「吾可愛之雲迴。」

馬櫻花香，玉驄徧繫，瑯琊少年，挾彈吹簫，入平康北里，垂髻雛鬟，捲簾烹碧螺春，傳呼客至。晝晴畢妝，瓊環珊瑚，遙聞香澤，曲廊花影，捧豔以出。時則眼波微流，笑語競作，玉翠銀鐙，浮綠泛碧，履鳥交錯，笙歌側集，油頭纖兒，採花浪子，過而目之曰：「此名姬雲迴之室也。」姬豪情絕色，居室衣馬之奉，逾於王侯，曲廊洞房，爲瑯琊名園。投刺來訪者，恆僅獻一茶，稍親則設一筵，主人落落，止二三雛鬟，刻竹調絲以侑客，而客已靡然神醉矣。釅客某僮聞姬名，一夕擲纏頭千金，謀諸姆，欲得姬一巾幌之屬，以爲儕輩誇。姬曰：「猥薄兒焉知鑄銖以外事者。且娥眉之譔易起，纖末微物不足惜，其如雲迴何？」竟卻不與，僮懷喪去。

一夕晚妝既卸，兜屣頭鞋，窄襦短褶，推窗視明月，香霧清碧，微歎曰：「錦圍繡護，一月餘矣。遙憶臯藏山中，月明松影，今夕不知何若。」雛鬟執巾侍曰：「令嬢何云？」姬不語，繼曰：「對此良宵，殊觸幽懷。」命鬟摘壁間玉笛，按眉山瓊樓玉宇之曲。聲韻淒聲，忽桐樹梢頭，風聲微動，一葉飄然落堦下，鬟拾起諦視，駭曰：「梧桐院落，非御溝，

何來此紅葉耶？」姬自鬟手中視之，葉蒂繫紅箋一紙，紙上七絕一首。紙尾斜籤「白虹」兩字。姬讀甫竟，星眸呵樹際。旋語鬟曰：「清夜釀寒，向床頭第三描金箱，取夾羅衣，薰香以衣儂。」鬟受命去。時庭院寂寥，忽一燕掠簾出桐樹梢頭，似聞風戰，月移花影，香睡不聞。逮鬟薰衣出簾，見姬方繫桐樹，纖手兜鞋。鬟曰：「夜深露下，令嬢繡鞋兒冰透矣。」姬不語，請加羅衣。姬薄怒曰：「誰與妮子寒暖事者，絮絮增人厭。」竟拂簾入室。鬟捧衣入室，意謂此三寸紅箋，值何許事，乃令嬢不歡。遂疊衾理枕，侍嬢就寢。月光穿簾，瑞香籠玉，鬟合戶去。似聞低吟「不圖屠虎拿龍後，恰作歌場絕代人」句也。

翼晨，秋晴杲杲，六市闐咽，柳絲蕭蕭，掩映深巷。有美少年造姬求見，衣飾都雅，丰度高華。姬姆延以入，度此俊流，或得愛女歡，意頗慇懃。不意雛鬟傳語曰：「令嬢小極，嬾妝未興，今尙斜擁繡衾，請尊客以明日來。」仙女漢皋未解瓊環於交甫，甄妃鄰下，幾輕平視於劉郎。少年悵然，解碧玉環一雙，爲贄以去。

阿娘愛女如掌珠，聞姬病，急趨視。見姬方拈鳳仙花瓣，染指作暈霞色。曉妝初竟，灼如芙蕖。笑曰：「兒且欺阿娘耶？」姬微笑不語。姆示以玉環，曰：是頃來少年所貽者，光綴瑩映，珍物也。姬驟睹環，失手沾鳳仙汁於衫，點點作淡紅色。嚶嚶曰：「一個郎來耶？」

遊絲點蕩，忽沾泥絮於春風，花事旖靡，浪召芳蹤於蛺蝶。珊瑚名士多於鮑，投刺姬門者，半屬俊人，未嘗一得美人青睞。「一個郎」兩字，尤非香齒間者。姆訝曰：「兒識少年乎？翩翩濁世公子，誠盡人欲得而……」姆言未畢。

姬粲然曰：「明日娘五十壽辰，個少年以雙環壽，娘延之作蟠桃會，兒當歌咒觥一什侑之。」言次紅暈雙頰，倚母肩作曼語曰：「個少年得無玉腮脂唇，髮際現硃砂纖記者乎？」姆笑曰：「固識之矣。」姬歡然命鬟出新製攢百蝶衫，堆雲雙鳳裳，笑謂姆曰：「明晨御此拜阿娘，願娘得佳……」言次丰采奕奕，如春朝名卉，嬌豔欲笑。姆以手假其肩，玉山如綿，蜂肩若削，香雲寶華，靡媚醉人。微付誰家俊郎，消受豔質矣。

曲房護花，重簾掩畫，錦衾六幅，篆煙霏香屑之風，角枕一雙，鳳股膩墮釵之燕，瞞過夫人，穩住侍妾，姬豔妝服，笑撫床頭鴛鴦劍，指鞘間縷金字，低笑向一美少年曰：「郎識此『白虹』兩字乎？」少年亦笑曰：「曩日碧鸞峯前，飛擲雁陣時，輸卿一着，致慧業師嘲，他日定作陳季常。今學得百花春榜，卿之鴛鴦狎水勢，非鰾生敵矣。」姬亦笑曰：「此靈鵲渡秋解如何？」少年搖首，頗現驕態。姬嫣然一笑，倒提劍鞘，出曲廊間，愜然曰：「桐葉籠燿，芙蓉綻秋，清新庭院，殊勝巖谷間，一擊爲戲，行看郎低首收劍也。」少年亦欣然提劍出簾，笑曰：「繡闌間作試劍地，卽敗亦韻事，特不知紅線娘能警田節度否耳。」雙劍一起，此絕世佳人，與無雙名俊，遂入劍光花影中。

香塵不驚，劍光如練，綠顛紅迷，不辨人影，惟聞雙劍簇簇中，姬笑曰：「郎攻此蜂探花蕊一撤，儂劍鋒摩郎臂以進矣。」少年亦笑曰：「此螳螂鉤，當摘卿鬢上之鳳釵。」諠浪笑言，劍光愈密。姆笑以進曰：「癡妮子不伴尊客作清書談，乃強人惡作劇，夜分又嘖嘖雙腕股矣。」姬與少年劍光一分，遂各收住。姬鬢雲微亂，柱劍倚姆肩，愜然笑曰：「郎自強來捉人臂，說舞劍爲阿奴，今又咎儂，悔不令白虹摘郎巾子去。」姆笑叱姬曰：「又侮尊客矣。」

再爾，須攜劍娘室去，不復令作床頭伴。」少年亦笑曰：「雲娘劍術大好，姆不來某且旗靡轍亂矣。」遂以劍付雛鬟，攜姬手隨姆入一華麗之餐室中。

時闔王軍益張，齊魯以北，兵火日急，避地瑯琊者，多燕趙名流，聞姬名多以一睹丰采爲榮。而姬自遇少年後，不復見他客，問並跨雙駿馬，轡靴禿袖，射獵城南，則道旁見者，咸嘖嘖羨一對玉人不止。雖然造化狡獪，每向無雙儔侶中顛風簸浪，演一情場慘史而後已。故天生麗質，一若特地爲編撰情場慘史之儉，作穠豔之賢者。一夕，姬與少年方燕飲室中，間論時事，少年慨然曰：「李賊庸，朝謀不滅，遂成大患。假我尺寸權，偕卿提三千人，當不一月破之耳。」姬筵爾曰：「比來名士炎炎，都能談紙上兵，郎豈其儔耶？」少年笑曰：「他日磨盾狼居胥，封萬戶侯，朱轂繡轡，迎卿於百尺樓頭，會再問卿是名士否耳。」姬含羞弄帶，不復成語。此時之雲迴，豈料有絕大廝劫，將不旋踵而至耶。

姬與少年武裝出門，頗滋見者疑。曩日丐巾未得之艷客，銜姬甚深，時邑令受大吏命，捕政恭嚴，儉與邑令善，遂評姬匿渠匪，將舉瑯琊以應闔。令卽夕飭捕役雙圍，姬聞蹄聲，少年躍起曰：「蹄聲雜且急，多殺聲，邑百里，闔賊當不易至此，得無邏騎捕人耶？」姬笑曰：「枇杷門巷，當非邏騎戾止地，郎自掛綠玉聲，儂行卸晚妝，歌角枕粲兮之章矣。」言次，瓠犀微綻，酣然如醉，一語未畢，門外馬嘶燈明，人聲競作，侍婢踉蹌，頭聲入告曰：「門內突來官人，阿姆已被繫置廊下，此攘攘者，方呼令孃小字，搜向西院去矣。」少年勃然色變，玉聲琅然墮地，片片碎。姬以目視

少年嘍喏曰：「個男子，尚炎炎作丈夫語，渠儕既來，卽以慈母殘年，托若輩作保護人可耳。」言畢，欬然熄燭，以一物與少年，翩然出籬，輕若飛鳥。逮邏者入室，僅得一侍婢匿身幕中，驚鴻之影，不知何往。妝臺上碧玉壺中，餘酒尙未溫也。

天街寂淨，月色慘白，一危墻中，花木扶疏，似亦園圃。一絕世美人攜美少年徘徊花徑中，向一畫樓中低語曰：「樓中有人有影，亭亭未通一語，化爲春心。」此絕世清華語，不圖今夕爲郎誦之。言已，穿花拂影，不復見兩人蹤。而瑯琊令署中，翼晨乃發現一至奇趣事。

令既不得姬，疑聞信逸去，晨起方俟備文緝捕，忽見硯間紅箋一束，上籤「雲迴留諭」四字，令讀之，文曰：

「雲迴弱女子也，昨夕隨郎君來時，汝方背汝妻，與婢子切切作醜語。婢既去，汝妻聞汝脫闖王至，留與去，將焉擇，汝微笑曰：『留何爲哉，區區邑令，焉值爲朝廷盡守土職者。』妻聞汝言，笑拍汝頂，曰：『慧黠奴，殊解老娘意，苟無恙，當以阿珍贖餓貓。』汝向汝妻長揖曰：『下官謹謝夫人恩。』汝妻遂偕汝入內室去。汝試回憶昨夜事，能記及否耶？繼雲迴隨郎君借汝後苑，小作夜遊，綺秋亭外，自左起數第六樹，芙蓉枝上，有指摺雙十字紋，汝可去後苑證之。阿娘衰病，雲迴雅不欲作伎人，望迎之入署，事以長者之禮，汝夫汝婦每日務順奉毋違。老人不耐肉食，雪蛆熊掌，差可入口。偶爾與來，汝夫婦雖不必綵衣承歡，應唱二三新詞以侑之。酒須玫瑰露，竹葉青諸釀，非老人所宜也。切記！切記！雲迴舊居，較汝署華且麗，可飭人好爲看護，每月汝務親去一

視巾幌鏡盒之屬，毋令移置。敝帚餘果，以貽汝夫婦。汝夫婦應念物雖甚微，亦雲迴勸獎之恩也。諸如此事，謹記毋忽！雲迴將北去，郎君留此以監汝，倘不率教，芙蓉樹上十字紋，將移加於汝夫婦之頸上也。此諭。」

令睹此書，面驟變死灰色，連曰：「彼僮誤我，脫不依個妮子指，行將膏渠劍鋒。」繼念堂堂一邑長，房中醜態，乃爲外人覺，一旦渠張揚之，復何顏腆然作斯土吏，計無如悉依其指，或可自保。但此老嫗者，昨爲儲下囚，今作坐上客，爲之主人者，能無汗顏不得已，乃謀於其幕客某，迎雲迴母於某家，豐其供張，如尊客焉。

鄉琊西門十里外，有使君橋。一晨，姬控青海驄，佩雙寶劍，握少年之手曰：「此去燕京，歸來當在菊花黃時。郎爲儂購水晶球一盆，計儂來時，此花當盛開，儂行綴雙簪，播鬢雲間，爲郎述幽薊事也。」言畢，以佩幌袖少年曰：「郎爲儂保老母，儂爲郎取將軍印歸。牽衣泣別，是庸兒女事，儂行矣。」言次，纖手抖繡繯，葵鏡一蹴，疾馳而去。但聞馬上嚶嚶曰：「郎君珍重，儂以老母安危委郎矣。」四圍山色中，一鞭朝暾裏，少年見姬去遠，回轡入城，過呂署左右。塗次紛紛聞邑令捕雲迴事，曾不知所謂渠匪者之方據鞍顧盼於其旁也。

闖賊內倚邢氏，外倚高鶴子，惡氛甚張。高私於邢，弄闖賊爲傀儡，時姬至洛密聞其事，笑曰：「儂知所以破賊矣。」遂卽夜易男子裝，謀謁明師帥。時開府伊洛間者，爲某儒生，中夜方據案獨飲，啣唔作吟詠狀。書生入戎行，十六七爲紙糊羊叔子，泥塑謝東山，是誠不足怪者。

姬男子裝，投刺於門吏曰：「鄉琊生白虹，謁元帥，白機事。」吏以報，帥令入，箕踞以見姬。姬長揖曰：「將軍奉

天子命，統數萬師，雄視伊洛間，未聞敗賊一師一旅，而賊且西走潼關，東走萊齊，以窺京師者，何也？」郎曰：「魚朝恩爲觀軍，而名將失其謀。朝廷今方任宦臣，一戰而敗，媒孽之徒，乘之以進讒，則予危矣。頓師不進，將以求全功，書生何知。」姬曰：「將軍豈將以天下之重，易一身之安乎？朝廷之命將軍也，推轂以送之曰：『闔以外，卿主之。』今敵有可乘之隙，而吾無出奇之兵，是豈朝廷所望於將軍哉！」帥肅然避席曰：「微先生言，僕將隕於戾，願有以教之。」姬曰：「將軍聞劇盜高鶴子耶？彼闔賊之賁育也，然性好淫，通於闔妻邢氏。邢氏才且狠，闔倚之爲謀，苟得一人也，破高刑之奸於闔前，闔必殺高與邢，然高與邢非闔敵，內訌於是乎起，將軍誘高刑以利，使殺闔以降，別遣編師以應之，則大功成矣。」帥微笑曰：「先生休矣！賊營守備嚴，高刑桑中之約，偉得而探之。且不得真證，闔豈能貿然信者。」姬曰：「某雖不才，願爲將軍一行，今夜月輪掛鵝吻時，某當以佳信報將軍也。」帥驚視姬曰：「先生恂恂，隻身探賊，非書生事，容徐訪其人可已。」姬奮然曰：「某足跡徧中原，自度技能當不辱將軍，頃蓋之交，將軍之疑固焉。脫得以歸將軍，當如何？」帥矍然曰：「苟然者，僕將舉三軍以從先生。」姬曰：「諾。宵分將深，某行矣。」言次，翻然一揖，但聞帳外風聲蕭蕭，此絕世美少年，已不知去向。

揭竿起草莽，手攜羣盜爲皇帝敵。陳沙黃巢，猶不丈夫，矧碌碌餘子，何足與比肩。闔真強盜哉。時值夜半，闔方燃椽傾巨斗，令親率向筵前作就踞戲。一偉丈夫侍坐，闔向之狂笑曰：「將軍試足蹴京城，城無不崩裂，明帝不曾秦孺子嬰，將軍當繫之扣來。」言次，一侍婢入跣於闔前曰：「夫人有機事就商高將軍，敢請命。」闔狂笑曰：「女

諸葛不凡哉將軍其速趨內幕。偉丈夫受命，遽忽出。婢方及戶，白光縷繞婢頸，婢轟然倒，燭光沈黯，身首已異處。帳內外譁然，闔審有奇刺客，戒勿譁，親起驗婢尸，得一紙於婢襟囊內，書曰：

明帥儒，洛西門守薄，得千人夜襲之，城必破，願商諸將軍，蠢夫想醉矣，今夕當不復歸寢，角枕榮兮衾爛兮，予笑云此誰與獨，且願將軍憐之，刑白。

闔粗解文字，見此書羞火百丈，拔佩刀疾馳向內幕，曰：「今不殺匹夫淫婦，卽致天下亦貽萬世羞。」乃甫至幕側，中刃而斃。羣婢聞聲擁之入。白刑氏，大王被刺，刑氏顧婢曰：「高將軍安在？」婢曰：「頃遽自夫人幕中出。」氏若自悔失言者，點首曰：「告高將軍，大王仍無恙可耳。」命婢好侍闔於外寢，已則翩然返內幕去。

翼晨，明師壓賊，而陣前一少年將軍，橫戈躍馬，摩壘以呼曰：「汝家高鶴子已去，李闔庸奴，不久膏斧鉞，不降何爲？」賊相顧錯愕，繼軍中譁傳，邢夫人偕高將軍私奔去。闔王猝傷，不能勝甲，全軍遂潰，闔賴心腹數十，擁之竄潼關，東洛悉平。消息至瑯琊，有一少年方飲酒家樓間之，擲杯起曰：「雲孃成功矣。」

軍樂競作，大旗遐止，瑯琊城中，萬人空巷，迎東洛克敵歸省廬，慕之。白將軍將軍先戒邑令，指雲迴故居爲行館。邑令衣冠候門外，狀至莊恪。少選鼓樂前導，駿騎十餘，擁華輿，一直入行館。傳呼曰：「將軍病，不可以風，命瑯琊令以晏見。」令諾而退。是夕行館門前，大張燈采，以一賭將軍門第爲榮者，肩相摩，鞞相擊，魚更二躍，一少俊武弁，着貂尾冠，傳將軍令曰：「召瑯琊令入謁。」令隨以入，曲廊繞花，紋簾籠月，歷戶數重，至一精室，寶炬百雙，如入天

境。簾外唱令名，一垂髻侍女挑西側簾，令屏息以進，見一少年將軍，紫袍華冠，儀容都麗，降坐以迎曰：「使君辱臨不易，所不令躋羣吏班以見，特約使君以夜來者，原欲略尊卑之跡，以報知己之誼也。」令聞斯語，自念於彼何德，而以知己相許，踟躕曰：「守土下吏，何敢當將軍語。」將軍大笑曰：「良宵花月，正善儕品酒論心時，使君何得以腳靴手版氣見人。」願侍者令設筵，令辭不敢，將軍勃然曰：「使君豈薄某爲武夫，不欲有所教耶！」令急一揖曰：「下吏何敢薄將軍，謹領賜。」將軍遂坐令於左，己坐於右，三爵既獻，笙歌雜作，靈瓊瑤琴，珠喉豔曲，不啻蕊宮集羣仙時矣。將軍酒酣曰：「既觀佳客，又聞名歌，惡可無絕世美人作酒錄事乎？」遂顧左右召夫人。

令聞將軍此語，益踟躕不自安，思謝而出，又懼怒將軍，未幾珮聲珊珊，麝蘭芳馥，銀燈十雙，擁一絕世麗人出。容光乍照，如睹仙妃，將軍起指令而笑曰：「是卽瑯琊署中，調婢揖妻之令尹也。數月不見，簪前綉聽賊，幸作綺席主人，卿苦念阿娘，玫瑰露大好，使君今夕索逋來矣。」言畢大笑，令悚然悟前事，如褫魂魄，擁席伏地，泥首請將軍宥可愆。麗人徐徐坐一絨墊錦圍椅，笑謂將軍曰：「個官兒翳誰，華堂非閨闈，何作此拜床頭婆子態。」將軍亦笑曰：「渠亦大可憐，卿曷以一語宥之。」麗人笑曰：「渠非欲得將軍，勢而獻上官，以博榮寵者耶？」將軍以足蹴令曰：「然。」麗人曰：「然則一激走將軍，玉成東洛克敵之功者，此人也，妾當爲將軍赦之。」言次，願侍兒扶令起，令色若灰，慄不已。將軍莊容告之曰：「某西楚白虹也，少與孀同學，自分馳馬試戟，當不讓人，而此心耿耿，未嘗忘朝廷，汝就守土命，何得萌異志。」曩夜對妻一語，良心何在，今不悔過，仍當移芙蓉樹上十字紋於汝頸。區區個人恩怨，

非某所記也。言畢，願侍兒送令出，且曰：「暫爲瑯琊人留汝顏面，勿令天下知有屈膝縣令，汝其識之。」令諾諾而出。將軍顧麗人笑曰：「渠出必送阿娘來，鮑生才薄，只此可稍慰卿心耳。」麗人亦笑曰：「一月來易致而奔，殊令懷累墜死，郎君誌之，世有薄黃崇嘏，文弱花，關無夫者，請舉皇藏山三年學武，瑯琊縣午夜賣歌之雲迴，嬈可已。」

瘋十八嫗

洛陽之郊，有老婦人，居無恆室，時從博場惡少遊。惡少博而得，輒以供老婦。老婦則沽酒市脯，集諸惡少飲。已據高坐，手揮目送，弄惡少如女。酒酣，曼聲歌潯陽荻花之曲，哀豔淒馨，聞者淚下。惡少罔知音律，但龐然叫好。老婦亦不顧，歌飲相間，酣然羣醉，枕席一室。朝曦既上，惡少鳥獸散，老婦椎髮布衲，走郡中縉紳家，以串花交閨中諸秀。閨中呼老婦曰瘋十八嫗。瘋其性，十八其行，嫗以誌老也。老婦自言姓獨孤，嘗五載易十一夫，二十二歲作貞婦，今六十七歲矣。時豫王開藩洛中，中使四出，選美人充後宮。十七八女郎欲得王而婿之者，比戶皆是。十八嫗笑曰：「減我卅年，洛陽名花，凡并視之耳。」或詰之曰：「若年且七十，減若三十年，四十許中婦，詎足與豈冠相頭，競色相於春風耶？」十八嫗曰：「夏姬，武后，老而彌豔，女之美惡，首在情態，於色相間別妍媸，東郭鄙夫之智耳。」或曰：「苟如若言，今洛陽羣花，誰果當後宮專寵之選者？」嫗曰：「苟非殘癯，無不可飾之，令作絕世美人。」或曰：「若

欺余哉！城西有酒家女，髮如飛蓬，積垢徧頸頰，若苟能飾之，令比於美人，始信若術之神，否則瘋婆子原善作癡人語耳。十八嫗曰：「余將乘此時機，挾奇術致萬金，惡可向筵人女作生活耶？」或笑曰：「我固明知若之不能也。」嫗躊躇曰：「姑招此女郎家來，不得當毋笑焉。」

翼日，某果偕酒家女來，女左目微眇，鼻際微麻數點，衣灰布襖束褲管三寸許，履襪垢漬，立屋隅骨碌視嫗，某笑曰：「是足以寬裳侍君，壓倒六宮粉黛乎？」嫗不顧，顧女曰：「試而而步者三。」女如其指。嫗點首曰：「病在踵。」又顧女曰：「試背而步者亦三。」女如其指。嫗點首曰：「病在膝。」又顧女曰：「試手盪盪以翔者三。」嫗點首曰：「病在腰。」突然向女曰：「聞汝家阿娘，欲爲汝擇千乘塔，信有之乎？」女低首微笑，眼波注衣帶間。嫗撫掌謂某曰：「可！可！可！囑渠父母，越一月來，當令於此蓬華中，認絕世女郎也。」某遂留女於嫗居而去。越月餘，中使奉選於豫王，五雀六燕，翩翻入上苑，王册定夫人一，嬪十二，而膺夫人選者，居然曩日亂頭粗服之酒家女也。於是瘋十八嫗之名著於洛中，或詰其術。嫗曰：「膚白而不凝，則施以潤，髮鬢而不澤，則施以膏，朱暈而不侵，顴黛長而不壓，眉則色盡其美矣。眼波欲低，眉根欲活，顰欲無骨，喜欲依人，時弄姿於避面，偶寄媚於無言，則態盡妍矣。時輕愁而微病，偶熨意以盟心，則情盡其度矣。三者既備，神而明之，當可奪施旦之寵，矧其他耶！」或又詰曰：「彼眇而麻者，云何不損其美？」嫗笑曰：「天生美人，必賦之以微瑕，而此微瑕者，非但不損其美，且容妝華發時，或卽以是爲千古美談之資。眉折而掩翠鈿，乳傷而加金詞，是卽史之可徵者。」或退而歎曰：「世人肉眼，十八嫗瘋云何哉！」

忘 憂

明湖十里，春深如海，六橋三竺間，裙屐徧集，陌上寒雉，亭前拾翠，目挑心與，墜簪遺扇，是香國之佳城，情場之福地也。毗陵馮生，藻才綺年，讀書其姑夫撫軍公衙時，上巳前一日，跨雪花驄，出清波門，村舍女兒紅，親拔燒香婆子，篋絲籃，頗恨明媚春光，不應著此俗物。乃避囂就僻徑，擬投靈隱和尚，討雨前茶去。山迴路轉，繁花迎人，綠草坪前，突現紅樓一角，樓外垂楊數株，絲柳搖漾，中隱約畫欄三棟，朱薛羅窗，九櫺籬前，花門半掩，生不意花巷柳浪而外，得此清境，倘得一二佳人，於此中烹鳳尾，藝都梁，倚欄數天竺諸峯，亦軟紅塵中佳構。正涉遐想，門內嚶嚶曰：「郎騎且止。」生勒韃驚顧，則一十五六絕色婢，拂柳分花，姍姍以來曰：「兒於籬落間窺郎君久矣，小君今日城內省親去，囑以一函奉郎君，正苦無青鳥，郎君此來大好。」言次，探懷出錦函授生，生不解所云，馬上接函視之，則小署「鈿」字，書致荻秋君者。知婢悟投，故笑謂婢曰：「汝家小君，何汝親投於我者乎？」婢雙輔微暈，姿態羞媚。生不覺神奪，念此傳書人，嬌婉如此，其主人可知。並調之曰：「日後小君倩汝作青鳥，不應孟浪至此。世多眉目酷肖者，幸而遇我，否則將壞小君事。」婢聞生語，星眸諦視生面者，再，生笑曰：「好語小君，明日此時，我當復來。」言已，策馬竟行。微聞婢遙問曰：「郎君非花朝日，在荳蔻，魁奪牡丹詩者乎？」

既歸署中，遣侍僮去，珍重出錦函於懷，墨香芳馥，字體娟妙，默喜明聖湖頭，得此奇遇，後之好事者，倘知上巳前一日，毗陵生邂逅紫者於雪花聽上，必將舉此娟娟於蕙小西子間，傳爲韻史。遂翻審函，驗欲啓函讀之。忽悟浪傳閨中翰墨，已爲近世文人大憲，况荻秋翳誰，此紅樓女主人，大都一憐才鍾情人，錦字雙箋，暗傳春色，小詩紅葉，遙遞靈犀，而吾以局外人，既一誤於受函，再誤於私閱，本來情海多波，何苦自吾造孽，一旦因嫌生魔，令三十六鴛鴦，竟成並命，一雙蝴蝶，或化冤蟲，情天罪首，非卽薛蘿離前，將錯就錯之受書人哉。遂藏函於枕函中，笑曰：得佳人墨香粉澤，一夕溫存，餽生福不淺，更何敢妄想及他哉。是夕轉側不成寐，而絕色婢女之容采，尤爲毗陵生綺夢斷續，鳥聲驚曉之魔。翼日午後，遂復策騎訪之，將至彭祠，堤右一畫舫中有女子，舉帷呼曰：「小君遲郎君久矣。」生驚視則卽昨見之絕色婢也。生疑此主婢，尙未覺投書之誤，姑下騎應之，微睨窗際，釵光鈿影，隱約可睹，則一容光華發之麗人也。生遂扶掖以登，美婢坐坐於外艙，轉輾蹀躞間，羞澁妖豔，大異昨態。生心如轉輾，不知此一雙主婢，將何以置己。第此際昨夕所思，已知又多一層幻影，計不如先破誤投之疑，乃語婢曰：「卿昨非問彭祠魁奪牡丹詩者乎？」婢態益羞澁，微笑願生曰：「面如冠玉，乃目灼灼作儉書賊，行不自羞，尙強來問人。」言次，軀軀微露，備極妖豔。生睹此態，幾不自持，微聞艙內低呼忘憂名，婢遂入。未幾而裙聲絲絳，婢扶女主人出矣。

主人年二十許，石竹羅衣，山花寶髻，姿容清麗，笑態欲仙。既覲馮生，檢衽而前曰：「君子昨朝，辱過蓬宅，癡婢孟浪，誤傳青鳥，今茲纜舟湖干，幸獲良晤，特不知君子邦族寓處，許教閨中人記諸妝盒否？」生曰：「清照麗才，既

般私曲，湘君玉珮，欣觀佳辰。正不識天上靈妃，肯先示人間以姓氏否耳。言次，探懷出錦書以返主人曰：「織錦小絨，未敢浪擘，所不於昨夕返傳書人者，稔繡閣珠戶，未許路人問訊，卽此以要一覲耳。」主人深致謝意，固詰生寓，生以撫公衙齋告，主人頗示疑駭狀，繼乃徐指傳書婢曰：「此兒字忘愛，通文史，且喜尙不醜爲竈下婢。君子誌之，他日見插雙鳳釵，耳後有硃砂斑作新月形者，卽個侍兒也。」生不解所語，唯唯以答。惟傳書婢兩頰紅暈，低首弄衣帶，羞不成態。強催曰：「日且曛，小君忘珠娘約乎？」生神志迷戀，惘然起辭。主人以雙玉獅紙鎮爲贈，感懃送生登一棹煙波，畫舫解維去。漸入暮靄中，生亦策騎而歸。越月餘時，撫公以生讀書之暇，兼理案牘，非得一慧侍者不可，強以一婢贈生。雙紅燭下，彷彿卽傳書人，戲視耳後，一彎紅印，依稀畫舫中叮嚀記取之痕也。

賈寶玉

潘生洛中富家子也。丰采麗都，不異河陽少年。才質敏慧，十一歲卽畢五經，里中碩彥嘗曰：「個兒不早通籍，着扶我眸子去。」生偶過肆，見曹雪芹紅樓夢，讀而愛之，以十倍之值購之歸。自是神思恍惚，悉屏舊業。一年而病益深，初不過迫令減獲輩，以寶二爺呼已，父母鍾愛甚，令曲從之。繼更迫其母，以「孽障」呼已，又迫其父以「孽畜」呼已，否則啜啜類婦人泣，至廢飲食，父母竟亦曲從之。願生雖狀類癡，而丰神濯濯，不減常度。作詩詞哀豔無

兩嘗曰：「才子當作海棠社落第人，五鳳樓非衡文地，寧能令醜主司筆鋒玷我姓字耶！」生有中表姊妹行新寡名阿秀者，偶來生家，縞衣元裳，神態清婉。生突投母懷曰：「阿姊娟娟，殊似稻香村中人，願母詔姊，寶兄弟願珠大嫂嫂。」阿秀宿稔生癡，亦不甚嗔。母叱曰：「癡兒，門以內人不汝責，今乃向阿姊前，嗟嗟作瘋語乎！」阿秀笑曰：「兄弟作寶兄弟大好，祇不識翠丫頭今尚在瀟湘館中否耳。」生忽慘然曰：「似這般婉紫嫣紅，都付與斷井殘垣。」繼又淚光潑潑，謂阿秀曰：「嫂不吾棄，爲吾善視妹妹。」阿秀懼生癡態益縱，不復與語，繼卽辭去。而生之癡乃日甚。一日忽舞蹈以入，告母曰：「兒得林妹妹矣，彼居城外芙蓉庵側，茆屋中，兒已告之，云卽令焙茗出迎矣。」母睹生狀，慘然曰：「兒本才少年，今何癡心至此！紅樓夢本屬寓言，卽令有之，去今數百年，林黛玉諸妹已骨化爲灰矣，奈何戀戀不忘？」生不信曰：「豈有絕世美人，不與天地同壽者耶？娘姑如兒言，苟芙蓉庵外，無林妹妹者，兒乃信曹雪芹是無賴誑人，當舉此書焚之，不復作寶玉矣。」母不得已，姑從其言，令人覓林黛玉於芙蓉庵前。

生知母之誑已也，哀曰：「娘姑爲芙蓉花卜筮去者，兒策騎從母後以訪之，事乃或諧。倘令廝率去，林妹妹庸願與醒齷見耶？」母不得已，姑曲許之。於是與騎出門，生從馬上慨然曰：「路謁藩王，野祭侍兒而後，此爲第三次矣。」走幾出城，母時從與中偵生舉動，驟見生舉鞭遙指曰：「此一樹海棠花，青竹小籬前，非林妹妹之居耶？」遂下騎強母出與，繫騎馬，停輿於綠楊樹下，徐行而前。時青竹籬內，方有一女郎，徘徊海棠花下，若有所詠，一手執繡絲，端繫銀針，拾海棠落英，穿綴爲球，驟睹生臨而前曰：「願乞妹一笑，證神瑛絳珠之緣。」女錯愕而退。針跌絲拆，

紅英如雨，霏霏着生衣。生踣母前，母令從者強扶生以起，欲向女郎致疚衷，而女郎已驚鴻一瞥，翩然而逝。生拾墜針大哭曰：「幸逢美人，卒不吾盼，茫茫天地，生焉何爲！」久之，引針鑿字於樹曰：「怡紅主人訪前緣於海棠花下，歸途死。」鑿畢，合淚點首者再，悽然爲母曰：「兒今不癡矣。」母乃攜之歸。歸途病，問小瘳，值端陽，郡廟有盛會，生攜一僮過之，入河屏酒肆，強拉他客飲，杯罌不足，繼以巨觥，盡十數觥，忽大哭曰：「是非靈河岸上耶？」一躍而墮，衆急拯之，起，傷已至劇，乃載以歸。翼日遂卒。卒之日，猶哀父母，必殯於芙蓉庵中也。生父母見生卒，大慟，衾槨既備，移殯芙蓉庵。忽一老婦哭而入曰：「死吾阿雲者公子也。」

生父母驚問故，婦曰：「傷心人語，非倉卒可述，倘不見棄，願暫過菲舍。」生父母從之，婦導之至一所，則卽生時女郎處。棠花零落，綠不成歡，物在人亡，鑿文未滅。母曰：「若女阿雲，非挽蝸蝶髻，分一縷作垂辮，繫紅絨繩者乎？」老婦慘然曰：「夫人固識之矣。」時已入室，睹室一隅，魂旛風淒，靈燈燄冷。老婦撫兒垂淚曰：「兒苟遲五日死，令聞公子凶耗，又多哭一次矣。」生父母詰其故，老婦曰：「亡女阿雲，自睹公子後，初以公子爲輕薄兒，及見海棠枝上十五字，雙頰淚痕，未嘗稍乾。常戚然曰：『世有才子，而我阿雲殺之。』妾詰以故，則惟噉然以啼，憂能傷人，尋竟不起。彌留時始汎瀾爲妾白前事。且曰：『兒自不知情自何生，第覺才子如個郎，而以死字鑿諸海棠花間，寥寥十五字，非死不能去懷耳。母苟愛兒，個郎幸不死，倘克相見，爲兒告之，令知世間有阿雲足矣。且願個郎勿輕與人語，使輕薄兒又以文字污人也。』言畢，索筆作數字而逝。嗚呼！聰慧半生，竟以一情之愚，以至於死，可不悲哉！」老婦言至

此淚下如散珠，生父母亦泫然不已。婦遺出一紙，曰：「是卽亡女臨沒之書也。」生父母親之，凡十四字，文曰：「阿雲死於天地間，無可名之意境中。」歎息不已。因曰：「生雖無緣，死宜作合。」遂與婦議迎婦於家，卽以茆屋之址，雙葬生及女於海棠花前。每歲寒食野祭時，時有鷓鴣一雙，集海棠上，鳴聲悽悵，行人聞之，每爲淚下，故人多稱鷓鴣墳。

嫂 嫂

嫂嫂金陵秦淮河畔煤鋪蔡家童養媳，年十六七，儲夥以賓主誼，稱女爲嫂嫂。嫂嫂晨起挽籬篋，雜備夥作，類頽黝然人，但以點漆雙瞳，曼波欲活，識嫂嫂，否則一抹眉痕，染深染淺，苟非稔人，鮮有能朝相語而暮無誤者。煤鋪百餘步卽利涉橋，南朝姝麗，列屋居河房，亭午，花氣氤氳，鬢雲映水，珠簾低綰，畫舫傍磯，京洛少年，錦衣麗服，翩翩相遊。嫂嫂恆倚水閣，寂寞數遊艇歸來，自念蓬首垢面，日作月息，此生應不復有羅綺金玉日。惟春風旖旎，柳絲纖恨時，輒有白茅吉士之懷。李家船者爲秦淮一水冠，一美少年時據中艙，列絲竹，過武定，利涉諸橋畔，每掠水閣過，必睹嫂嫂。流波送絲，未知誰屬，而顧盼丰神，粲然可戀。一日，嫂嫂以喜事至親串家，盥洗水閣下，方幘巾，灑水間，有嘖嘖於其傍者，曰：「人以煤痕汚佳人，我乃珍視如脂粉，不世之姿，葆之非易，得煤痕以掩之，庶令肉眼人不致唐突西施乎？」嫂嫂驚視水際，驟見一美少年，傍已立石磯前，眉采奕奕，卽龔日錄李家船，列絲竹過水閣而顧己者。

急撒盥以走，而臨去斜睇少年，忽憶似曾相識，非僅畫舫中一瞥而已者。因是還顧者再。少年徘徊於肆側，若有所語。而嫂嫂已翩然入，捫徧心頭，脈脈無已。忽悟河房羣花，固儂所朝夕欣慕，謂此六朝金粉，鍾靈毓秀，蒼萃於此。淮海俊人，一擲百萬，當不少滄海歸來人。顧我煤鋪女兒，何堪比肩此輩。且此翩翩少年，日據畫舫，召羣姬，案淮三聖間，不啻侯門諸豪，何突舍粉媽黛媚，臨水昵儂。聞嘗聞父老說浣紗溪，記西子亦村女子，豈渠所謂煤痕掩之，庶不令肉眼人唐突西施，果未可盡信爲誰者乎。且渠亦何苦因煤鋪女兒，設此詭語哉。自恨身不作粉黛叢中語，否則修鬢澤肌，或不遜世間美人。今乃晦容作鳩首婦，此後苟濯飾一二，或未可以今日煤鋪女例儂乎。自是稍稍對鏡效時世裝，惟此黝然以黑之眉痕，不意竟若渠儂家室生產之護符。煤痕漸湮，大禍猝至，一夕竟全鋪廢於火，翁姑及未婚夫同罹此劫，惟嫂嫂隻身走出，得免於難。

親族既喪，生計全毀，癯獨無依，流展爲娼。三年以後，豔驚秦淮一水之小天香閣主，遂爲嫂嫂歌場之幟矣。顧嫂嫂於燭炮香燼時，恆苦念曩日臨水少年，輾轉探詢，窈然無迹。一日於筵間見歌師李三，敝舊冠裳，神情落寞，而眉采目光，依稀臨水少年。驚念數年前豪華冠代之佳公子，今豈落魄至此乎。徐青君代人受杖，何前富而後貧也。因默記其姓氏以歸。翼晨令奴輩覓之，得諸桃葉渡冷酒肆。李方謂嫂嫂之延己，作蘇崑生也。既至，嫂嫂方倚欄拈花以待，睇李三至，詳睇良久，突問曰：「子非前歲衣素緞袍臨河癡看煤鋪女郎者乎？」李三問詞，忽憶前事，悲淚潛然，答不成語。嫂嫂黯然顧婢曰：「此李公子，尊人尙開府大都，客邸遇念秧人，乃至於此，好延入內室，薰沐以出，

櫥中衣且不止百襲，任公子擇可也。」少年既盥沐易衣，容光華發，匪抑鬱之態，縈着眉目間，較前尤甚。既櫻淪落之悲，重以知己之感，慨然揖而前曰：「某纏千萬金，走徧秦淮，一水花肥柳媚，不可一世；而金盡裘敝之後，王孫青眼，僅得諸一度徘徊之卿，朝鶻鷄而暮參商，李香葛嫩，彼何人哉。」嫂嫂曰：「公子毋爾，煤痕葆不世之姿，庶令肉眼人不致唐突西子一語，儂至今猶未忘。慧眼如公子，豈有淪落以終身者。」乃各道生世事，一度邂逅，情懷無偶。既而嫂嫂述身家廢事，泫然淚下，悲不能已。少年款款慰之，夜色既衰，華燈斯燦，簫管河房，一水皆豔。嫂嫂稱病謝客，私宴少年於臥室，僅一罐豔，任樽酒供肴，情談惓惓，醅然微醺。撤筵上茗，洞房春暖。嫂嫂笑謂少年曰：「公子記曩日據畫舫時乎？羣花側媚，百樂雜響，當未念燈下人，正蓬首倚欄，作屏角窺也。」少年攬嫂嫂於懷，嫂嫂微撐拒，笑曰：「初脫賣歌籍，卽作獵豔想乎？」少年微膩嫂嫂身次，適鏡盒中突露雙貌，四目含注，少年遽避，據推嫂嫂起曰：「姊毋爾！否且獲大咎。」嫂嫂昵笑曰：「姆何能爲，數年契闊，姆且日夕謂妾，個少年玉姿珠態，曾見諸筵席間。今郎淪落，鶻鷄結書生，安知非卽鳳棲吉士，郎以謂勾欄當軸，皆如僞政客，以金錢作低昂者乎？何謂爲大獲咎也。」少年默然携嫂嫂手，推身指鏡中曰：「姊不聞一刹那間，異其名稱乎？所以不敢卿而姊者，此菱花瑩澈中，有以詔我耳。」嫂嫂雙波溶溶，漸移側座，而眉翠蹙蹙，側側欲淚。少年莊容毅然曰：「煤主翁豈姊父母耶？」嫂嫂聞少年語，惘然不答者久之。遲遲曰：「父母不當加誹語，然兒於煤主翁，翁姑而非父母也，他無所知，猶記一日儂偶與故夫語，翁姑詬誶聲如惡鷄怒耳。」生曰：「姊猶能記父母家乎？」嫂嫂戚然曰：「時值亂離，儂少小爲伊家童

養媳，聞聞姑氏語，金陵城破，幼主被虜。曾九帥縱兵殘殺，死者日以數千計。阿爺爲北府舊帥，至是遂全家被害，獨儂呱呱爲煤店翁所匿，得免於難。繼遂媳儂。生曰：「姊翁尙有他語，識誰日事變者乎？」嫂嫂曰：「翁嘗與儂語，有阿兄依外家居。然二十年息窈消沈，諒爲免禍計，變姓名作蟬蛻人矣。」生曰：「姊今幾歲？」嫂嫂曰：「二十一。」生急持嫂嫂之手而哭曰：「二十年兄妹，飄零南北，今乃得見，寧不痛耶？」嫂嫂曰：「而卽阿兄耶？」相持而泣，汎汎不止。侍女相顧，疑駭蹀躞，爲兩人盥巾，贖久之乃已。

初生姓常，依外家李氏居。父爲洪氏虎賁，惡耗至京師，生尙幼穉，舅氏乃生假李姓，長始稍稍與語故家事。生豪情逸才，顧落拓不受羈勒，舅氏日貴顯，生亦以太學中北闈名滿京華。應江南開府某公招，爲參軍記室。徧覓故家遺址不得，遂益放浪，日走秦淮河，豪名動一時。後某公挂吏議落職，生匿某娼，不與偕北，乃落魄秦淮間。破衫爛鼓，幾成鄭元和。既遇嫂嫂，備述前蹟，嫂嫂亦勸曰：「良家子女，不幸失身爲娼，後何面目與阿兄見？」生默然久之，與耳語，嫂嫂點首歎息。翼晨卽輟樂籍，不知所終。或云嘗於廣福鄧尉間，一見彼兄妹云。

男 尼 姑

吳越間女尼，畫長眉，澤香輔，羅衣繡履，妖豔無匹。甚且移菩提樹，植馬櫻花，與勾欄諸姬爭癡頭入。其次則爲

閩之漳州，粵之潮州，是真禪榻之奇境，色界之別部也。去潮三十里許，前五十年盛傳普濟庵妙姑，色相爲南州百八十庵冠。公子青玉聰，賈人棠木舫，訪妙姑無虛日；至則一茶一齋，費輒數十金。庵主某老尼，奉妙姑如菩薩，晨夕梵課可缺，而妙姑禪房之供，張不可少。願妙姑對客殊落落，留髡滅燭更無論矣。

一日某紳功德於庵，夫人愛妙姑，且慧，饋以元絹，囑時至其家。日是遂出入某紳家，紳涎其美，強夫人女之。妙固辭曰：「他日急難，得援手可矣。以女僧爲螟蛉，非家之祥。」一日蜚議起，人將以施主與妙姑爲何如人乎？「夫人爲之莞爾，紳悵然欲強之，而無其術，乃姑縱之。事爲惡少知，稍稍語曾至普濟庵者，碧欄曲廊間，妙姑時聞褻語，謂個妮子行作女公子去，清淨地非富貴鄉，鷓鴣天行詠天桃詩矣。妙姑戚然曰：「生人竟無足與語情字者耶？佛子多情，拈花微笑，而心無點塵，碌碌餘子，欲焉而已。故意爲覓情鄉，當處落窳境，山花知我，嫣然以笑；春山念我，及年而生，人生何水與花之不若，而必以肌膚之欲爲情者耶？」遂不復應客。

紳聞妙姑語，疑爲己設，繼聞車馬門前，大異舊日，又竊竊喜曰：「是可乘隙以近禁染之樹矣。」迨夫人日過庵，羣惡少以謂是娟娟者，殆妙姑之餌乎？每值朔望，輒覘夫人之蹤，以至。夫人既恥價薄之觀，而入宮見嫉之念，又不能自己，乃絕不復履庵。時守湖者爲湘中某翰林，性淫而能文章，詩酒之會，頗爲郡中諸文士重。嘗以當筵贈千金與女伶名白梅者，聞妙姑賢且才，授意於幕吏某，令載之入衙，否且以私娼罪，封普濟庵，盡拘其尼致之法。某受命往語如守旨，羣尼竊竊議奉妙姑於守，以免禍。妙姑初頗嗔幕吏語，繼忽竭力媚幕吏，流波送睇，倩笑博歡，蹀躞

弄姿，妖豔倍作。且謂幕吏曰：「自古一行作吏，便廢文事，宿聞太守才思瞻博，讀『羅綺兩行傳蠟燭，江頭夜送太尊船』句，口齒今日尚有餘芬，倘得入衙作簽書婢，自慚愚陋，尚不至倒置函牒，惟願太守微服一顧，爲普濟庵貽一佳話。令後人得指此觀音堂曰：『是絕世風流太守，微服顧妙尼處。』他惟居士命矣。」幕吏以告太守，太守欣然從之。至則妙室先有一人在，卽欲女妙姑而未得之某紳也。相顧愕眙，妙笑曰：「衣冠晉接無日，不作道學語，今對案一室，應不復假惺惺相向矣。」遂命備齋，出牀頭榼子釀，客太守與紳，而已爲之主，勸酬勤懇，笑語如癡。太守與紳稍忘顧忌，諧謔同作，相與作猜瓜子戲。妙姑每猜輒勝，勝則以己醢酌負者。太守與紳醢然欲醉，視妙姑酒暈上渦，雙波流媚，花明柳暗，妖豔愈甚。忽命佛嫗以枕兩雙玉壘進，酌太守與紳曰：「願盡此壘，俾獻一言。兩人徐徐傾飲，覆壘示妙姑。妙姑曰：『可矣。』乃捧杯朗然謂太守曰：『太尊好色，非良有司規，纏頭女伶事，自古如歐陽石湖諸名宦，尙不能免，尼不敢有所非。惟載尼入衙，將以何種人自居耶？第念能文章，不失風流自賞中人，故假幕吏舌，致太尊之駕，願畢尼半生之懷。』又謂紳曰：『施主操守尙不如太尊，然自拒絕寄女以後，未嘗出惡聲。卽此一事，實大愈於輕薄無行者，故亦願一畢尼意於聰聽。』

太守與紳見妙姑容色莊正，意謂此筵非泛泛，必將有所要於己，慨然曰：「卿但言之，堂堂郡中長，苟可助卿不當無不爲力。」妙姑曰：「否！十載風塵，何事不己助，而假色笑以丐人耶？實告君，我實雄而尼者也。君儕掌一郡風化教育責，睹此不經事，例宜置諸法，以警人妖，然乎？」太守愕然顧紳，紳囁嚅曰：「倘有不得已之衷在，太尊當

亦能諒汝。」妙姑笑曰：「某亦知太尊之必能也。否然，一女尼之室，騶從之所不至，太尊雖明且察，將操何術以自白哉？」言次，出床頭像二，一錦衣玉帶，年十三四，冶容修度，飄然神仙之儔，一髮半覆額，僧衣素履，神氣姣姣。妙姑指錦衣者曰：「個中少年，嘗輕車寶馬，翩翩上都，呵王孫，揮宰相於帝王之居，君儕記當時，翠鳳班小恭其人者乎？」又指僧衣者曰：「花事不常，幾番零落。時值烽煙熾於宮闕，胡騎橫於上林，天子有北狩之難，沈香絕清平之響，梨園子弟，星散四走，而絕豔無兩之小恭，遂作青燈古佛前沙彌矣。」言次，雙波溶溶，若不勝情，繼又曰：「色相之欲，人所必不免。和尚強撐佛門面，誠何功德，遂令心如死灰，梵唄之餘，羣雄撲朔，懷春之念，且甚於勞人思婦。間思完吾操而終不背平生，別闢情景者，計無如爲尼。而此花城香國之普濟庵，適爲吾情界奇境之證果。場家原在吳下，不日將去此，求得一山塘佳人，爲拈花悟澈之侶矣。所以特向諸君儕者，俾傳某事，令天下後世人，知無處無色界，無處無情天，亦卽無處無法門也。他日携細君登虎邱千人石，衣香鬢影，人嘆爲神仙侶時，又安知某妙慧知識中，一律似小芬賣歌，妙尼宣唄哉。」太守曰：「歷奇幻境，得大悟澈，妙師功德，白爾不凡。第羅綺十年，亦嘗有心靈交戰時否？」妙醜然曰：「賣歌京華時，遇卽墨才子張郎，春日遊十刹海，渠戲誦雲郎詞，而飛絮毳毼強來撲人，殊不勝情。後此惟今歲某姝，佛前願盼，亦大亂人意。他則雖促尊合席，遺香傳帕，甚且擁肩携手，燭燭燈掩，亦未嘗一介於懷也。君儕休矣！他日南天雁至，有藏金箋署名「綺夢」者，好珍重之，當更詳告君儕以生平也。」言次舉杯屬客，太守與紳，惘然終席以去。翼日卽聞普濟庵妙姑朝嶽麓止去。太守歎曰：「是姑可與言色相者矣。」

贈年果有書自吳門來，署「綺夢」名，啓緘視之，則畫像一，畫爲一美少年，搵一雲鬢綠衣，姍然拈花，栩栩欲活。下寫一偈曰：「是優伶影，是尼姑身，是衆香國，是親世音，有何緣法，歸問細君。」後太守擢吳監司，問「綺夢」名，無有知者。

賣花女兒

賣花女兒有老母，病癡跛廢，不能興，嘗撫女之背而歎曰：「兒譽冠姑蘇，倘念垂死之母，得一估客婿，當不失甘旨，奈何必欲得才士而偶之耶？」女每泫然曰：「自顧鏡中，尙不致作窻下蓬頭婢。姑蘇人才數，兒意天必能佑兒，三年以後，苟仍山塘金昌間，作賣花女兒者，當不復與阿母忤矣。」自是仍日以茉莉梔子等花，走金昌諸里間，吳下名姬，丰度都麗。時比屋居黛橋左右，有謝姬者，色藝爲儕輩冠。梁溪周生，於禁煙前三日，擲千金，大會諸姬於謝家，仿秦淮王嫩故事，意因屬謝。忽睹女，衣淺青苧衫，垂雙股辮，舉帷一笑，問買花未。神光乍接，羣花無言，瑞香寶氣，映澈一室。生瞿然曰：「十餘年老蕩子，嫣紅姍紫，悉經評量，而一曲珊瑚綉，尙留西子於浣紗耶？」竟草草畢醮以去。自是金昌間無不知有賣花女兒。女兒喜辮裝，而金昌諸姬無不辮；女兒喜淺青衣，而金昌諸姬無不淺青衣。客之至坊中者，必問女兒賣花來也未。未則輒作劇談以待之。一花之值，貴至數金，間有結蛺蝶壽字諸式者，則值更

倍徙之。女兒之母，昔之促其女作估客婦，冀得甘旨者，至是則惟懼其有培矣。有某媪欲以千金致女，應客徵召，母利多金，將許之。女笑曰：「士夫之尊，在如游龍翔鳳，高不可致耳。一有所屬，則一織豎股掌狎之，儂豈其儔哉！」遂賣花如故。繼告其母曰：「功名中無骨格人，文章中無樸素人，商賈中無淵雅人。雉皇宮苑風華冠世，秦淮歌舞，豔跡未湮，無已其於十二坊中求之乎。自是稍稍與諸姬交。一夕，忽於燈下以茉莉綴作雙鴛鴦，毀而復綴者再，母迫之寢，不應。微視其飾，殆賣花數年，未經緝密着意如此夕者。既而綴事畢，澄水於一琉璃盃，隔白紗，置茉莉鴛鴦於盃中，嫣然曰：「久不作夜，偶爲之，頸間腹且折矣。」遂解衣寢。星斜月轉，燈燄綻蕊，母猶聞女轉側聲，默識枕上綺憶之，尚亂夢思焉。翼日爲榴花壽辰，香車畫舫，自方塘繞山塘，以至虎邱及某園者，兩岸如錦。有少年携家伎，據陳家舫，泊真娘墓前，笙管十番，繁聲急響，奏長生殿偷曲之歌，兩岸遊人，竚望噴噴，歎爲神仙中人。每盡一段，少年輒浮一大白，音節偶誤，則以觥罰錯者，已按節以正之。忽樂歇歌輟，少年木視一垂楊下，觀者色然相顧，則賣花女姍姍來矣。少年排衆至，鶴首扶橋以笑曰：「來乎？」女兒明波流暎，翩然挽筐以登，顧少年曰：「曼歌遏雲，新妝照水，山塘一段榴花風，爲郎占盡矣。」言次迴波徧審諸伎，笑曰：「家姬盡東南之妙，翻走北里，日官伎遊，此足規郎志趣矣。」少年笑曰：「初受太真錄，便咄咄逼人，他日令人咒欲死者，非卿其誰乎？」女頽然不能答。一轉瞬間，而茉莉雙鴛鴦，已雪瑩香馥，綴少年襟上。笙管復作，畫舫漸離岸去。榴花如錦中，欵乃畫碧水，漸向遙山黛色間去。竚立兩岸者，猶隱睹女雙辮間之紅絨繩也。端陽以後，金昌十二坊間，遂不復見賣花女兒。賣花女兒之花圃，初僅春

風秋雨，亂疊繁枝者，至是已淺碧欄干，絳紅小閣，粲然爲石季倫之別居矣。春秋良夜，時聞樓中簾聲琴韻相聞，或一女郎歌眠香，訪翠諸曲，一人倚拍以和。時或一雙美眷，沙塵支，諸勝。有見者謂賣花女兒，容光煥發，益無其偶，惟仍垂雙辮，著淺青衣耳。聞少年姚葉，非之子也。

誨淫小說家

紫陽某生，略讀北里志板橋雜誌二三頁，便自矜孫榮，余澹心外，世無第二人。性淫誕，顏鬢無所得。遇人輒刺刺道某姬髮膚何若，某氏婦密意何若，其意似謂九錫華袞之榮，不足比此口頭豔史者。顧人恆唾而去之，謂紫陽生殆所思不得而瘋者。一夕生方於酒家，媼媼述西妓腰乳間事，隔座關西莽男子，拍案直叱之曰：「何物畜生，亦假禮衣，學人類語，是何口吻，來而翁耳，不急緘而口者，織奴雞肋，應不足當老拳。」生鼠竄去，自不復敢作浪態。歎曰：「言雖足買禍，三寸管尙在，庸能禁余耶？」乃一意於冥搜默造間，冶蝶之記，因癡而益肆。其所述多昔遭呼斥，及憶想未忘者。量身度髮，文不如雜事秘辛之記女瑩，而誨淫過之。一夕方苦鉤索，一垂髻人翩然入曰：「郎非紫陽生乎？蕊珠公主選郎久矣。」生驚脫垂髻人，妙好無雙，怳然若迷，問誰爲蕊珠公主。垂髻人笑曰：「去彼便知，一向蜂狂蝶浪，今良緣咫尺，翻作酸秀才態耶？」竟曳之以行列，廓度戶，至一華廈，珠簾護雲，畫欄繞月，儼然帝

居而紅燭輝煌中，嬋娟往來，見生輒顧垂髻人曰：「來乎？」垂髻人曰：「來矣。」生懵然安知其處。念卽非好色之誠，上通於天，致有此境，亦必情天仙境中，有鹽史如花神記者，托己以傳耳。未幾驚與絡繹，簾外傳兒，唱名以入。有名月仙者，有名筱青柳者，有名徐燕秋者，凡十餘姝，生心怦然動，記皆曩昔冥搜點造間人。私念文人結想，竟造其境，書中如玉，古人良不吾欺。一轉瞬間，會看一急色兒，作百花侍從中仙人矣。方涉冥想，簾內呼傳紫陽生，垂髻人推簾引生，生倘恍以入，神光陸離，色香乍合，目不暇給。中坐麗姝，笑顧左右曰：「儂意個輕薄兒，濯濯當如靈和柳，乃齷齪且逾乞兒相，召之至，汚此仙境矣。」言次，玉容勃然，叱侍婢曰：「傳阿龍來，撲此奴使跪，好令被誣諸仙子，一聲其罪。」生知事不減，驟見兩長鬣奴，共挾一巨挺入，捉生起如弄雞，反繫生手於挺，擲而踣之，倏忽卽出。生至是回念罪惡，自信難僂指數，欲哀乞懺悔，又瘡不成聲。座上一白衣長裾，花冠革履之美人起曰：「謂瘦腰巨乳者汝耶？昔日吃吃笑，今何作啞吧態也。」以唾唾其面，而唾中生眉間。又一時裝高髻之美人起曰：「汝猶憶汝體肥腋臭之情人耶？昔日汝畏狐腋臭，今令汝享異香如何？」叱花狸面生洩，而穢積生頸項。繼而起之美人，屢罔不一針刺生，不昔語。最後一丰度嫵婉之中婦起曰：「汝非曾裹重衾中致暖者乎？今易重衾以草薦何如？」遂命以草薦入，叱侍兒裹之出，餓尻狼去。生大號曰：「半生輕薄，孽原非輕，倘宥殘生，俾自懺悔如何？」言未已，燈火盡息，耳畔有人呼曰：「夢魘耶？排字人待發稿久矣。」生恍然出夢，擲筆曰：「噫！」

電話司機女

巴黎佳人愛蝶飛，備於電話局爲司機女。綺年玉貌，妙曼無儔。而雙波曼綠，尤足令人蹀躞不寧。巴黎交際社會中，恆稱雖畫舉羅馬著名刻工之姓氏，不足應刻畫愛蝶飛雙眼之當選人，彼都人士之傾倒於石榴裙下者，於此可知。局主以女勤且美，倍與以值，女亦奉職惟謹。輕薄少年，甚且有懷慕芳澤，懼不能近，乃藉電話以通遙遞之聲音者。黝然以思之，電話筒，當女值班時，羣視之，不啻豈聲微啓之櫻脣。故女值班時，接線倍忙，而女之服務亦倍勤。某日後，女神形忽縈然如不屬，誤接電線者日十數計，詰責之書乃紛至於司事之案上。司事者察審時間，則皆在女當值間，乃婉言勉之。女惘然應，心如不屬。後誤接益多，詰責之函，日且以數十計，司事疑女素勤，以恆理，不應失職如此。乃於女值班時，潛近其側窺之，見女方接總線於耳，疑注以聽，漸移其巾近脣際，漸齒叩其巾。雙輔緋紅，如初放海棠，薄籠輕霧。而他號之鈴，振振長鳴，女漠然如無聞。司事前曰：「孃有所思耶？僕明日又多讀幾許詰責書矣。」女瞿然起立，驟見司事，雙輔緋赤，羞不成答。司事婉告之曰：「孃面如朝霞，病熱耶？與孃以三日假如何？」女雙眸注電機，遲迴曰：「妾殊不願離此電機。」言時聲低以曼，一尺腰肢微倚於椅。讀者合目一審其態，應諒此娟娟者之有萬千愁恨在也。司事曰：「僕亦甚願孃之不離此電機，特比來頗多詰責書之開涉於孃之勤惰

者，休假三日，欲孃多得愉快，再盡斯職耳。」女泫然曰：「君辭妾耶？願君於妾去後，不復設一三一〇及一三二〇兩碼之電號。」言未已，粉黛淫淫，淚之承於睫者，瑩然如珠也。司事不解所指，婉辭慰之而去。翌日而女病，見月傷心，問鈴勝斷，一掬纖腰，禁不起幾番銷瘦。女之病且日增，阿母問之，惻惻不語。夜深人靜，輒聞夢中細語曰：「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繼又嗚咽不止。自是病且日甚，老母體貼無微不至，念此丰姿絕世之姝，情感之敏，豈弱凡衆，小姑居處，今尙無郎，懷春之什，其殆致病之由乎。乃密刺探諸宿昔與女相厚者，僉稱愛姑潔操，微特漆洎上宮之約，可決其必無，卽一言一笑頃，亦未嘗見有浪投狎謔者。母聞是語，益惘然不知所措，而女且瀕於危矣。代女司電機者，爲新孀若耶夫人，服務不二日，誤接一如女，詰責之函，又紛至。司事者更易以五十七歲老婦阿桑，而誤乃稍減。若耶夫人素與女稔，聞女病，笑曰：「以情場中死灰稿木人司此機，當靡然不能已，矧奇豔極慧之女兒哉？」一三一〇與一三二〇兩號，殆愛姑之病源乎？雖然，盡巴黎醫生所不能療者，或可因一言之覺悟，而占弗藥也。」遂詣女家，自稱能治愛姑病，慰女母甚周。女母引之入女室，則見黛髻紅掃之麗姝，方沈沈冥思於錦袖間也。夫人悄坐其側，徐移腕扶床，爲女掠髮於額，曰：「愛姑病甚苦，然當不以瑣瑣厭煩，姑一回憶病外事，種種之作，冷暖度者，又不知幾何矣。」女微哂，夫人曰：「孃意云何？」夫人曰：「且不述燈紅酒綠間事，卽此咫尺電話機中，亦朝榮夕蕤，令人悟斯世之不易有知己，彼輕薄少年，深深淺淺，矯作情種者，不值吾儂一盼矣。」女聞夫人語，徐揚其目，醜然曰：「夫人殆異乎儂所聞？」夫人歎曰：「誠然，獨念一三一〇號，不知誰家女郎，今而後汎瀾情淚，

當無乾時矣。女曰：「夫人不聞彼自述爲玫瑰乎？」夫人莞爾曰：「妾誠不能如愛姑聰。」女自悟孟浪，顧急欲聞其究竟，雙波盪注，以待夫人之續。夫人曰：「妾雖未稔玫瑰，至於一三二〇號，固魯意伯郎個家公子，丰度如河陽少年，固溫如珠玉者，不意乃亦薄倖至此。窮措大非佳人偶，得友如個郎，宜可以無憾，乃竟大負玫瑰，鵝鴨因緣，誠大難哉。」女驚曰：「夫人知彼等已不歡乎？」夫人曰：「男子恩情，原如逝水，不渝始末，卻見誰來。彼亞洲名邦，有貞女之祠，無義夫之祀，爲稍足示千古負心人懲創耳。」女聞夫人言，默然久之，繼乃執夫人之手而歎曰：「偶聞綺語，遂爾牽情，一月來寤寐未忘，馴成沈疴者，徒爲此耳。不圖好事如花，竟爲空夢，爲他人憂憂喜喜，原不解儂爲誰來。祇以一盞未泯，遂覺萬難擺脫，今後愛蝶飛當不復替人煩惱矣。」夫人喜曰：「愛姑聰慧哉！一星期內，妾當有福見愛姑於跳舞會矣。」遂握手別，女尋竟愈。

阿春

庚子之亂，京津鼎沸，二三元臣以外，倉皇棄職南下者，滿津沽間。某部郎籍閩，挈一子字阿春者，及一孀出京，擬暫避濟南，以觀亂象。車至天津，突遇拳匪，方自塘沽敗退，遂掠阿春去。阿奴亦中途相失，部郎隻身至濟南。和議既成，清帝后回鑾，百僚鴉集，部郎亦復故職。忽一日間報公子歸，偕新婦。部郎念得無阿春脫歸，急令之入，則阿

春輕裝花帽，丰采益都。且隨而入者，爲一十七八美人，非凡醜麗，薄露威稜，翩然陳思王賦中驚鴻游龍之選也。初阿春被掠，雜羣婦女中，被練以行。一夜至某所，匪首命以被掠者入，魚貫過會座，以次喝名，編入神兵隊。獨至阿春，睹其貌韶秀如好女子，顧左右曰：「紅燈第三部，缺一，此豸娟娟，姑飾女以充之。」匪例每一紅燈部，必雜雄而雌服者一人，謂爲厭勝。顧燕幽偉丈夫，都不類女，獨阿春婉孌，易裝以後，腥紅帕首，窄袖羅衫，竟如好女。第三部女首，賊中稱紅紗仙子，綺年玉貌，妖豔無雙。初爲某親貴戚串，精技擊，依某親貴以生。某固神壇前信奉弟子，題女爲馬前卒，非女所欲，顧私恩情重，勉隸匪籍。聞本部新補厭勝女兵，念當爲碩大偉岸物，呼以入，驟睹阿春，怦然自語曰：「是豈似雄而雌者耶？目顧鏡中，當異鳩盤茶，胡弁而鬢者，亦灼若芙蓉也。」醜然問姓氏，已珠搖玉顛，下座問侍卒曰：「個人鬢微垂，稍不類佳人，掠之鬢眉際可已。」侍卒笑爲阿春掠雙鬢曰：「強作女孃，累仙子慙，妮子誠幸福哉。」阿春微睇仙子，錦兜紅褶，佩黃綾符籙囊，殊飾絕姿，映微燈下，苟未忘被掠餘生，書生故態作，且疑在漢泉臺前，鄭交甫行揖而前矣。仙子睹掠鬢既竟，嫋嫋入幃。侍卒導阿春入廂房中，驟然曰：「例厭勝兵徹夜荷槍，峙仙子帳前，以子之故，爲設衾枕，孺子好自愛，仙子掣笑，未宜負也。」阿春熟察女卒，亦翩然少艾，微叩姓氏。笑曰：「兵火倉卒，誰與輕薄兒論嫁娶者，何喋喋詢姓字爲？」阿春昵之曰：「同隸軍籍，庸能不識稱謂？」侍卒薄怒曰：「初免縲紲禍，便強來拿人，他日相值，呼吾以靈姊可矣。」阿春揖而謝之，侍卒驟然以去。翼日既望，涼月滿庭，清露溫袂。匪以創重，仍駐軍天津。阿春仰挹清輝，苦索離感，念今夕老友，知在何處？途路荆棘，行旅維艱，此去濟南，

知否無恙？又念以翩翩書生，淪陷賊中，易弁而斂，荷戈帳下，又復媾此情侶，重召孽緣，飄搖此身，結果何若？回憶老杜「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句，慨然吟之。忽見雙紅紗燈度廊而至，人報仙子巡夜歸來，天街寂靜，惟聞劍鳴，阿春伏牕屏息，見兩女奴背雙刀，提紗燈爲導，仙子腥紅衫裙，帕首簪長釵，按劍靶以來。顧女奴曰：「道聞人聲，音淒以婉，儻敢於新敗之際，學劉越石笳唱，亂吾軍心耶？」女奴曰：「新來厭勝兵，時作書生誦讀態，此廂燈微明，人影在牕者，卽個夫也。曷梓之來，責諸聖母前。」仙子沈吟曰：「是卽兩頰如海棠嬌，靈姐嘗爲若理鬢者耶？」女奴曰：「然。」仙子遽緩其步，顧女奴者再，徐歎曰：「空庭寂寂，月色溶溶，渠儂新被俘，永夜傷懷，天涯所同，尚不宜以軍法繩之。」女奴微笑點首，仙子徘徊佇立，若有所思。女奴促曰：「仙子不見嫦娥亦畏夜寒露重，襲彩雲以爲衣乎？軍門魚鼓且三躍，仙子可歸錦帳去矣。」仙子懶懶曰：「儂意亦宜歸矣。」女奴遂導之，珊珊以入。阿春孺子，伏牕以窺，聞女奴語，身顛如得寒疾；及見女狀，始稍自安。顧念居此粉黛中，乃若與豺狼伍，個孃一怒，死可立至。且書生雞肋，求自免且不暇，一旦戰事起，庸有軟與馴馬，載已以行者耶？方涉冥想，微聞門外彈指聲，曰：「春郎睡也未？」阿春詢叩門者誰，外嚶嚶笑曰：「第關戶，喋喋問何爲？」阿春啓戶，則靈姐窄衣縛褶垂髻，提燈以入，笑曰：「癡郎監福殊不惡，今茲大好日，玉京人燒燭照妝以待矣。」言畢竟挈阿春之袂，曰：「此去瓊樓玉宇，階下齋衣人，作妝臺畫眉郎矣。去來去來！」阿春方哈愕間，靈姐纖手軋腕上如鐵箍，急曰：「姐何惡作劇，今晚上痛不耐。」靈姐笑曰：「儂手區區，已不禁受，將來遇妮孃將軍，又不知如何乞憐矣。」阿春遂隨靈姐以行，曲廊深巷，足

音琅然，微芒星應遙聞，刁斗靈如，顧阿春笑曰：「癡郎他日作貴人，幸無忘塞婦人也。」阿春不知所指，姑漫應之，而心中怦然未審禍福何屬。然遙憶仙子空庭眷顧之辭，近接靈姐逼露風情之語，已略涉情衷，念此去蓬山，或竟邂逅奇遇矣。行之行之，忽闕仙境，萬枝紅燭，香霧紅霞，琳琅宮闕，迥非人境。阿春躊躇，靈姐遽捉臂以入，兩行女卒，按劍驚立，羣賂阿春，凝眸無已，而花燈下中座赫然者，燕支紅足，蛾黛絳飛之紅羅仙子也。阿春感然悟，掉責聖母前之言，今驗而靈姐旖旎軟語之特爲誘己來矣。惕息以入，仙子目示靈姐，靈姐逕導生入側室。銀燭綻花，繡毯貼地，床帷衾枕，華麗無雙。阿春低問靈姐曰：「比來天境，罔知所自，姐倘憐而告以故，沒齒且不忘。」靈姐笑曰：「世惟憤憤者乃多豔福，郎姑作假憤憤，苟尋消問息，櫻仙子怒矣。」言次，聞叩壁聲，靈姐應以出，則玉壺銀檯，珍寶羅案，間矣。靈姐斟酒勸箸，倍極媚態，少涉諧謔，則輕鬟薄笑，尤動人意。月色既闌，撤盤理衾，攜燈闔戶以去。似聞嚶嚶以笑曰：「今宵嬉子飛，明夜裙帶解矣。」翼日，日方亭午，忽四五女卒，各捧衣冠入室，相顧曰：「新郎君翩翩哉，吉日庚午，奉仙子命，爲郎君易妝來矣。」阿春不知所措，而女卒齊起，紛紛爲脫簪卸髻，袒衣易履，不轉瞬而鵝黃帕首，鴨綠劍鞘，擁之至鏡前曰：「昔日厭勝兵，今朝新貴人，郎君視鏡中人，識之否耶？」阿春自視莫知所謂，而一寸眉心，殊動春色。女卒爲阿春易妝既畢，起身聯袂以出，室中寂然，遙聞琅琅樂聲，風中遞至。念不知誰家新郎，今日行親迎禮也。無何而瓊燈炳燄，笙管天來，傳呼如織，阿春驚喜相併，罔知所歸，對鏡默坐，不啻未出閣新嫁娘，妝竟候輿時。既四女卒秉紅蠟炬以入，掖阿春出室去，則錦圍繡繞，香氣氤氳中，紅氍毹上，覆巾扶婢，婷婷以立之新娘。

不知誰何。而四女卒覓扶阿春立於其左。傭人宣祝，天樂齊奏，居然交拜禮成。一女卒傳示於廊下，驚列諸軍曰：「仙子今夕大婚，賞什羊一肘，伍酒一甕。」衆軍歡謝，仙子暨新貴人訖去，而阿春一日夜之夢乃醒。卷禮既畢，燭施更永，洞房豔豔，軟語如癡。仙子酡然解妝，顧阿春曰：「郎君此時猶憶崩角階前，自稱囚子耶？」阿春喜極，惘然不知所答。翼晨，仙子方理妝，阿春慇懃爲仙子執匱沃盥，靈姐捧沐器入，嫣然欲笑，微睨阿春。阿春因戲告仙子，個兒前夕作青鳥人，殊感人意。仙子色遽變，呼女卒入，密語數句。未幾，女卒以朱盤陳靈姐之首以進，阿春大駭，仙子笑顧阿春曰：「癡郎未忘前夕耶？妾爲郎送諸聖母座前矣。」阿春惕息萬狀，不能成語。自是將軍夫婿，不異閨馴奴。逮匪勢既敗，仙子偕阿春逸去，假江南賈客名，歸京師。

蒲留仙孽緣

月體體，雲繚繚，麥風漾田舍中，青翠野卉，點首如聞文道林揮麈清談。隴前華屋，綠窗髣几，類長安閨闥，移隱山中者。精室中一幡髮之嫗，臨檻歎曰：「髻年不歸事，乃欲以神鬼術弄人。彼髮髮者，暮木已拱，三十年作開府幕人，何術勸不破，而可以神鬼誘之。」言未已，一絕豔女子，素衣輕綬，笑而拊嫗肩曰：「姆誠忠厚哉！姆不見一部聊齋之僅記『財色』兩字哉？雲蘿之美，而佐以革囊香玉之情，而屈於貴顯，天上豈有徇情如海枯石爛，而生世乃一等

於利要財誘者哉。姆休矣！倘不如兒旨，彼公侯之賓狹邪，充道左，粉黛妖媚，各極其妙。以兒區區，寧足動之。古帝王神道設教，如阿蒲其人者，一寸良心，已爲豔文喪盡，不假彼熟操之斧，庸能斲作怪之株乎？」嫗方笑而領之，而剝啄聲已遙遞碧桃萬株中。女笑曰：「阿蒲來矣。倘如兒旨，命爲兒以如此，燕兒以如此，今夕請看彼爲聊齋中吃磕人。姆笑謂試爲之，癡兒子不應大作弄人。女遂翩然入室。嫗依籬落，視門外剝啄人，于思于思，髮且禿矣。時王漁洋方以重金啗留仙，欲溷名聊齋志異間，留仙飽囊而歸，過彭城郊外，植村落作酬神戲會，士女畢集，一衆者扶丐衣，竚東角麥隴前，容光無雙。留仙神爲之奪，念畢生以筆墨造作美人，衣香鬢影，無纖不備，而此娟娟者，舉嫦娥錦瑟之色衡之，殆無其匹，遂僞爲遊步，漸近女郎。青衣顧女郎低笑曰：「胡夫人云，紺色衣之鬢髮翁，爲娘前生未婚郎，個眸子如賊者，非其人耶？」女醜然不語。留仙聞婢語，魂颺颺如春雲，遂揖而前曰：「胡夫人誰乎？世多有假狐仙以姓胡者，紺衣白髮，老未忘情，倘有前緣，劉公幹今日合平視甄后矣。」女急迴而曰：「墓木已拱，乃強向人作狂且態，阿娘烹漿以待，儂合歸矣。」言畢遽去，青衣笑顧留仙曰：「才人行徑，何孟浪如此，夫猶喋喋，禍且不測。個娘非他，龍宮第七女，倘不負約，去此一里許，門前雙碧桃，矮籬繞戶，蔓香藤作卍字文者，卽兒家也。」迴波一笑，遂扶女以去。留仙神情恍惚，繞膝無聊，蹤婢語以訪之。叩戶一二聲，籬落門啓，嫗遂導留仙入，瓊樹之漿，瑤苑之果，玉樽品碟，無殊仙境，嫗笑謂留仙曰：「霞子爲辛家芸姑拉去作餞春會，姊妹行好飲，今日看醜然醉歸矣。」暮色徐上，華燈霞燦，簷前忽如飛鳥墮，嫗顧窗外曰：「爲兒來乎？」一女子啾然曰：「來矣。」桁簾一啓，一美婢翩然入，見留仙

笑顧嫗曰：「個郎卽慧姑前世偶耶？」嫗領之。婢曰：「此行殊不惡，先詣驪山芙蓉洞，芳蘭夫人許，繼看靈巖蓮姑，華陽三公主，皆欣然謂慧姑佳偶，當驂駕以來。今夜子初，是合卺良辰，行看絳雲下庭也。」留仙私心竊喜，願驚華陽靈巖，相去萬里，瞬息往返，非有神術，曷克致此。嫗笑曰：「郎君默然，竟以非歎相疑，斲十年搬神弄鬼，何嘗化。」繼曰：「癡妮子，轉瞬作新嫁娘，尙飲姊妹許，扶醉歸，頽不成禮，不被新郎笑煞耶？」言次，門外笑語殷然，婢報辛三諸姑，送慧姑歸矣。珮環琅琅，庭花欲語，遙聞由別戶入隔院去。未幾，麥隴中所見之婢，入報芳蘭夫人偕蓮姑，華陽三公主至，簪際如羣燕墜，嫗迎出，羣笑先佐慧姑新妝去。一時許，兩婢吉服扶留仙去。婚禮既畢，魚水敦洽，轉瞬三日，留仙請返寓，一視僕輩。女許之，惟昵以夜行，留仙從之。及黃昏，輿之歸家，則其僮方出，見留仙駭曰：「主人自故節度侯公邸歸耶？」留仙訝稱無之。僮懷喪曰：「果爾，主人行篋盡入舡篋人手矣。」留仙駭問其故，僮一一述之。初，僮在逆旅中，忽聞有訪蒲先生者，云前節度侯公，邀蒲止其邸，命靈移其行李去。僮信之，隨行李去。綠牕鬆門，狀殊清麗，內稱留先生，僮可待諸逆旅中，以五日後來迎先生可矣。投一朱裏出，則銀錠一雙也。僮遂歸寓以候。及留仙歸，始悟爲舡篋弄。留仙詰侯邸地址，彷彿卽慧姑家。急偕僮去，來輿已去，路不可識，翼午得之，已寂無一人矣。嗒喪以歸，是夜忽於桌上得一書曰：「蒲留仙！蒲留仙！鬼話連篇，不名一錢。」留仙急焚之，亦終不敢告人。

石女

此篇未稔爲誰氏作，辭意並妙，而一詩兩詞，尤如天機之錦。「五雲爲采」，「長空依舊碧」無盡「兩句，得晴川一什之神，而不露刻畫，故錄之。

張生湘人，年二十未娶。生平好遊，足迹所蒞，殆徧中國諸都市。年少翩翩，又夙負文名，所至女學士好講愛情者，無不色授魂與，而生意不屬也。嘗曰：「中國女子受羈輓久矣，今雖暫解，如去馬牛而爲麋鹿，徒能奔軼放肆耳。若九苞之文，五雲之彩，豈所望哉？吾輩終身賦朝飛之操，不能爲求凰之曲也。」聞者皆笑之。秋月遊於漢上，登黃鶴樓，題詩曰：「萬里江流萬里身，細灰一度此曾經。」思久不屬，方吟哦，忽聞背後有續之者曰：「長空依舊碧無盡，但見片帆天際橫。」回顧則一女子，羞蛾淡綠，粉頰拖紅，手扶婢肩，嫋嫋下樓去矣。潛尾之，則登繡轎車，鞦鞢向篋子街去。車行疾，力追至一家門前，榜曰：「李寓。」女子既入，生默識之，陰訪於街鄰。知女爲粵人，父已故矣，獨與母居夏口。所居燬於兵，乃遷以來，纔二年耳。因託友輾轉求之，女家以生名立許。成婚之夕，生口占催妝詞，調寄相思，歡云：「相逢猶記南樓，思悠悠，難得好語如珠一一收。雙棲穩，良宵好，月當頭。遮莫韶顏稚齒，不禁羞。」女答以詞，佳期云：「春暖芙蓉簾幕，孤負東皇舊約，東皇著意逗芳心，無奈歡情寡薄。懶撮女兒香，怕看桃花落，花開花落總成

空同夢還離索。一生大驚疑。既而女伏枕嗚咽自陳，蓋女有異疾者也。父母出爲訂婚某氏，後爲所知，悔婚而罷。女自以身異常人，遂不願嫁。其於生也，亦以憐才之故，欲以一夕之緣，託身文士耳。生既知其情，甚憐之。女勸科婢，生不可。其家頗以後嗣爲言者，女涕泣力勸，乃許焉。然愛情終不移。每語人曰：「夫婦之愛，在於性情，彼事肉慾者，禽獸也。」聞者益笑之，而生自若。

常無咎

廣陵常無咎，十年前曾繡舟琵琶亭下。時方爲江西撫軍某公參軍，紫髯廣頤，錦輪韎，綠紵巾，頭份偉如也。時方洪王稱制金陵，吳西楚尾，戢氛殊惡。小池口一役以後，商賈稍稍通於江上。凡吳越之僑寄蜀楚者，聯翩東下。時值夕陽欲下，江上寥寂，刁斗之聲，隔江相聞。常值微醉，立鶴首，臨風以歎曰：「五十餘歲老書生，僅了解一詩云：子曰：『事上馬殺賊，下馬作賢相。』臣如岳忠武，掃宋諸陵，豎子惡乎能。願今乃建大將牙，督江上諸軍，跳跟叫囂，庸有濟耶？其苟得節符，揮一師，自宛洛出荆襄，踞長江上流，以一師駐江北岸，扼漢陽之衝，自率勁旅，逼石頭以陣，中原庸有堅壘耶？」言次，喟然長歎。鄰舟一婢方爲其主傾盥水，見常凝注殊切，蹀躞數顧，肆然竟入。微聞細啞曰：「個丈夫，奇姿哉！是殆足頡頏劉文靜，坐著李家阿郎者矣。」未幾雙窗豁然，一長鬣奴叩常曰：「夫人邀郎君過舟，敬

小

說

有所白。」生素豪邁，褻裘便行。

甫登鶴首，有嬖婢攀帷迎曰：「夫人敬遲郎君。」常入艙，異香氤氳，海紅軟簾，斜上不夠。一華服命婦，歡然肅制曰：「郎君國器，何緣留滯江漢？頃聞豪響，知日星鸞鳳，終成命世，用辱芳躅，敢訂姻好。」常惘不知所答，唯唯而已。既入中艙，見行飾華縟。頃傾水婢，斜倚窗上。見夫人偕常入，眉目軒爽，微爲常禮。常念是何寵姬，而倨傲至是。夫人坐常於綿裯，享常以龍舌，略展邦族，知爲濟南劉氏。隨上鎮將之眷。將軍移鎮直隸，夫人挈臧獲，泝江東下，謀卜寓滬濱。傾盥水婢，明慧絕倫。夫人女視之，故起居殊於他婢。常曰：「某以浪子，值世離亂，天下旣無執拂女，識樂師於稠人中，行自向山林求了半生。聞聲之慕，旣愧知己，姻好之說，益所不解。願夫人爲某白之。」夫人顧婢曰：「是兒名小鳳，善風鑑。嘗識今川帥恩公於行伍。京兆尹張公於賣錫，渠賭郎君，謂豐隆偉岸，曩所未見。今日船頭款人，他日當開府大邦，十年不字，原欲得賢者事之，今遇郎君，私心竊慰。然艤南帆北，轉瞬卽逝，故不嫌冒昧，以相要結耳。」

常斜睨婢，朗麗澄映，英英華發，天人之姿也。慨然曰：「旣承嘉惠，便當如命。惟同在客中，急旣征人行李，大累細弱，緩又艤南帆北，再合無期。」夫人曰：「卽夕成禮，詰旦君自挈眷去，瑣瑣兒女態，非妾所期於郎君者。」常諾之。過舟解雙玉環爲聘，卽夕於舟中成禮。鴛夢未回，榜聲晨起，夫人已掛帆而東矣。小鳳詢常所向，常語以將依江西撫軍。小鳳曰：「撫軍好虛聲，非郎佳主。妾數海內人才，無過經略左公者。假其聲威，豈我羽翼，三年可獨成一局。爲郎君計，宜以書辭撫軍，急挾策走浙。半月以內，金衢氛正急，左公必督師出援，此絕好機會也。」常大喜曰：

「壯哉！易斂以奔卿，中原無餘子矣。」遂泛翻陽，自廣信入浙，謁左公於軍中，上規略浙東之策。左大喜，留諸幕中。一日左出，小鳳間窺之，夜謂常曰：「傾見左公，額高額窄，是有堅卓之能，而不能下人者。其幕中恆畜不如己者，懼權落也。郎君急請以一營復嚴屬，則羈輓脫而局面成矣。」

常以請左，左顧而笑曰：「爾能軍耶？」常曰：「馭衆以恩，有戰必親，師其濟乎？」左微笑不語，亦無後命。常歸以告小鳳，小鳳曰：「十年湖海，一雙眸子，猶勘不發咫尺間耶？」左公之治兵嚴，刑賞在手，深居高拱，以驅士卒於戰，幾經見縛袴仗劍，親蒞陣地乎？君言遠其所好，宜乎微笑不語矣。明日試如妾指以語渠，事無不諧。」常恍然大悟，翼晨進白左公曰：「昨殊憤憤，願人以戰，先制其必死，司命之道，非嚴不武。倘得假偏師，去取執鞭，筮督其後，爲公分湖東之憂矣。」左大喜，授以三營，命徇嚴屬。常挾小鳳以行，每戰必諏於鳳，鳳擘畫鋒度，百無一失。間亦緝衣錦帕，指揮旗門中，掩映脂紅妝將軍也。浙既平，常累功授鎮軍。小鳳苦念夫人，請一親自存問。常留不可，選忠慎衛卒四人，並一婢護之赴滬。小鳳臨別，若有所憂。既而泫然謂常曰：「自妾佐君，以一幕客躋通顯，以君雄達，自足取富貴。願閨房微末之助，有心人當能長記不忘。但有一語不得不陳諸君者，君昨流而不凝，踪翔而多歎，苟遇新歡，將棄舊侶，妾行以後，願郎好爲妾地，毋令陸務觀有沈園之感也。」常慰之彌殷。鳳乃含淚以行。未半載，常竟娶八閩某妓於外室，事微聞於鳳。鳳歎曰：「輕薄相，今果然矣。」遂投常一絕云：「天涯結鴛鴦，百戰建高牙，憐取當時意，名園有落花。」遂終不歸常。

政

論

川藏間行軍里程考

(民國元年七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太平洋稿)

藏事孔岌，番兵入川之耗萬里飛來，用歎西陲戰雲，迴湧益密，鼙鼓之聲未有已時也。民國建基以來，懷遠之策，不爲不周，而蠻荒擴悍之族，非特冥然未格，且稱兵以亂吾西陲。內無回紇羅拜之令公，外無胡馬震驚之飛將，縱敵貽禍之憾，寧有已耶？今川兵西指者，鍾軍已鍛威於拉薩，尹督尙徘徊於成都，寇氛日深，援應不至，長此悠悠，豈特藏非吾有而已哉！故今而不以武力治藏者，棄藏也。獨是成都、拉薩間六千餘里，山嶺峻險，飛鳥不度，戴笠躡屐之賈，尙苦於役，而況師行奇險，裹餼糴挾軍械以從哉！戰事苟殷，運軍輸實，節節援應之局，不可不擘畫在胸，規定進行之略，則川藏行軍里程考之述，誠哉其不可以已矣。（本篇參考諸衛藏通志、西征紀略及記者前著之序、蜀一篇。）世有以藏事爲念者，願共措意及之。

自成都至拉薩凡六千里，其間就地情之便利，可分爲六段：

(一) 成都打箭爐間

此段距離約九百二十里，依站行十一日而至。

自成都至邛州，地勢平坦，可通砲車，因是轉輸亦易。邛州以西，地乃偃仄，凡九十里而至白站。其間軍隊運動之最艱者爲萬工坡，離邛州六十里，爲明藍玉鑿石通路，攻收雲南處。峻坂斜開，旅行者漸識涉足萬里之苦矣。（以上行二日。）

白站至雅安縣（雅安府首縣）九十里。金雞關、桐子林俱稱扼要。水行一渡，爲平光江，在雅安桐子林間。（以上行一日。）

雅安縣至清溪縣二百里。自雅安西行六十里爲飛龍關，崖谷峻險，坂道崎嶇，爲自川入藏之第一度難行之險。踰嶺十里，入榮經縣境，水行一渡爲七縱河，相傳武侯南征，初擒孟獲處。又十里而至榮經，過榮經行十里，入清溪縣境。小關山在清溪東北五十里，由小關山至大關山，林木障翳，山谷陰森，雲霧終年，山路偃仄，冬春之間，積雪險滑，非特軍行苦之，商賈亦戚戚戒心也。大關山以西，過相公嶺（武侯曾屯兵於此，故名）至二十四盤（卽印雅山），路益峻險，連車服騎，必不能過，再十里而至清溪。（以上行二日。）

清溪縣至化林坪，一百五十五里。出清溪縣，山行十里，經冷飯溝、四堰口、蠻莊，而至泥頭驛，漸多煙瘴，泥頭驛在山溝間，水行一渡爲老君劍（水急如劍，故名）。自是而西十五里，爲三角坪，二十里爲林口，十五里爲伏龍寺，十里爲飛越嶺，俱行層巒疊谷中，巉巖逼人，積雪終年不消，滑蹤下墮，肢體糜碎，行程之險，無過於此，而飛越嶺下山十五里，悉屬陡坡，馳不留足，尤爲川境奇險。坡盡乃至化林坪。（以上行一日。）

化林坪至瀘定橋七十五里。化林坪峻嶺臨江，棧道入雲，凡行二十里而下山，再五十餘里，至瀘定橋。橋長數百步，編以鐵繩九橫，互飛渡，其上覆以木板。若天塹，人馬少行，徐渡，苟遇大風，則搖蕩殊甚。大難渡此也。（以上行一日。）

瀘定橋至打箭爐一百三十里。頭道水在瀘定橋西之七十里，懸泉直下，噴溢數十丈，爲瀑布之奇觀。惟旅人渡此，營極艱險，此爲瀘定橋至打箭爐之中道。其東有小烹壩、大烹壩諸地，山嶺斜錯，林莽叢雜，爲夾壩（盜賊之土名）藪，今益糾結爲川西害，使得利誘義憤之，或可取岳武穆河北豪傑，各授旗幟之效。不然則亦一因藏事而可滋憂懼者。自頭道水行三十里，至柳楊，又三十里而至打箭爐。（以上行二日。）

按打箭爐，西川之褒斜也。其地內倚邛笮之險，外當巴塘裏塘之衝。川藏有事，大將旗鼓，必先駐於是。卽苟戰勝，裏塘地勢無險可扼，而裏塘以上水行之金沙江，陸行之大所塘，其連山複壁之勢，實連屬於江卡、巴塘。故不得巴塘、江卡，而輕動根據之師，則偶爾敗衄，容納無地，喘息奔走，勢不得在打箭爐以東。既棄打箭爐，雖據瀘定、邛笮之險，泥丸封口，展舒維艱，僅可以屏蔽成都，保全川腹。若欲拓開展之局，縮川藏之樞，致靈敏之運動，使進退之計謀，則斷斷乎其難矣。故就打箭爐之地理觀，爲行軍穩打穩駐之區，而非問襲飛越之地，雖獲勝利，亦不可空根本以輕進。況偶爾挫敗，遂退師而益東乎。日昨電聞不確，斯幸，不然以此進退失據之軍辦藏事，藏事益不可問矣。今成渝風潮漸就融洽，川東治安，可保無虞，爲聲威鎮懾計。尹督宜率師駐打箭爐，以示西指之勢，收消惑之心，戰事

繼長，則大旗西行，彼捷於此。否則亦是白天下以必不棄藏之心，警番衆以節節進攻之武。不然，長此悠悠，番衆玩威，將謂中原無人，而漢師之退，行不止於打箭爐矣。嗚呼！

(二) 打箭爐、婁塘間

此段計六百八十里，依站行八日而至。

打箭爐至折多五十里（王道存進藏記程云三十里。）由爐出口西南行，地勢雖寬平易行，而四時積雪，彌望如玉。折多山一名葉山，瘴氣甚盛，人畜至此，氣喘不寧。多有噶陽起石粉草，或廣檳榔以解之者。山麓有旅舍，以息行人。（以上行一日。）

折多至東俄洛一百四十里。自折多至提茹五十里。其間雖多土阜，而碎石貼地，路幅尙廣，可通砲車。又西四十里爲瓦切，又五十里而至東俄洛，路亦平寬，且土產肥，間有富庶之村落，如中長江南北者。（以上行一日。）

東俄洛至中渡二百里。東俄洛西南七十五里爲臥龍石，其間過大雪山二，深林密箐，盪如玉立，行旅甚艱，再西行叢林中四十五里，而至臥龍石。臥龍石高丈餘，色蒼翠可滴，昔武侯南征，屯宿於此，故以名地。自臥龍石西行，平衍荒漠，便於軍行，且水草亦足供芻飲之用。中渡即河口，在雅龍山之左，有專司渡事者，夏秋以舟渡，冬春則列船爲浮橋以濟行旅。土人則用牛皮船以渡，渡河以西，入婁塘界。（以上行二日。）

中渡至裏塘二百九十五里。自中渡過河，上山行三十五里，過麻蓋。中有礪房，可以宿兵，有柴草可以飼馬。此站路甚險遠難行。四十里上大雪山，至翳子灣。有塘鋪，山坡陡險，亦有瘴氣。下山復盤折登山四十里，過波浪工塘。汎昔有駐防兵，僅備夾場，戰鬪力甚弱。十里下山，又十里至西俄洛，有塘鋪，及供給餼糧柴草之處。自西俄洛經小山進溝，過大雪山，下坡行四十里而至咱馬拉洞。林谷深邃，有塘鋪。二十里至蠻卡，復越小灣下山，名亂石。再折而上小岡，順山溝而下，行三十里，復過大山，二十里至火竹卡。以上自西俄洛至竹卡一百十里，艱險難行，程雖僅一日，旅者以攀俯之疲，恆至咱馬拉洞而止，惟咱馬拉洞無柴草等之供給，亦一軍行之累也。自火竹卡至裏塘，其間有火燒坡。坡以東略見紆折，過坡以西，則一望平原，二十五里而裏塘矣。（以上行三日。）

記者前述打箭爐對於川藏間之地理，而作駐重兵力勿輕進退之主張，民立報記者先生君所著西藏用兵之軍事地理談一篇，其於駐軍方略，意旨相同。惟先生君議別立軍事機關於該地，而記者主張暫以尹督西征之節，示建威境上之舉，其間微有不同耳。折衷論之，軍務司實爲鎮攝川西不可少之機關。如藏事大定，邊境不釐，而成都、巴塘間崎嶇二千里，管深林密，山迴谷窈，妄非險要之境，亦妄非滋亂之鄉，苟以保存治安之責，委諸成都，則道艱里險，朝不應夕，靖亂之師未離錦城，而狼筈之火已燎原野矣。故先生君之議，非特足固川藏之圍，亦內備宵小所不可廢者。特是川西諸郡，宿非中央措意整理之區，近雖因藏中多故，邊陲堪虞，改置郡縣，軍事機關，尙無成績之可稽。着手組織，稍費時日，而跳梁之番，今方狼突西來，落後一着，將成九錯，則就記者所主張者以匡軍務司

未經成立之危，亦知時勢度緩急者所不廢乎。雖然，中央治藏之紛議，今已習聞，既未有一騎西行，掃烽煙於關塞，亦未聞檄催邊帥授方略於羽書，而河上主師悠悠未發，關前烽火咄咄逼人，余雖諄諄，彌傷懷矣。

(三) 裏塘巴塘間

此段計五百四十五里，依站行六日而至。

裏塘至頭塘五十里，日裏塘西南行三十里，過大木橋，有小河一，長里許，寬四十餘丈，停滯不動。過水上阿喇柏桑山，峻嶺層巖，日色與雪光交燦，二十里而至頭塘，無柴草糧食可採，須自裏塘攜裹以自給，且無人戶屋舍，故宿軍之帳房，亦必攜之以從。（以上行一日。）

頭塘至喇嘛丁一百五十里，頭塘以西，寒風凜冽，凍縮肌膚，爲軍行所苦，蓋不啻元冰胡也。上山過黃土岡，行四十里至乾海子。又從濫壩及虎皮溝，上山下嶺，盤旋五次，大石森立，橫梗道途，均爲難行之地。且夾壩羣集，行旅戒心。軍行雖異於商旅，而頑悍之輩，跳梁無度，斥埃之備，殊不可以已也。行四十里過拉爾塘，上喇嘛山，再二十五里，而至喇嘛丁，有柴草可供，有舍屋可宿。（以上行一日。）

喇嘛丁至三壩塘一百十里。由滯上山，越雪嶺，四盤石山，礪礪不生樹木，過嶺則深林密箐，水草徧地，運動雖艱，採供尙易，行五十里而至二郎灣。由山足順溝而下，路稍平，行五十里而至立登。三壩塘爲巴裏兩塘交界之點。

地勢廣衍，宜於稼穡，若天關此域，以授屯墾之策者。川藏方多事，軍行饑糧，轉輸維艱，倘能闢三壩以屯墾，則亦武侯隴上之良模也。

三壩塘至巴塘二百八十里。自三壩塘起行，亂石縱橫，青松蔽日，過巴山，行五十里至松林口。松林口以上，荒蕪不治，無投止地。至松林口始稍有塘鋪，再行五十里，渡巴隆河而至大朔塘。有塘鋪碉房柴草，以宿旅人。過大朔塘上大雪山，自麓至巔三十里，峻險非常，且冰雪交結，滑不留足險境也。越山而下，至奔察木凡六十里，再四十里至小巴冲。自小巴冲行，其間有急湍之河流，鱗次之棧道，五十里而至巴塘。巴塘地暖無積雪，沃野千里，不啻內地，其土著亦頗馴易治，爲荒服文物之鄉（以上行三日）。

按巴塘介川藏之間，地勢平衍，可以容納大部之軍隊，且有充分之供給料，以養軍。地居關塞，墾植之利，諒未全闕，則屯軍實邊之策，應爲防固川藏之佳猷矣。惟比年蒙古墾植之舉，大失信用，人事之不臧，言之可歎，不擇威信之傑，以軍法部勒屯卒，而徒藉墾之名以擾民，效未可見而害卽隨之矣。

（四）巴塘察木多間

此段計一千四百零五里，依站行十四日而至。

巴塘至奔里一百八十里。自巴塘西南行，經茶樹頂，復上大山，鳥路臨江，勢極險要，四十里至牛古。有河一，可

通舟掛，復山行逶迤五十里，渡金沙江至竹巴籠，有礪房柴草。過竹巴籠行四十里，至公拉，此處有柴草頭人給役。由山凹中行五十里，過空子頂有塘鋪，再四十里而至莽里。（以上行二日。）

莽里至古樹一百二十里。由莽里過龍新山，春冬多積雪。三十里過邦木，爲川藏分界處。其分界礪石，在寧靜山。南行經大山，五十里至南墩，有漢人寺，每歲七月間，客民雲集。過山再四十里至古樹，有人戶柴草。（以上行一日。）

古樹至江卡一百里。由古樹過漫山，山路雲霧四垂，間有瘴癘，道路亦復崎嶇。四十里至普拉，有人民平房柴草，有喇嘛供役。多黑帳房，番民行漫坡路。六十里至江卡，有礪房柴草，駐防塘鋪。（以上行一日。）

江卡至石板溝二百二十里。由江卡行四十里至深河，十里至山根，上大雪山，終年積雪，盛夏亦涼，復越小山上下七十里，自黎樹至王卡，稱爲惡八站，有人戶柴草。至河拉塘，有人戶柴草。此處番族刁悍不馴，數爲邊患，漢兵之駐此者，恆遭其襲擊。過小雪山兩座，高下迂折，六十里而至石板溝。（以上行二日。）

石板溝至洛加宗一百八十里。石板溝西南行，過大雪山兩座，寒輝騰耀，射目眩離，上下無可駐足，軍行至此，須裹糧以行。凡八十里而至河足塘，此地爲乍了蠻，爲藏族狡悍之冠。由河足塘過小山二，有水一渡，曰河足河水，勢洶湧，五十里而至歌二塘。經平原二十里，山路三十里，而至洛加宗。（以上行二日。）

洛加宗至乍了八十里。洛加宗沿山溝而上，傍山行，路略如棧道，行四十里有一極險之木橋，踰橋至俄倫多。

有柴草人戶，可以宿軍。復西南行四十里，至乍了，有極閎麗之寺院，卽會典圖注之札雅廟。寺中喇嘛，凶橫特甚。（以上行一日。）

乍了至昂地九十五里。自乍了順溝行，石徑盤繞，路多梗塞，三十五里至雨撒，有人戶柴草。復西行過大雪山，路甚陡險，積雪如銀，煙嵐之氣，中人作病，上下六十里至昂地。（以上行一日。）

昂地至王卡九十里。昂地順溝行三十里，至噶略，上大雪山，亂石倚岷，積雪層疊，秋濤怒湧，路復曲折，上下行人飢寒起，栗手指凍裂，行六十里至王卡，可採軍實。（以上行一日。）

王卡至包墩百五十里。由王卡經熱水塘，二十里至三道橋，路平；又二十五里，紆折上山，路轉峯迴，五里至巴貢塘，可採軍實。由巴貢塘上大山，或降或陟，終日行荒山中，六十里至窟龍山根，以山多石穴故名。均折而下，四十里至包墩。

包墩至察木多一百五十里。包墩沿河行十里，過大山一，小山二，俱架偏橋，危如雲棧，崎嶇難行。六十里至猛布，有礪房柴草。沿山臨河，復臨河登山，行二十里，過大山，有名小恩達者，橋路甚險，不可騎行。六十里過四川橋，抵察木多。（以上行一日。）

按察木多古名喀木，三山環逼，二水合流，爲西藏之門戶。舊爲呼圖克圖所居，傍山列殿，倚水飛樓，居然都會，爲西蜀南滇駐兵之所。東望則江流如帶，湍急而環抱，南望則山岫如屏，幽峻而列峙，加以羣峯羅列，盤鬱環迴，爲

西域形勝之區。且川滇通徑，分界於此。北河有四川橋，南河有雲南橋，軍行所必經，會師之中樞也。

(五) 察木多拉里間

此段計一千五百里，依站行十四日而至。

察木多至恩達二百三十五里，察木多爲各番部通道之中樞，歧途雜出，類多艱險。沿南河而進，偏人多偏橋，行者戒心。四十里至俄洛橋，有八戶塘鋪。再西路漸平，三十五里而至浪蕩溝，可以住宿。浪蕩溝行二十里，過裏塘，行八十里，山水奇險之處，乃至拉貢，軍事上之給養頗備。二十里過松羅橋，山行四十里至恩達（以上行二日）。恩達至瓦合寨一百五十里。自恩達行八十里，至瓦合山，山勢高峻盤折，山上有泉，煙瘴甚盛，巔上有望竿，大雪封山時，藉以定別方向。山中沍寒，夏季亦陰森逼人，百里以內，不見炊煙。二十里過臆膊嶺，上山二十里過瓦合塘，又二十里而至瓦合寨。（以上行一日）。

瓦合寨至洛宗一百六十里。瓦合寨西南行四十里，至麻利。十里過山，山勢陟險，下山繞河西行，過數絕險之偏橋，三十里而至嘉峪橋，卽三壩。三壩水土肥沃，雨暘時若，宜於耕植。自三壩西南行，上得貢拉山，山勢崎嶇，凡三十里而下坡，至鼻奔山，下卽敵工塘多沙溜地，再行六十里，至洛隆宗。（以上行二日）。

洛隆宗至巴里郎二百八十里。洛隆宗西南行，山路陡險，九十里過鐵凹塘，大山壁立，有塘鋪。順溝而行，路稍

平坦，二十里至曲齒，又名柴駝，有大喇嘛寺，可以屯軍。五十里而至碩般多。按自曲齒至碩般多，別有一水路，春夏可行，較陸便易十倍。自碩般多沿溝而上，路甚平衍，五十里過巴喇山，勢不甚峻，至中溝，山程平坦，五十里至巴里郎，可以採軍隊之養給也。

巴里郎至丹達二百十里。自巴里郎進溝行三十里，上斯馬拉山，邊風獵獵，亂山皆童。二十五里至索馬郎，又四十五里至拉子，此處給役柴草，價極昂貴；自他處採運，又路險難行，亦一軍行憾事也。由拉子西南沿山而上，過畢達拉山，山路平坦，上下十里，下山，山路偏仄，河流稍淺，可褰裳而渡。四十里至邊壩，一名達，宗，有塘鋪。兩山橫跨，四水環襟，為西藏遼闊之區。六十里而至丹達。（以上行一日）

丹達至阿蘭多。自丹達行十五里，上沙丁拉山，道，空，蜿蜒而上，過閣王，橋，夏則泥滑難行，春冬冰雪成城，一槽偏仄，行人拄杖魚貫而進，此為藏境第一險阻，行三十里下山，五里至察，村，多，五十里至郎吉宗，郎吉宗一名浪金，曠野平坦，順壩而下，有兩路：一由山行，徑路險窄。一由溝行，徑路稍平，惟夏日水漲，則時生阻窒。四十里至大窩塘，以下路雖平，而側進若谷，順河而下，五十五里至阿蘭多。（以上行二日）

阿蘭多至拉望二百九十里。阿蘭多西南行，側身循溝而上，南北具有偏橋，山路險窄，行人悚然欲墮。三十里至破寨子，一名河，卡，有橫石，森如人立，俗名鸚鵡嘴，鑿以為道。四十里至甲貢，為拉里，屬，自甲貢傍山而上下，過小坡，漫衍荒涼，四十里至大板橋，四十里至多洞。由多洞率水滸而上二十里，上大山，山峯峭立，雪凌險滑，視丹達

無異，即魯工拉山也。六十里至擦竹卡，有熱水塘過山凹，有小湖約七八里，長約十餘里，冬春凍如平地，行人履之無佈。六十里至拉里。

(六) 拉里拉薩間

此段計一千十里，依站行七日而至。

拉里至山灣一百六十里。由拉里山溝復上大山，危峯聳峙，冰雪四時不消，巉巖海岸，風越雪擁，險滑難行。五十里至河咱，三十里過海子，八十里至山灣。（以上行一日。）

山灣至江達二百里。山灣上革拉山，險峻難行。約四十餘里，多冰雪，積石嶙峋，六十里而至常多。此地天時常如冬令。山多不毛，居民以樹皮爲屋，僅數間，炊煙冷落。又六十里至寧多。由寧多順溝而下四十里，過拉松多橋，水潺湲漱石有聲，橋以東屬江達，四十里至江達。（以上行二日。）

江達至鹿馬嶺一百六十里。江達在拉里之西南，憑山依谷，形勢險要。沿壩而進，河道分流，林木陰翳，一百里至鹿馬嶺。（以上行一日。）

鹿馬嶺至烏蘇江一百八十里。山路坦夷，微有瘴癘，每歲無盛夏，寒風凜冽。八十里至堆達，一名普私倉，有鹽鋪，煙火寥寥，柴草亦稀。順河而下，過竹貢，六十里至烏

烏蘇江至墨竹工卡一百三十里。烏蘇江水勢平緩，順河西行，雖僻處一隅，而程途夷坦，迥異前險，六十里至仁進里，此地有巨大之喇嘛廟，可容軍隊，循東北而上，七十里至墨竹工卡。（以上行一日。）

墨竹工卡至德慶。墨竹工卡正北接察木多，草地之路，其水向西流，至拉薩，即名藏河。水上設驛，有皮船，四十里至拉木，一名納摩，有房舍，柴草稀少。寺院宏敞，人稠地廣。繞河南而下，五十里過占達塘，復西行三十里至德慶。（以上行一日。）

德慶至拉薩六十里，地多候館，往來者恆棲止之。六十里而至拉薩。

民國鐵道計畫

（民國元年七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太平洋報）

國財困窘，河山搖襖，不抉生產大本，創百世不疲之謀，而徒執剝肉補瘡之技，竭蹶支持，非主計之良臣也。棄大利於己國，坐令綿邈宏誕之域，天府寶藏之區，淪於榛莽，是猶秘百困之蓄，而隨餓殍之傳者也。國民如此，焉得謂之智乎？中國地藏博富，軼於全球。然自沿海各省而外，榛荆荒漠，至今尙然。探其大原，厥惟交通機關，全無設備，有以致之。東南諸省，河流條暢，水上交通之設備，略易於陸路。然輪船運動，限於河流，逆水搶帆，候風束棹之習，今尙徧於內地，東南開暢之區，尙猶如此，而況西藏、伊、新諸地，迴峯大漠，大難利用水上交通者耶。吾而願終棄此天

府之國，生活於捧荆之世，一恃剝肉補瘡之借債政策，以延殘喘則已。不然，陸上交通之策，何可不謀，而挈綱振領，全國鐵道之計畫，有不可不預爲國民借箸一籌者矣。今試先言鐵道與國家之四大關係：

(一)關係於軍事者。世界各國，於戰時利用鐵道以收無上之良果者，今姑勿論。客冬淮上之戰，記者實參與帷幄。維時過江之師，數逾三萬，沿津浦路線而北，自臨淮、蚌埠、固鎮、任橋、宿州以至徐州，皆爲民軍節節進駐之地。而鳳陽、懷遠、正陽關諸地，爲民軍掩護左翼，規畫潁州之區。此十餘處軍隊之運動，後方之供給，無不恃南線爲輸送之機。當此之時，視鐵軌如黃金，站長如世尊，載石運煤之鐵蓬車如華居，軍隊既衆，使用自劇，朝夕戚戚，惟斯是憂，偶爾損軌，全軍色變。蓋運寸之軌，可使壯夫失其勇，謀士失其智，有如此者。比如川藏戰禍未已，萬里崎嶇，軍行困甚。倘川藏間有鐵道線之橫亙，則尹督之師，何爲未行。鍾穎之軍，豈至援絕哉！不綢繆於事前，而貽當事之悔，此中國人普通之習，記者不僅於鐵道識之者，及今奮起，其庶幾乎！

(二)關係於國權者。鐵道敷設之所至，卽國權伸長隱固之所至。故鐵道者，不啻一裹合領土權之線，視其所繫爲得失者。東清、南滿諸線之於滿洲，膠濟之於山東，滇越之於雲南，皆吾人所痛心疾首，談虎色變者。倘不急自爲謀，人將代爲吾謀；苟代爲吾謀，則英必爲吾謀，長江日必爲吾謀，閩粵必爲吾謀，蒙法必爲吾謀。大好河山，徧貽他族，路線所及，國魂隨亡，此徵諸南滿、東清而可信者。姑無論彼恃鐵道之利，發展其商市，以盡吾之財，掣肘於戰時，以仰吾之力。卽沿線警權，與夫自由駐兵，擅領礦權諸現象，亦足以喪完全國權而有餘矣。清政府不

有保護路線之信用，國民懼終淪於他人，於是一聞國有之命，舉國大譁。去歲川首發難，湘粵繼之，風潮所動，遂恢宇域，則國民似早向鐵道之於國權，有至大之關係矣。民國肇建一尺一寸，俱屬吾有，夫豈遽忘前義，而不規定路線，以杜國權喪失之憂乎！

(二)關係於感情者 山川睽隔，情意未敦，吾散處四境之同胞，因不情山川，縱橫阻塞，遂分誠懇親愛之忱，隔不得達，迢遙數萬里或數千里，言語不相習，意見不相諭，發生事故，致多懷疑，川蒙今日，何嘗人人思自，徒以其人民交際未密，遂易爲一二野心者誘致，驅策耳。路線所經之域，其人民往來酬接，恆挾一種和藹之誠，以俱行。汽笛一度至車站，必於所止之地加厚其交際之密度，如溶液然，不絕交融，其溶度未有不底於同者。吾民敦篤之誠，不渝於衆，惟酬酢周旋之智遜之。倘路線敷設，遠乎遐邇，則聯絡交通之途暢，所以增吾同胞以融洽之樂者，久且厚也。五族大同，今方始肇，欲收攜手歡洽之功，其在斯乎。

(四)關係於商業者 一地商業之盛衰，與自此與各埠間鐵道線之長度爲比例。其所以成此比例者，其原因有三：一、縮短及定限運輸之程期，道里遼遠，運輸延遲，商業有以有定期爲利者，有以適合投機時間爲利者。運輸與定程，將何以彰信市而樹定規哉，此之關係於商業者一也。一、書信館投遞之便捷，商業活動，全恃消息之尋問，事有得一小時之先機，而戰勝貿易界者，亦有後人一着，而致失敗者。各大埠書信館之足人，其信夾中，可決其半多爲商業行市談，而全埠商業活動之機，其實悉折中於此。故消息之便捷與否，與商業有至大關係，其能力

實足驅策全市，以出入於悲樂之境者。一速一遲，影響何如。鐵路計畫尙可緩乎？此關係於商業者二也。一、服用習慣之改良。山僻窒塞之民，服用隔不與世相通，非特此也，交通不良，各地墨守其舊，類與山僻窒塞之鄉無殊。因其所用，制其所產，凡屬商品，行銷百里而止。此吾國商業滯遲不進，商品日仍窳陋之大因也。鐵道展長，服習融洽，商品發行漸廣，優劣生而競爭出，蒸蒸之勢，於是乎成。此關係於商業者三也。上述三事，皆因鐵道而可間接促進商業之能力者，其他則民權記者天仇君已先吾述之矣。

中國人民，經濟知識，僅足辨別地面上之現象。於天府之蘊蓄，及將來之希望，懵然未喻，此實無所用其爲吾民諱者。兩藏榛狉，山嶺糾紛，番漢雜居，文治蕪穢，吾民遂以礪瘠視之。新蒙荒漠，遠在邊陲，程里峇斃，交通不利，吾民亦遂以礪瘠視之。其他邊境諸地，苟未啓山林，闢草萊，則雖有銅山鹽池之富，亦罔不廢地視之。以是因緣，遂成惡果。凡有倡全國幹路大計畫者，不引爲迂，卽笑爲無聊。不知彼所謂礪瘠可棄之地，特以利源未開，故暫掩其華耳。一朝交通便利，諸產畢登，安知不奴視紐約，倫敦，婢蓄滬漢，彰不可一世之光哉。故吾國民對於全國鐵道計畫，當注其眼光於數十年後，而不沾沾於數年之利害斯可。蒙產諸線，在今視之，似荒漠之地，不應投鉅大之金錢於此。但地利所在，胥恃資力以恢張，苟怠此不爲，中國尙有何日以實業與世界衡乎？今試粗述其辦法如左：

(一) 可國有而不可債有 專制之國家，君主有之；共和之國家，人民有之。專制之政府，服役於國君；共和之政府，服役於國民。於民有之國中，以管理路權，付服役於國民者，理之所可通，誠可不必以專制時代反對國有之

理由繩之者。且專制時代之國民，所以出全力以與政府爭斯政權者，半戒心於喪失路權之外資耳。政府之信用苟存，此非其所慮者。且吸收外資，以經營吾生利事業，已爲吾國急迫適用之政策。苟得穩健政府，利用外資，以促國業之恢弘，庸非吾民所深慰者？特是就通常借款之動作，以求脫債權之繫縛，則勢有甚難者，故別加以某種之手續，而繼其術也可矣。

(二)吸收資本金之辦法 今於財政困難之際，而欲強國民以鉅大之支出，大非易事。則適用之方法，不得不求助於外債。鐵路債券，非可比於他項不生利事業所發行。懸想無論何國，其國民苟敏於經濟思想者，必表示其極活潑之態度。蓋非如政治意味中之債券，一般資本家擔任鉅項支出，僅以利政府之野心者也。故苟有一大計畫，出樹全國鐵道敷設之初規，而伸國民信用於某經濟界，而絕不經政治上之手續者，其結果必不致如前清借款之惡劣。蓋不經政治上之手續，則於國權無剝喪之虞，而經濟界與經濟界之交際，純爲利息與債期的關係。雖暫以稍厚之利與人，而收獲於後日者，正無窮期。或曰誠如是，則全國路線將成於國內經濟界之手，與前述國有之說矛盾。記者曰不然，民國成立，政府非如前清一人所得私國有之說，自可成立。惟因財政困乏，不得不吸收外資，而吸收外資之機關，苟屬於國家者，將仍不能脫政治上之牽制，因是而鐵道此後之運命，或將不幸而復漸於危，故轉不若暫以吸收外資之機關，屬諸經濟界，以免發生政治上之牽制。若曰其一部分國家應有權利，非經濟界所宜讓，則爲統一計，經濟界直贈之於國家可也。又何疑此爲全國鐵道辦法最初之模，餘如路線之位置等，

則當另著一篇。

民立報最近宣言

(民國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民立報)

自嫫蟾日烈，乃演兵戈，吮筆讀書之士，幾忘國爲公產，一若亡不被其禍，利且竊其祿者。於是假乎輿論，肆爲雌黃，兵火叢中，竟騰諧笑。甚且擁凶首爲帝尊，抗民意如枯朽，掩民耳目，淆世聽聞，直道之不存，斯世已無餘望。況更有利祿爲餌，威勢以驅者，負隅於上乎？本報受民意所歸，備嘗艱苦，前未嘗屈節胡威，今何敢舐吾民望。理之所是，竊有三事，敢虔誠涕泣，以告吾困蒙艱貞之同胞。

(一)保民 書生握三寸管，縱可橫豎八荒，威動神明，自信所言，確可福民。不幸有一二奸雄扼之，便可等於蝮蛙秋夜哀鳴。蓋民不盾其後，當路狐狸，號呶萬狀，正聲竭絕，鄭衛斯張，勢使然也。然而天下有真禍福，民庶有真生活，輿論庸能無真指歸哉！憶自清室肆虐，專制爲政，盜賊竊縉紳之名，舉國有塗炭之痛，本報創建夏聲，爲民捍圍。斯世之士，鮮不抑於淫威，謂言本無罪，而天皇聖明，今非其宜。惟吾貞民交相勸勉，以爲四山風雨，獨此晨鷄，帝王不能凌，威武不能屈，民生民權，實攸賴之。蓋民立之於中國，助平民以與惡政府戰焉久矣。洎乎武漢起義，軍聲徧中國，武漢徐宿洛潼諸地，一片血腥。雖清室無不倒之機，中原有兵燹之懼，民軍雄武，未嘗不可轉戰十年。獨念

黎民困苦已甚，苟可少減殺機，以成共和國之大福，故□□□伍廷芳、唐紹儀諸先生之會議開始，本報即力贊其成。初未計有睥睨目睽之一人，將得吾民而甘心，以成其帝制之惡者。然在當時，則思所以舒民困而速共和之成者，計惟有是耳。嗚呼！又傳知一念慈祥，而終養大患哉！此本報所至今負咎，而急思重造福於吾民者也。近今以來，念大借款之可以窮吾民也，則力斥之；棄蒙古之可以蹙吾民也，則力斥之；違法殺人之可以危吾民也，則力斥之；逞兵起釁之可以死吾民也，則又力斥之；其事其文，昭昭天壤。賊人對此，雖有內疚，良心既汨，居然倒行逆施。此九江、徐州、上海之新鬼，所嗚嗚涕泣，流離困苦，幸未至死之民，所疾首蹙額者也。本報受命於共和之神，受命於憂樂與共之民，本吾宿懷，百折不迴，世苟有反對共和者，吾願以此一千號之命運殉之；世苟有苦吾憂樂與共之民者，吾亦願以此一千號之命運殉之。嗚呼！今後國家，非民不立。苟保有此困蒙艱貞之民，非特內患，即有外憂，亦倚之以爲長城。本報所珍護，庸僅煦煦之仁而已哉！上海之禍，吾人所親見，其他有其事而未見者，正不知幾何。戰亡之衆，吾人所親見，其他不戰而罹難者，亦正不知幾何。哀哀吾民，曾受何辜，而至於斯。況後之種種，今尚有未可量者耶。語曰：「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本報敢首以「保民」二字，與國人共勉之。

(二) 陸鄰 國家政策，與對外交誼上，恆賴一種掩護物，以保全俎豆玉帛之歡。此掩護物維何？其一爲外交家之手腕，其二爲新聞界之言論。而以言論爲尤要。蓋一言著墨，在讀者感覺所及，非特以是識民意之表示，亦即以是規外交手腕之臧否也。故無論何種外交事項，言論上恆涉有顯著之影響。苟非至和平交際完之斷絕之時，

兩方外交家雖劍拔弩張，而言論不能不仍保平靜愉悅之態度。其宿所親睦者，更無論矣。滿清末葉，本報提倡國民外交之言論，誦閱即見。武漢起義，友邦惠念國家新建之多難，嚴守中立，不釋一言，盛德宏誼，吾國人所至今未忘者。今因政府不德，又啓內爭，廬山一瀑，屢驚旅夢；上海兵聲，又擾住客。天禍中國，並勞薄海不寧，此吾人所舉足一週顧，抱大嫌於友邦者也。雖然內亂之起，何國蔑有，政治軍中，不必爲諱，姑無論戰事如何，至不令僑人再滋中夜之驚，則吾人所當竭盡真誠，以請求於雙方者。雖然，此特國際交誼戰時之一部耳。週顧吾國，自經此變，政局結果，未知所屆。不幸內患延長，外憂並作，羣雄環背，遂亡吾宋，則燼餘之人，下儕與臺尙何交誼，腴面向人。不然留此中國一日，留此中國之立報一日，凡吾民外交意向之親睦當竭誠以圖之也。

〔記者按：自反對大借款之議，倡於報章，僉佞之輩，自護無術，遂造作謠諑，以謂反對之聲，挑撥外人惡感，則有餘；糾正政府過失，則不足。其實五國政府，庸卑陋各僉壬若，而昧然以國民糾正政府之義聲，爲挑撥外聲之惡因乎。借款成立，政府負其責，違法質問，亦政府負其責；國民與五國政府，無直接交涉，即無直接影響，惡感於何有。茲於陸鄰枝義中，附論及之。〕

（三）誅奸 本報批鱗三年，幸至今日，千難百劫，居然得與邦人同睹此新造之邦。在昔巨奸，擅操斧鉞，刀俎民命，無一足忌；所瞻顧徘徊引爲大疾者，惟二三強項之輿論機關耳。殘清之季，酷虐爲政，民怨所積，鬱則始爆，本報從良直之後，奪其惡魄於革命未起之先，殲其遊魂於革命已起之後。風雲三月，遂樹新邦，營竊竊自幸，謂奸回

既戒，善政斯興，而今而後，直道漸昌，元氣漸復，困蒙之民，庶休息乎。而不謂叛國虐民之儔，乃野火春草，今又莘莘也。本報天責所在，何敢有貳。今告正義於國民曰：凡荼毒民命者，皆本報所誓不與之俱存；凡違背共和者，皆本報所誓不與之俱存，而悔心前禍，造福自儆者，雖有前愆，亦願隨國民之後，與之糜頂受戒，共登斯域者，嗚呼！天苟佑斯民，令奸回不得逞俾，不報謳歌融融，以享太平，夫豈非記者之所甚望者哉。

小

品

人海百話

守財奴話

十三關算盤，七二成湖銀，三百畝良田，十餘隻肥豬，祖宗積德，佛天保佑，一樣安眉，配眼，造出我這守財奴來，六親可斷，財神不可不祭；義舉可賴，監生不可不捐；門標僧道無緣，原非革除迷信；生怕兒孫嫖賭，因而飼以烏煙。

娶媳婦不嫌醜陋，只要親家母有錢；養兒子何必讀書，只要臭香煙不斷。

床頭地窖三尺深，憑你火神菩薩，強盜大王，也劫不去。我一銖半兩，沒擺布的；是老婆裝騷討手飾，官員按例索漕糧。

菲儀錢二，酒飯三天，名爲賀弔，簡直是葷素人家倒糞。棺材一口，牌位七寸，死而有知，定要討壽器店中回扣。殘羹餽鴨，餽飯毳豬，告化子看見，也要望門而歎，棒香三柱，堂燭兩枝，老祖宗魂靈，從此不回家。偶然興到吃白食，向茶館酒店中，等熟人會鈔去。異想天開，見面禮靠兒子孫子，向朋友處騙錢來。

米不怕黃，盪不怕酸，衣不怕破漏；只要閻王糊塗，無常不到，我便守着孔方先生，一混千年。

人力車夫話

咳！一身墮落，兩腿奔忙，想當日香車翠陌，我也曾闊過頭來；到今朝並駕齊驅人，反說不如馬快。

天寒風雪時，路上行人稀，蜩宿車中，夢魂一响；祖宗向我歎，妻子向我啼，輪聲轆轤，夢境迷離，欲哭不得，遙聞晨雞。

囊中冷燒餅，忍饑未敢咽；樓頭八寶筵，絃管殷未歇。拉車向倡家，惻惻門前立；同爲墮落人，彼何受憐惜？生男不如人，反令白眼生朝夕。

單衣雨漬，奇冷奇熱，杲杲日出，曝諸肩脅。寒暑相蒸，春秋病劇，無醫無藥，命盡祿絕；哭向故鄉去，新鬼舊鬼相向泣。生不能爲富家翁，不如長墮黎泥劫。

出不滿一百文，便爲人牛馬走，沒心腸的還要喝六呼么，跑下車子來，由他說自由平等。沒主顧三兩時，急得我螞蟻轉，做警察的不管肚餓身冷，趕進弄堂去，怎得不忍氣吞聲。

非不欲贏一文半文，改行易業；求飽不得，沒奈何只得守這待死生涯。非不欲停一日半日，稍息輟工；欲罷不能，沒奈何只得做個長途牛馬。

王孫話

朝趨王鳳樓，暮宿連雲第，淪家世是皇帝祖，門庭闊，不可擬記。江山是狗盜雞鳴偷得，棄之何妨。

陳後主有個張妃，隋煬帝有個蕭后，一樣把江山送了。可見美人得志，便是朝代收場。大嫂楊翠喜，小娣洪寶，寶樂且未央，遑論興亡。

高帝龍種，路隅乞食，此是蠢奴下梢。我則雖不能貴，猶可致富，每年竹槓三百萬，儘夠我聽戲闖院，大出風頭。五陵王氣無時無，五陵在三不管韓家潭裏，捲土重來未爲遲，捲土向膏子店洋藥行來。

亡國不足惜，只要存款的銀行不倒，數十年聽人笑罵，得此區區宗廟河山，本非吾所固有。獨怕宗社黨跳跟不已，勢將累及老夫。

帝業雖毀，猶幸及身而貴。數十年後，卽沒飯吃，也由得我托福祖宗，撐起王孫門面，琵琶鼓板，做個江上龜年。

名將話

寧令我鞘刀橐矢，無煊赫之功，毋使國家烽高燧急，罹窮兵之禍。不幸平城有冒頓之圍，鼙鼓起漢陽之戍，我便爲民爲國，走他一場。

軍行所過，一邱一壑，一村一落，一人一語，得其道而識之，皆眼前的孫武。身統萬衆，一喜一怒，一言一行，一起一坐，苟矜躁而出之，皆肘腋的禍根。

父母尙時以好言誘孺子，軍官焉得不假權變以馭三軍。自古殺妾啖子之流，半生機警。故樸訥非名將之選，忠厚亦敗軍之媒。

軍士之試其主將，以造謠，以要求；主將兀然鎮定，三四次而軍安如泰山。主將之試其軍士，以命令，以小敗小勝；軍士兀然鎮定，三四次而軍亦安如泰山。

寒歲飢民話

一樣的安眉帶眼，怎我偏無食無衣？天呀！地呀！父母呀！你看那輕裘肥馬，羊羔美酒的有福人，不也是天鍾地毓，父母教養的麼？

世界上有我不爲多，菜根麥飯，便儘我坐吃一生，也銷耗不到幾許。天呀！地呀！怎慳吝到這個地步？怎忍心到這個地步？拾三根兩根枯枝，買一文半文豆腐，稚子不知貧與富，向阿爺阿娘討魚討肉。阿爺阿娘心傷淚落，好言哄稚子，明朝買魚買肉。子嬉遊，爺娘空腹，阿爺出門苦工去，阿娘坐籠下痛哭。

兒子是好兒子，媳婦是好媳婦，只心地忠厚，來人間受苦。兩雪風霜，老娘無皮衣，冷不能起床。媳婦提水爲婆

婆煮湯，身戰手殞。兒子歸來，得雜麥二合，煮粥餵老娘。老娘問兒媳飢飽，兒媳忍餓說已飽，淚落肚腸。

生人不能飽，過時過節，何來祭祀蒸嘗。脫銅簪敵衣，買燭買香，向祖宗磕幾個頭，願過世長者自保，燭黯香慘，似聞祖宗點頭歎息說苦惱。

婢女話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一朝賣爲奴，義斷恩亦絕。阿娘牽衣，嗚嗚而泣，女今豪家去，勤順事主，不幸受鞭扑，候門似海，阿爺阿娘在窮鄉，不能護汝。

朝爲嬌兒，暮作人奴，主人亦有女，裁錦製衣，剪繡製襦。願女奴襤褸，賜一件兩件舊衣舊襦。對鏡自問，儂頰亦如霞，儂眉亦如蛾，胡天不弔，備主人傳呼。

主人慈悲，說儂亦嬌生，儂亦有愛儂如珠之父母，纖纖弱質，不勝粗做，作閨中侍兒，令添香侍繡，令孃修且婢。春朝秋夜，學書學字，作閨中功課。卒卒數年，令孃出嫁去，儂爲厮養婦。

阿爺阿娘苦思量女兒，典衣入城，躑躅門前，候女兒出門，斯須路隔，千頭萬緒，淚眼相對，不能成一語。見阿爺阿娘單衣短褐，想飢寒困苦，拔簪與阿娘，拔釵與阿爺。匆匆日暮，阿爺阿娘揮淚棄兒去。兒立門前，不見爺娘，飲泣覆命於主。

儂亦有手指，可以事縫紉；儂亦有肩膀，可以事負薪。爺娘原愛儂，無奈太苦辛，賣兒出家門，低首事主人。主人鞭朴不敢號，痛哭燈下數創痕。不敢怨主人，但怨儂薄命，不能粗衣淡飯，依阿爺阿娘以終生。

主人亦有兒，主人亦有女，富貴頃刻，虐儂何苦。一朝天災地災，人災生，浮雲何處，應念他日受辛受苦之人奴，未必非今時作威作福之豪主。

伶人話

扎一條網巾，戴兩道軒眉，衣冠袍笏，慷慨登場，揮斥古今，盡情笑罵，呵呵！你們抬起頭來，還認得我麼？

雄如秦皇漢武，獨夫而止；勇如韓信樊噲，功狗而止；獨我今夕君王，明朝將帥，世界無久存的富貴，伶人無一格的風頭，摹仿盡莽操檣之奸，試問臺下看官，捫徧良心，有些動否？閱歷徧滄海桑田之局，仔細個中人物，現身說法，卻爲誰來。

敲鑼鼓，擺陣，刺跳出大將軍，嚇殺了頭等正桌，點胭脂，畫眉毛，慢吞吞裝成小娘子。風魔他特別包廂，每月包銀數千元，比願間闊加幾倍，一日相思十二時，笑戲迷每飯不忘。

既有偉人，又有大王，奇才異能，無格不備。卻如我扮演假裝，百出不已。最怕臺主扣包銀，看客喝倒彩，便免不了得名利兩失。

戰士話

只知敵人陣地，是非到不休的目的；不管自己肉體，爲客留槍彈的皮囊。

戰鼓起處，聽我喚一聲殺敵樂，躍馬如飛；火力盛時，看我掉一支毛瑟槍，殺人如草。衝鋒！衝鋒！憑他山阻水橫，我只懂寒旂斬將，快放！快放！靠我忠肝義膽，拚個動地驚天。

白刃缺兮寶刀折，兩軍接兮生死決，告吾故鄉父老，告吾全室妻孥，生也還凱歌萬里，死也裹馬革一張。

天公生了我，我把身體送與我國家；我把靈魂送與天上，我便一塵不着，爲烈風爲迅雷，垂諸千古。

天河掛，星斗斜，涼風吹旂，明月照馬，好一片夜戰場，幾人家閨夢刀環，幾人家空庭風露，獨我橫槍躍馬，氣概無雙。

朝發潯陽江，暮宿幽州境，腳踏蚩尤巢，手梟逆賊頭。諸君！看我向北京城上，把國徽鼓吹起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滬一版

楚 儉 文 存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三元

(外埠酌加運費應費)

著 者 葉 楚 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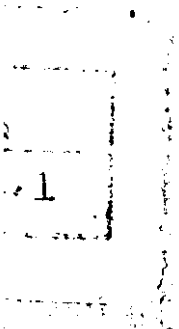
發 行 人 吳 秉 常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1953)

校整：璋



18.00